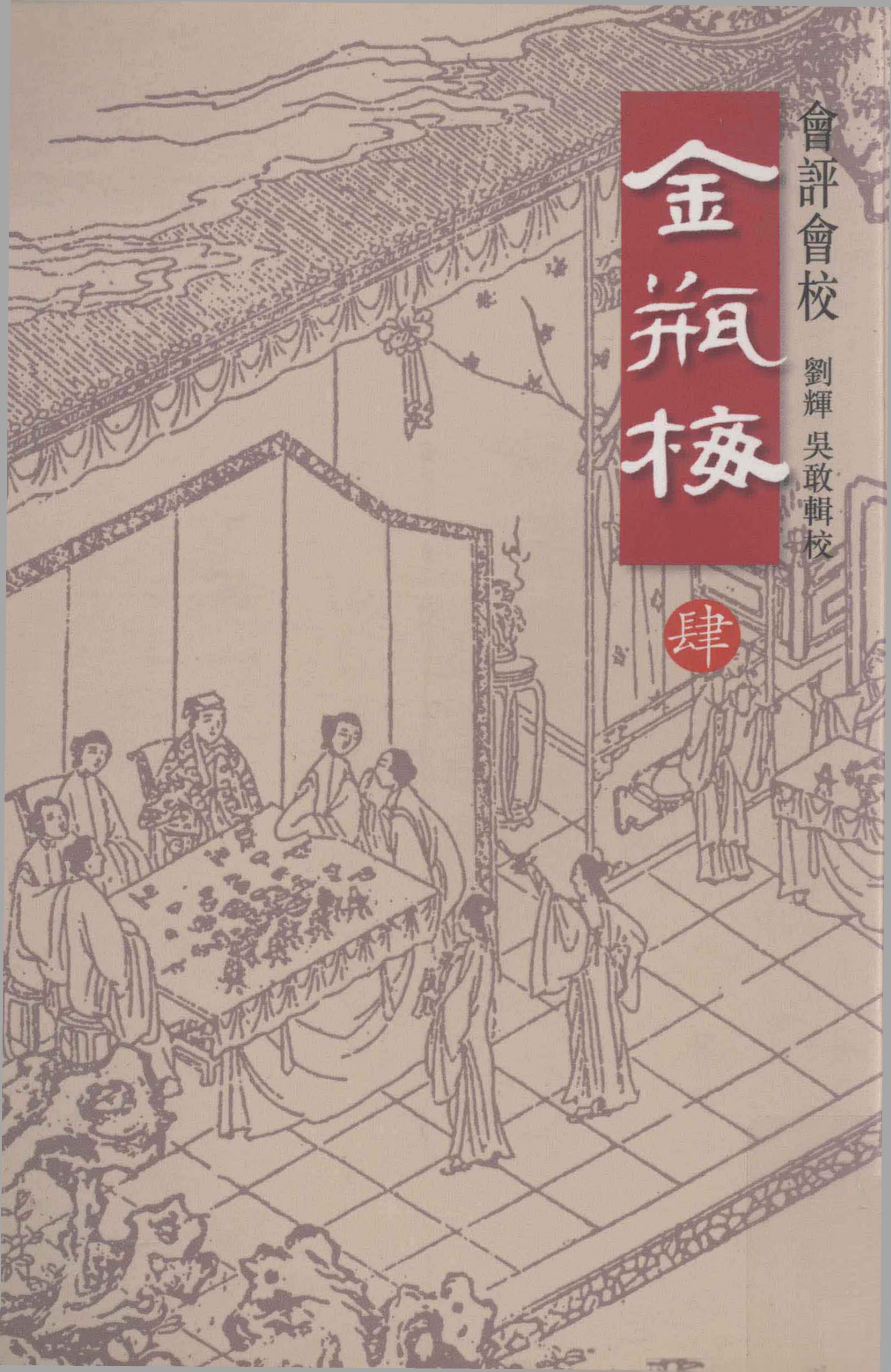


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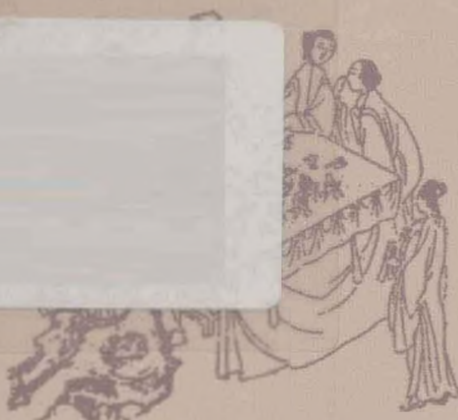
會評會校

肆

劉輝 吳敢 輯校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ISBN：978-962-257-751-0

9 789622 577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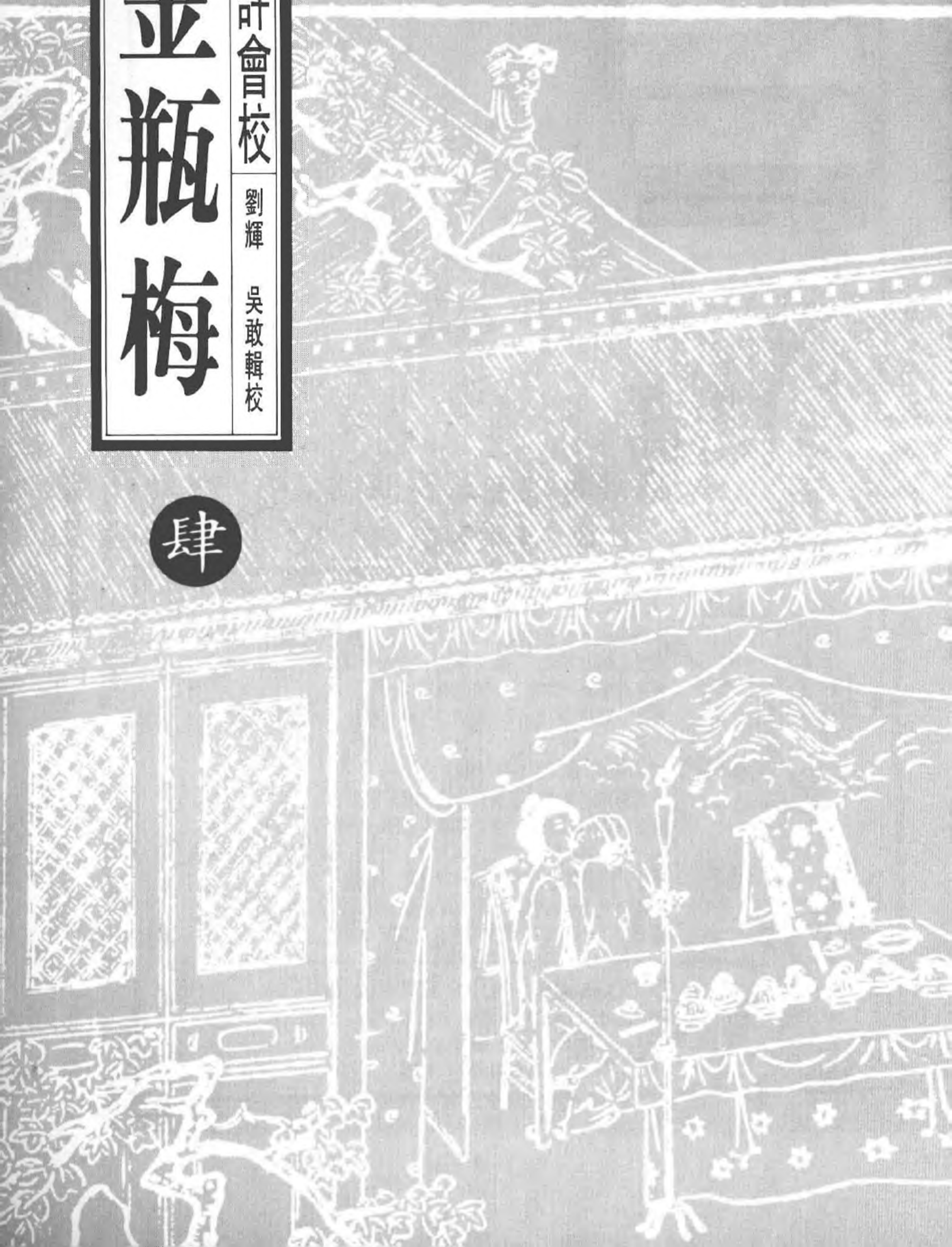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會評會校

金瓶梅

劉輝　吳敢輯校

肆



會評會校金瓶梅（肆）

劉輝　吳敢　輯校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圖文傳真：2407 3062

© COSMOS BOOKS LTD. 2010
ISBN 962 257 751 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八年初版・香港
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香港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瓶兒死於九月十七，西門死於正月廿一，屈指纔三月，子虛亦靈矣。後文看其明明一日日叙去，便又有如許文字，而又止是三月中的事，一絲不紊。

此回日二七做起，乃是吳道官念經，一結玉皇廟。

此回插孟鋭，總是忙忙寫分散之局，故早伏後綫也。

黄、宋爲市井小人之委上紙，其卑污不必言矣。然夾寫請黄太尉，蓋爲後文引見而言也。夫引見朝房，又爲一百回逃難避兵而言也。總是匆匆欲結，又不能匆匆即結，文字有一定起結，如此而不盡爾也。瓶兒死，春梅未即出頭，固應寫金蓮結果。今看他不寫金蓮結果，先找足金蓮出身。夫金蓮出身者，王招宣府中婢也，欲惡招宣，必惡其妻子。使其子若賢，必能化其母；然使其媳若賢，亦必能勸其子。今欲寫招宣之妻子不賢，而不先寫其媳之父亦屬權奸，則招宣之妻子固應爲金蓮受報，而其媳又何辜受招宣妻子之累哉？故必先寫六黄太尉誤國殃民如此，言其女應如此報，而不受污西門，亦天幸耳。作者惡金蓮並及其出身固矣，乃並及其出身處之人媳，則惡金蓮爲何如哉！

喪禮盛，看他先寫破土，又寫請地鄰，乃寫十一日辭靈，又寫發引。至於發引，看他寫看家者，寫擺對者，寫照管社火者，寫收祭者，寫送殯者，寫車馬，寫轎，寫起棺，寫摔盆，寫社火，寫看者，寫懸真，寫山頭，寫在墳前等者，寫點主，寫回靈，寫安靈，許多曲曲折折，總爲西門一死對照。然却一語過到守靈，不知不覺，

真神化之筆也。

篇內寫太尉之森嚴，後文又寫一太尉，至前文已寫一太師，已寫一狀元、一巡按；此後又寫一知府、一巡撫。總見無此一班喪廉寡恥之官，安能容西門慶一班非禮非義之人哉？

如意兒者，如意原爲插瓶之物，今瓶墜而意存，故必特筆寫之。寫如意，所以寫已死之瓶兒也。況瓶兒已死，即西門意中人，而奶子如之，所爲如意兒也。總之爲金蓮作對，以便寫其妒寵爭妍之態也。故蕙蓮在先，如意兒在後，總讓瓶兒與之抗衡，以寫金蓮之妬也。

如要獅子必拋一毬，射箭必立一的。欲寫金蓮而不寫其與之爭寵之人，將何以寫金蓮？故蕙蓮、瓶兒、如意，皆欲寫金蓮之毬、之的也。

詩曰：(一)

湘皐烟草碧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
見說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
花陰晝坐閒金剪，竹裡遊春冷翠裙。
留得丹青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

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是李瓶兒二七，【張評】又是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又有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張評】細，照應翟雲峰。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禮來，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遶

棺轉咒，[一]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敬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二]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該助一經追薦夫人，奈力薄粗祭，表意而已。」西門慶命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張評】吳道士祭，祭九。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整做法事，不必細說。

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張評】韓姨夫祭，祭十。那時孟玉樓兄弟孟銳做買賣來家，【繡甲本評】伏。【張評】又忙中插一筆。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張評】孟二舅祭，與韓姨夫夥者，祭十一。送了許多人事。西門慶叙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西門慶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

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有五個官員，[四]都鬭了分子，穿孝服來上紙帛吊問。【張評】今縣祭，先安衆官在此，爲下文一謊成趣，又使後張其熱，見瓶兒死時非冷也。祭十二。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

正飲酒到熱鬧處，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吊孝。」【張評】忽插黃主事，真是花團錦簇。祭十三。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進來。家人手捧香灶紙疋金段到靈前，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敬濟下來還禮。【張評】處處帶寫敬濟，總是不成孝子。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閫沒了，【張評】品遂令西門之於瓶兒，儼然以正配之喪治之，且禮過分爲何如？吊遲，恕罪，恕罪。」西門

【綉像本評】說宋若深知其爲勞民傷財之事，而萬萬不顧身爲之者，究畢身卒爲之而勞民傷財特甚。古今其臣已爲小人所爲，而猶不自服其爲小人，皆此類也。

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賜吊，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捲棚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卒過，〔五〕也要來吊問，【張評】句句直逼月娘。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劄。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張評】爲朝儀一引。勅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張評】上文方寫許多災異，此處即接如此作爲，掩映處是修省不是修省？寫得宋室真是君臣醉夢，五國城亦自取之也。夫復誰尤？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至淮上。〔六〕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峰，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氈蓋覆，張打黃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張評】言之慘然淚落。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況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一青衣官吏跪下，氈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黃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賻之儀。【張評】宋御史祭，祭十四。一路寫諸人上祭，接接緒緒，令人眼迷五色。御是層層次次，若問祭帳，非龍門何處下手？又是瓶兒死時之熱。至西門死，止用幾筆點染，使冷熱相形不堪，真是神化之筆。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府官八員，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張評】此後以西門家爲迎送賓餞之地，蓋西門與人交，無非酒肉銀錢，而人

與之交，亦只如此，故一次、二次，不妨屢屢寫之也 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張評】可笑。不但通月娘，而且無西門道夫婦矣。 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但這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西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卻？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繡乙本評】又挾制，何妙【張評】是通語，非情分語。 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張評】插入請太尉一段，蓋因一路寫祭、寫弔，重重沓沓，緊冗之極。接手即敘出殯，又是一篇緊冗文字，可爲手底忙極。乃他偏要逞十二分才，於忙中再加一事，更忙得不堪。真是文河學海，不足以喻其宏大也。 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要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裡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張評】鬧中寫一書香，使西門市井何處生活？ 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

【繡像本評】熱鬧中不廢冷案，文情如空谷幽蘭，芳香自吐。

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

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諕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張評】細。筆力真能逼出分寸。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祗迎、稟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州縣必取之於民，【張評】可嘆。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而去。

【綉像本評】絕平處皆是奇思，極俗事亦有出意。

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毘盧帽，大鈸大鼓，甚是齊整。【張評】此是瓶兒先入永福寺，故用道堅先來圓滿也。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衆僧諷誦大懺經文。〔七〕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僧人散了。〔八〕次日，推運山頭酒水桌面餚品，〔九〕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莊上前後搭棚，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十〕先請附近地鄰來，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張評】極言其盛，爲西門死作引。俱不必細說。

【綉像本評】一味點綴，炫人耳目。

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並鑼鼓地吊來靈前參靈，〔十一〕【張評】先一日寫來。吊《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陀》、《雪裡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十二〕各樣百戲吊罷，

【綉像本評】鋪敘處，蓋欲極其盛而言之。

堂客都在簾内觀看。參罷靈去了，内外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張評】辭靈。

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銘旌、各項旛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張評】十名在家。四十名在材邊擺馬道，分兩翼而行。【張評】四十名擺對。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張評】二十名打路。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張評】二十名收禮。那日官員士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張評】一總描寫車馬。本家並親眷轎子也有百十餘頂，【張評】總寫轎。三院鴇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張評】又寫小轎。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並二女僧看家，【張評】又是在家者，一絲不紊。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女婿陳敬濟跪在柩前摔盆，【綉乙本評】活晦氣。【張評】假孝子應如是。六十四人上扛。有仵作一員官立於增架上，敲響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轉過大街口望南走。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斂。嫋嫋嚨嚨，花喪鼓不住聲喧；【張評】鼓。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張評】鑼。銘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張評】旌。起火軒天，冲散半天黄霧。【張評】火。猙猙獰獰，開路鬼斜擔金斧；【張評】社火頭一對。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張評】第一起。逍逍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張評】一起，八仙龜鶴，共十人。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

相隨。【張評】四起，四了虎鹿共六人。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張評】五起，無數人。長長大大高撬漢，貫甲頂盔。【張評】六起，亦萬數人。清清秀秀小道童，一十六眾，【張評】七起，道眾十六人。都是霞衣道髻，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張評】八起，和尚二十四人。個個都是雲錦袈裟，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張評】九起，大絹亭二十四人。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張評】十起，小絹亭四十八人。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張評】十一起，倉庫十八人。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張評】十二起，金銀山四人。掌醢廚列八珍之礶，〔十三〕【張評】十三起，其人十數人。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十四〕【張評】十四起，香燭亭四人。六座百花亭，【張評】十五起，百花亭十二人。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張評】十六起，引魂轎四人。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張評】十七起，花柳四人或六人。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張評】十八起，幢帆二人。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張評】十九起，旛四人。白絹繳綠絹繳，同圍增架。【張評】二十起，繳四人。功布招颭，【張評】二十一起，功布八人。孝眷聲哀。【張評】孝眷，另開人數。打路排軍執欖杆，前後呼擁；【張評】二十二起，棺後者，以下共無數人矣。迎喪神會耍武藝，左右盤旋。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豎肩樁，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張評】以上諸戲隨後。又在材後，孝眷之後者也。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不辨賢愚；挨覩並觀，那分貴賤！張五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腳跕。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十五〕綠髩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張評】以上看出殯者。

吳月娘與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十六〕一字兒緊跟材後。【張評】方敘明孝眷 西門慶麻冠孝服，〔十七〕同衆親友在材後，〔十八〕陳敬濟緊扶棺輿，走出東街口。【張評】又頓。真正行文如戲。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張評】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腳登丹舄，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十九〕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陳敬濟跪在面前，【張評】處處點敬濟，妙甚。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恭惟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年，〔二十〕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禀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容德柔婉，〔二十一〕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歲，可惜春光三九。【綉乙本評】句巧。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旐迎風。良夫躃踴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垣平之神術，【綉乙本評】用得當。【張評】誰得妙甚。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巍鏡裡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張評】一爲傳真作回照，一爲托夢作遙影也。漱甘露而沃瓊漿，超知識登於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掛，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二十二〕

衆聽末後一句：咦！精爽不知何處去，〔二十三〕真容留與後人看。

吴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張評】出。這裡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逦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敬濟扶柩，【張評】可嘆。

　到於山頭五里原。

【繡像本評】以瓶兒之爲人，在西門慶妻妾中，似不應獲早死之報，不知早死正瓶兒之福。知此，方可論因果報應。

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内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響器，打銅鑼銅鼓，【張評】綴「勸當」一回文字。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張評】筆力整甚。棺輿到山，下扛，徐先生率仵作，依羅經吊向，【張評】細。已時祭告后土方隅後，〔二十四〕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張評】點主。衛中官員並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張評】此處遞酒，奇絶。御是寫衆人散去者。　鼓樂喧天，烟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説。【張評】總處，都是反襯西門死也。

　吃畢，後晌回靈，吴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張評】可笑。陳敬濟扶靈床，【張評】可笑。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張評】孝眷先回者。吴大舅並喬大户、吴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張評】此九人是同回者。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張評】孝眷在後者。到家門首，燎火而入。【張評】寫出先後背謬。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灑掃，〔二十五〕各門户皆貼辟非黄符。【張評】真是後先背謬。謝徐先生一疋尺頭、五兩銀子出門。【張評】細。各項

人役打發散了。【張評】細。又拿出二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張評】細。五吊與衙門中排軍，【張評】細。十吊賞營裡人馬。【張評】細。拏帖兒回謝周守備、【張評】細。夏提刑，【張評】細。俱不在話下。

西門慶還要留喬大户、吳大舅衆人坐。衆人不肯，作辭起身。來保進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彩匠去了。【張評】細。喪事而借爲吉禮用，可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户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張評】自瓶兒死至此，剝剝雜雜，至此無一停筆，可爲極盡筆墨之致矣。看他偏不窮盡，接手又寫惟蕪城中一篇恨賦。不爲之才子，吾不信也。

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床安在正面，大影掛在旁邊，【張評】大影。靈床内安着半身，【張評】半身。裡面小錦被褥、床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繡乙本評】寫出傷心。【張評】隔壁有潘金蓮，而乃對瓶兒之遺鞋！又與惠蓮遺鞋一映。桌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半夜，〔二十七〕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復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張評】上文剝雜如火，此處忽然冰冷如水。有詩爲証：

短嘆長吁對鎖窗，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違連理願，〔二十八〕此生難覓返魂香。〔二十九〕

　　九泉果有精靈在，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俱親看着丫鬟擺下，他便對面和他同吃。舉起筯兒來：「你請些飯兒。」【繡乙本評】更寫得傷心。行如在之禮。【張評】可笑。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張評】即渡奶子。

　　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跟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掐掐捏捏，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張評】總括的妙。這日，西門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墳上煖墓來家，【張評】又是煖墓，卻是虛寫。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婆就咂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摟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願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張評】正意，心事。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繡乙本評】談何容易！這老婆聽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張評】絕不與蕙蓮雷同。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次日，老婆早辰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叠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慇懃，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喬模喬樣，【繡乙本評】淺人往往如此。在丫鬟夥內，說也有，笑也有，【張評】

【繡像本評】「那消」二字，甚言此道惑人之易。

又與薑蓮特犯。早被潘金蓮看在眼裡。【張評】偏是他

早辰，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盂、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罈酒、兩牽羊。【張評】不知作者手腕有許多力，正覺看者已迷離照耀，金花燦爛，反覺眼花，不能直視矣。何其一氣直行，而千峰萬壑再無窮盡也。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裡早備酒席，準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用手本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粘果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腳亂。」【綉乙本評】分明快心事，卻作埋怨語，酷肖。【張評】偏還有此等閒筆。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挽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陪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並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户添許多光輝。」【張評】點是西門心事。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忒促急促忙。【張評】得意語。這日又是他五七，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張評】卻不知行文者偏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我就使

【綉像本評】數語簡艶，幾垂天下之涎。以灌夫之意氣，而猶以丞相過賓爲榮，未免此見，則士之怪人薰灼者有幾？何況伯爵！

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東京黃真人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掛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如今在廟裡住。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這個名聲，【繡乙本評】味好名。也好看。」【張評】請真人爲此。西門慶道：「都說這黃真人有利益，【繡乙本評】想到實處，畢竟情深。【張評】如何是利益？請他到好。爭奈吳道官前日受他祭禮，[三十]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卻不難爲他？」【張評】然則明是照顧人，乃云念經。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宗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去了。【繡像本評】事從其心所欲，直言不諱，賊甚。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張評】四嫂作意躍然矣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張評】爲長姐寫而賁長姐嫁，是木未成而葉已將落矣。定與人家，來磕頭。」【張評】偏有閒筆，真閒得極矣。卻又是文錦中一時花樣，則又忙筆也。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領他女兒，穿着大紅段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旁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擡舉，昨日纔相定下。【張評】龍溪落葉而金蓮將收，纔結瓶兒又早收拾金蓮，文字緊湊之甚。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相十五歲，到有十

【繡像本評】亦是冷案，似乎可省。然細觀首尾，方知其妙。

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擡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於是教月娘讓至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去，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裡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

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紮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張評】細到。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氍毹，都是錦繡桌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張評】將桌席預爲縣官眼中描，庶使下文脫手專寫太尉禮節，及添換音樂等事不累手也。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

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裡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儀杖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掛綉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鷄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張

評】三字傳神。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綉乙本評】隱約其詞【張評】一筆深淺俱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又是箏纂、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響動。爲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張評】一等官員。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其、〔二十二〕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廷、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張評】次等官員。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兖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黄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張評】又次等。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外邊伺候。【張評】下等。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張評】然則捧茶上來也。又其詞曰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並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張評】點西門，深淺妙甚。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彈唱隊舞，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張評】晉公能使唐室中興，削平強鎮，雖令總戎跪道，不妨於禮。今黄太尉因花石而勞民動衆，上誤天子，下誤蒼生，演晉公事所以深愧之也。一摺下來，廚

【綉像本評】此時各官禮貌已如此，而爲西門慶諱不可，誇不可，最難下筆。此只以一拜見獻茶一混，又若誇，又若諱，妙絶躲閃之法。

【綉像本評】席終賓主不交一言，寫出勢分所臨，元無情義，徒以套禮尊拱而已。

役割獻燒鹿、花豬、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篥、琵琶、箜篌，上來清彈小唱。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人等，宋御史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張評】細。宋御史周旋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張評】西門慶周旋者。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起身。衆官再三款留不住，即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

宋御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付明白。【張評】與西門請蔡、宋二御史一樣對照，見趨奉者上下皆然也。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負累取擾，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卑職重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張評】是宋御史謝，非巡撫謝也，留為後文地步。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鬨而散。【張評】衆官皆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張評】西門散衆樂人。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綉乙本評】絕不漏空。

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伙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敬濟，從五更起

來，各項照管辛苦，【張評】補出衆人忙。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歡喜不歡喜？」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歡喜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陪了幾兩銀子，【張評】道國亦拾伯爵之唾。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裡預席。」【張評】各人心事偏到，用筆夾頭犀快。西門慶問其名，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鄄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張評】不知其名，反知其歲，是聽各同學話。正說着，湯飯上來。

衆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道：「金釧兒、玉釧兒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來，【張評】綴隔花一戲。蓋隔花金釧明言遺簪墜珥，是瓶墜簪折消息，至此方點明其意。「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們拿樂器過來，唱個『洛陽花，梁園月』我聽。」韓畢與周采一面搊箏撥阮，唱道：

〔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

【繡像本評】秀才便講宗師，若論資，而不知其爲問兒之陋，可發一笑。

【繡像本評】此曲詞旨甚悲，雖

歡時亦不堪說。

【繡像本評】字字從深情中流出，卻妙在一字不切，若切便淺。

【繡像本評】三語同一意，而口角各肖其人，化工之手。

團圞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張評】明明說出一部之意，又為愛月生情。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裡酸酸的，便道：「哥教唱此曲，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張評】伯爵眼中發科，下便漏入金蓮耳中，最是消折文字。西門慶看見後邊上菜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鬟擺弄，你看相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張評】逗驗。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張評】賊。

這裡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張評】又賊 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卻怎樣的？前日他在時，即許下把綉春教伏侍李嬌兒，他到睜着眼與我叫，說：『死了多少時，就分散他房裡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張評】又補月娘心事，蓋月娘正利瓶兒之財者，故步步不放鬆，專在此處也。這兩日憑着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只怕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裡，纏了這老婆也不見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帶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荳芽菜兒，有甚綑兒！」衆人背地裡都不喜歡。【張評】結轉如意兒。正是：

遺踪堪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文禹門云：李瓶兒喪事，可謂盛矣。奢侈僭妄，竟未有以爲非者，足見入西門氏之門，盡是一伙勢利鬼也。有權之勢，終不敵有利之勢。權有時而旁移，利無施而不可。沸沸攘攘，又孰非趨利之人哉？蒙其利者，自無不助其勢，即莫其利者，亦無不畏其勢。利即勢之根源，勢則利之效驗。西門慶今日之勢，無非李瓶兒平日之利也。在瓶兒可以無憾，彼月娘其何以堪？設使死者竟是月娘，恐反無此排場熱鬧。若嬌兒、玉樓、金蓮等諸妾，更可想見。謂予不信，試將西門慶死後光景，合而觀之，亦可憬然矣。

《詩》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西門方出瓶兒之殯，如意已登西門之牀。西門慶之深情，果安在哉？西門因如意澆開瓶兒之箱，月娘怨西門不發瓶兒之物，衆妻妾之離心，良有以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遶棺轉咒」，綉甲本無「轉咒」二字。綉乙本、綉丙本作「遶官傳咒」。

〔三〕「多有破費」，綉甲本作「多勞重費」。

〔四〕「共有五個官員」，綉甲本作「出來五百員官」，綉丙本作「共有五百員官」。

〔五〕「卒過」，綉像本作「作過」。

〔六〕「將至淮上」，「至」，綉像本作「到」。

〔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衆僧諷誦大懺經文」，綉像本作「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跳沙，灑花米行香，口誦真言。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掛都是九醜天魔變相（按：綉甲本「醜」作「州」。），身披纓絡琉璃，項掛髑髏，

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蟒，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

〔八〕「僧人」，綉像本作「喇嘛」。

〔九〕「酒水桌面餚品」，「水」原誤作「木」，今據綉像本改。

〔十〕「墳內穴邊」，綉甲本「邊」作「室」。

〔十一〕「鑼鼓」，綉甲本作「旗鼓」。

〔十二〕「洞賓飛劍斬黃龍」後，綉像本又有「趙太祖千里送荆娘」。

〔十三〕「八珍之罐」，綉甲本作「八百之名」。

〔十四〕「三獻之儀」，綉甲本「獻」作「賓」。

〔十五〕「盡將拐棒拄髭鬚」，「棒」原作「捧」，誤，今據綉像本改。綉甲、綉丙本「拄」作「掛」。

〔十六〕「李嬌兒」，綉乙、綉丙本誤作「李瓶兒」。

〔十七〕「麻冠孝服」，「麻」，綉像本作「總」。

〔十八〕「親友」，綉像本作「親朋」。

〔十九〕「迎殯而來」，「而」原作「面」，誤，今據綉像本改。

〔二十〕「元命辛未年」，「年」，綉像本作「相」。

〔二十一〕「容德柔婉」，綉像本「容」作「鬱」。

〔二十二〕「無遍數」，綉甲、綉丙本「遍」作「邊」。

〔二十三〕「得何處」，綉像本作「何處去」。

〔二十四〕「祭告」，綉甲、綉丙本作「登告」。

〔二十五〕「祭神」，綉甲、綉丙本作「祭酒」。

〔二十六〕「衙門中」，綉像本無「門」字。

〔二十七〕「半夜」，繡像本作「夜半」。

〔二十八〕「夙世已違連理願」，繡像本「違」作「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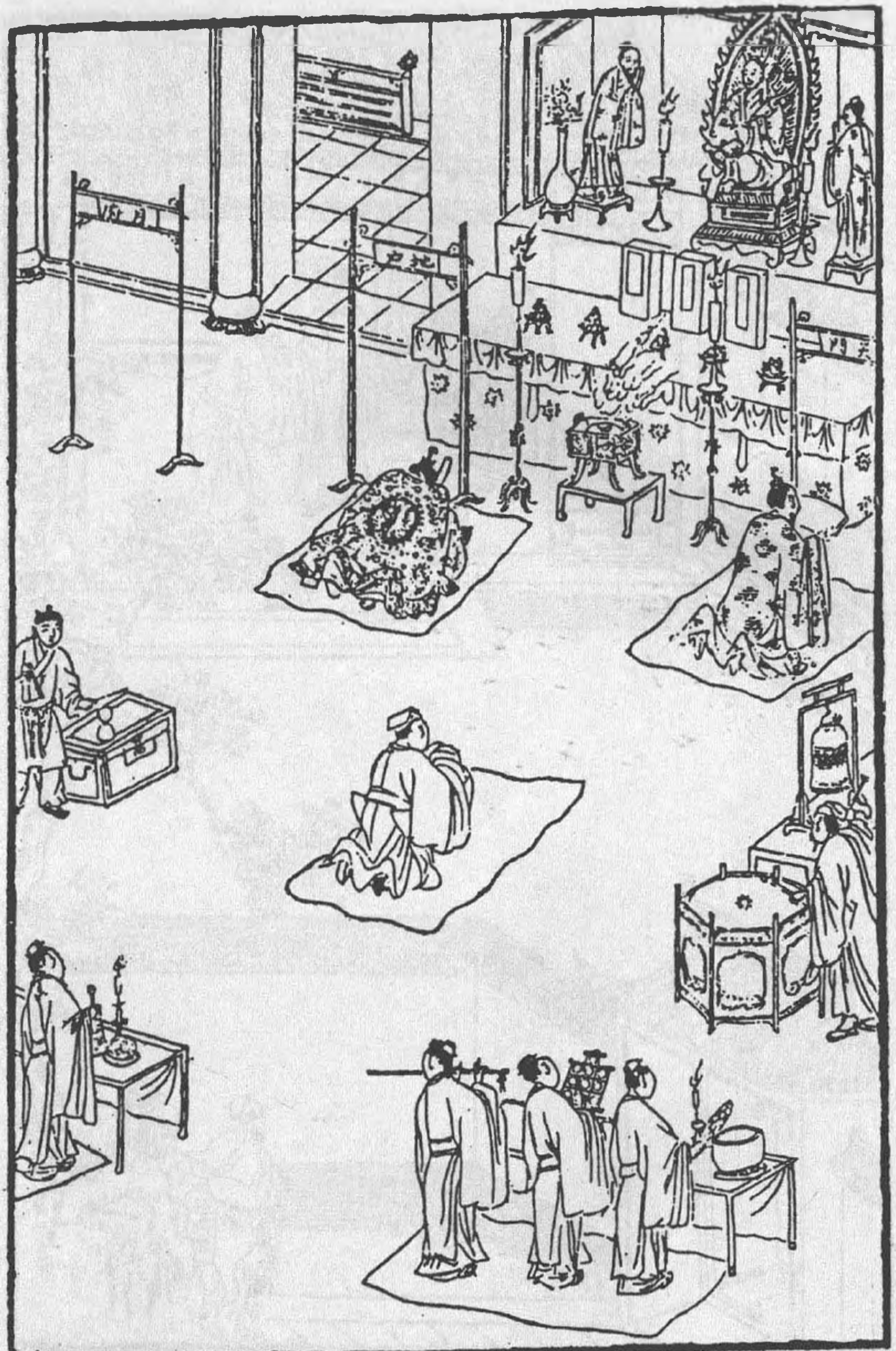
〔二十九〕「此生難覓返魂香」，繡像本「覓」作「滅」。

〔三十〕「前日」，繡像本作「齋日」。

〔三十一〕「態其」，繡像本作「態共」。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發牒薦亡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發牒薦亡

此回寫瓶兒一夢也，乃胡知府、周守備、荊都監以下武官，李知縣以下文官，又宋御史、黃主事、安郎中、翟管家，色色皆來，特與西門一死相映。夫瓶兒與西門之死，不闊三月而冷暖如此，寫得世情活現。

寫黃真人者，蓋深惡金蓮也。寫惡如瓶兒猶可懺悔，非如金蓮之不能超脫也。

翟謙寄書云楊提督卒於獄，蓋結西門之富華也。何則？西門之通蔡京，以陳洪與楊家親也。今楊提督死而西門無所事恃矣。況楊提督被劾而瓶兒別嫁，今瓶兒死而楊提督亦死，又是一大章法。

上回既出力寫瓶兒一死，使此回即接手寫別事，不特情事突然，而上文亦俱屬寫之無益。何則？蓋瓶兒之死，非一朝一夕可以結過不提之人之事之文字也。然則此回如何重新復做瓶兒之死？看他用某人祭、某人吊，並黃真人如何發牒，如何做法事，總是一篇敷演文字，故不嫌層層描寫也。

詞曰：(一)

胸中千種愁，掛在斜陽樹。綠葉陰陰自得春，草滿鶯啼處。　不見凌波步，空想如簧語。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

右調〔卜算子〕(二)

【繡像本評】西門慶只以生意爲本，不盡改換門闕，大是高處。恐今人有不及者矣。

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三〕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道：「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賣。家中段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張評】早爲拐財者安一頭路。說畢，已有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連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爹重賞？」【張評】找足前文。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

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大廳上鋪設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西門慶來家看見，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去。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

次日五更，道衆皆來。進入經壇内，明燭焚香，打動響樂，諷誦諸經，鋪排大門首掛起長旛，懸吊榜文，兩邊黄紙門對一聯，大書：

東極垂慈，仙室乘晨而超登紫府；〔四〕

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遷上朱霞。〔五〕

大廳經壇，懸掛齋題二十字，〔六〕大書：「青玄救苦頌符告簡、〔七〕五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張評】與吳神仙不同。吳道官率眾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絰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圍，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段一疋。【張評】亦與吳道官不同。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百鶴法氅。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八〕然后黃真人焚香淨壇，飛符召將，關發一應文書符命，〔九〕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敬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張評】是西門家做道場。行香回來，安請監齋畢，【張評】早辰功課。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闡經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張評】三句寫得不堪之甚。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進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十〕佩籙掌五雷之令。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頌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香，【張評】晌午功課。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眾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段尺頭、四對披花、四疋絲紬，散眾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擡送廟中，散眾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

吃畢午齋，都往花園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齋饌，請吳大舅等眾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裡差人下書。」西門慶即出廳上，請來人進來。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禮相還。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又是一封折賻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纔知。」【張評】又映安上事。西門慶問道：「你安爹書幾時到的？」那人說：「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裡住？宅內稍信在此。」【張評】細。早為拐財者安一去路。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飯畢，同往家中去了。

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張評】又伏一綫。「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綢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

【綉像本評】一書使洩，方知安

有鎮物之雅。

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於家老爺前悉陳之矣。邇者，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恨不能一吊為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莞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居民有五袴之歌，境內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陞。〔十二〕昨日神運都功，兩次上上，〔十三〕生已對家老爺說了，〔十四〕安上親家名字。【張評】「安上」二字，今古同慨。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十五〕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綉乙本評】已完冷案。【張評】瓶兒以楊提督為始終，又一章法。

冬上澣具

溫秀才看畢，纔待袖，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張評】伏。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十六〕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溫老先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張評】總照後文洩機。

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鄰。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金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張評】添出二家。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回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張評】行禮者不過此輩。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

良久，道衆陞壇發擂，上朝拜懺，觀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不去了。喬大户、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並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内搭高座，紮彩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黄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兩邊。黄真人頭戴黄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來，夜壑幽關次第開。

童子雙雙前引導，死魂受煉步雲階。

宣偈畢，又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饑噓。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諸真人聖衆，仗此真香，〔十七〕來臨法會。切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張評】不知死而貪生。八字奇絕，嘆盡世人。鮮能種於善根，〔十八〕多隨入

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永逝，〔十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離於苦報。〔二十〕恭惟天尊秉好生之仁，救尋聲之苦，灑甘露而普滋羣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閣推研之筆。【張評】奇。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茲焚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

道眾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於火沼內焚鬱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二十一〕眾舉《五供養》。舉畢，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九戒畢，道眾舉音樂，宣念符命並《十類孤魂》。

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眾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張評】一路寫來，總是皮毛做作。而黃真人乃道君供養之人，今西門請之，一大半爲名，故寫黃真人不過侈張其虛文而已，所以深諷道君也。道眾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眾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段、一疋色段、十兩白銀，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

【繡像本評】真人舉動宣念，仍是眾道之舉動宣念，別無玄妙。想玄妙處不可以語言求也。

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顔。」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張評】又與神仙不同。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段、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素蒙厚愛，自恁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爲不可，又豈敢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簡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衆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張評】奇事，卻是平常所有之事。伯爵道：「嫂子今日做此好事，幸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嫂子自得好處。此雖賴真人追薦之力，實是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於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繡乙本評】謝得妙。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謝希大慌忙遞一筯菜來吃了。【張評】此處特與瓶兒燒子虛靈時，衆人跪敬頂針一照。真是轉眼韶華，不堪回首。西門慶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文禹門云：此一回與上一回，接連看去。方寫李瓶兒開弔出殯，旋寫黃御史請客肆筵；方寫黃真人發牒薦亡，又寫西門陞官轉正。吉吉凶凶，拉拉雜雜，無知者以爲興旺，有識者早覺凄涼。試想官場宴會，八府皆來，車馬盈門，笙歌滿耳，衣冠齊楚，揖讓趨蹌，半是仕宦富貴中人，究西門慶有何干涉？而亦跪拜於其間，有何體面？不過多認識幾個顯者，爲將來講說人情張本，其實無非使枉者直而直者枉。自謂與當道相通，而暗中傷却陰隲不少，此皆其敗家之由，並非其得意之事。故見遠者，於自己興旺之秋，還要常思退步，回顧後人。若但以旁人之榮耀爲己之榮耀，其不至於凄涼也，不知今日之得意洋洋，盡是假中之假也。究亦何益於身心性命、妻妾兒孫哉？

人世間借人之勢以爲利，不獨西門慶爲然也。不料陰界內受人之請以徇情，雖在佛菩薩亦爾也。竟能使有罪者有爲無罪，不生者得以轉生。若以爲真，恐無此理；若以爲假，竟有此事，豈不怪哉！所以得雲峰之信，並無人道喜，受真人之薦，遂大家稱賀也。

分明一羣酒鬼、色鬼、勢利鬼，說鬼掉鬼，鬼鬧排場而已。我亦借此書信手批之，鬼混而已矣。

按：此評作者曾改寫一次。原爲「試想酒闌人散之後，西門慶歸死人屋中困覺，與妻妾人各一心，各入自室。」後以另紙，改成「試想官場宴會，八府皆來……此皆其敗家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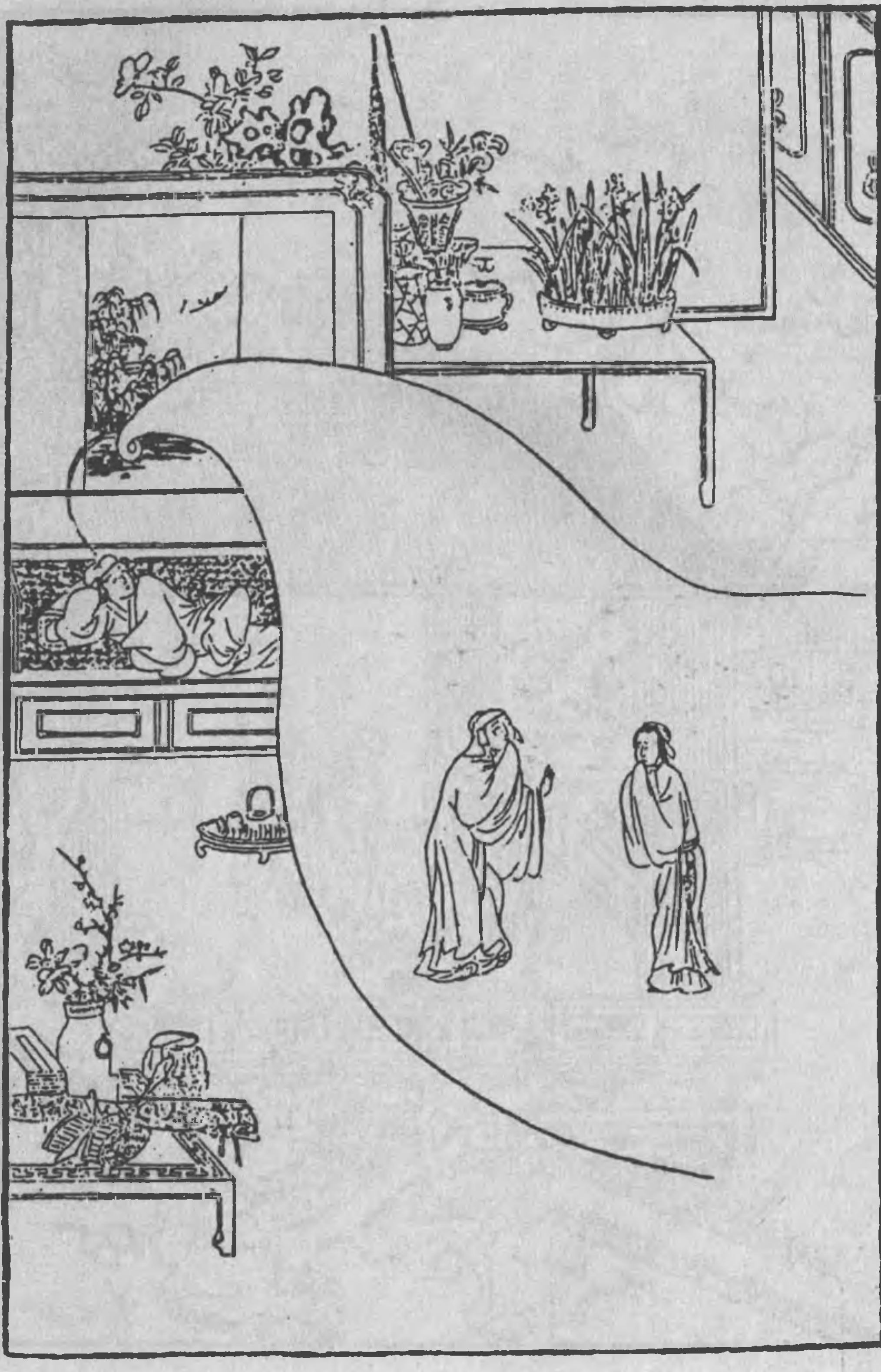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卜算子〕。

〔二〕〔右調卜算子〕，綉甲、綉丙本無。
〔三〕「開船」，綉甲、綉丙本「船」誤作「般」。
〔四〕「仙室」，綉像本作「仙識」。
〔五〕「朱霞」，綉像本作「朱陵」。
〔六〕「懸掛齋題」，「齋」原作「齊」，誤，諸本皆同。
〔七〕「頌符告簡」，「頌」，綉像本作「頒」。
〔八〕「齋官」，綉甲、綉丙本誤作「齋意」。
〔九〕「闢發」，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開發」。
〔十〕「明眸」，綉甲、綉丙本作「明眼」。
〔十一〕「居民」，綉像本作「舉民」。
〔十二〕「甄陞」，本衙本、崇經堂本作「遷陞」。
〔十三〕「上上」，綉像本作「工上」。
〔十四〕「家老爺」，原無「家」字而留空，綉像本皆同。今據上文及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補。
〔十五〕「謫密謫密」，綉甲、綉丙本僅作「謫密」。
〔十六〕「加意」，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如意」。
〔十七〕「仗此真香」，綉甲、綉丙本「仗」作「伏」。
〔十八〕「鮮能種於善根」，「鮮」原作「解」，誤。今據綉像本改。
〔十九〕「一朝永逝」，綉像本「永」作「傾」。
〔二十〕「難離」，綉像本作「難逃」。
〔二十一〕「玉清」，綉甲、綉丙本「玉」誤作「王」。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月娘掃雪，至此又寫賞雪。夫前雪爲春前之雪，一層層熱了來；此回爲臘底之雪，一層層冷了去也。因寫諸花，固用雪爲起結。

瓶兒初來，月娘掃雪；瓶兒一死，西門賞雪，特特相映。忽插愛月，又爲「踏雪訪」相映也。夫愛月必踏雪訪，蓋言冷將至也。雪月下，無他花，惟待春梅矣。

接言黃四，蓋爲後愛月家楔子也；愛月兒又爲王招宣林氏楔子也；林氏又爲金蓮故也，總是金蓮一人文字。

篇內借行酒令，明明點出掃雪前文，觀伯爵云「頭裡小雪，後來大雪」可見。

此回瓶兒之夢，非結瓶兒，蓋預報西門之死也。至何家托夢，方結瓶兒。

篇內寫金蓮載金赤虎分心，蓋特爲瓶兒初來一照。而「情感」一回後接云「打金滿池嬌九鳳甸兒」，蓋已爲此回瓶兒夢中初醒之金蓮作地。其筆力之强健爲何如？

伯爵生兒，特刺西門之心，又爲孝哥作映也。

叙孟二舅，人知伏脉，接叙敬濟陪坐，乃所以伏脉也，人烏知之？至於問孟銳年紀，却是爲玉樓點睛，人又烏得知之？蓋言玉樓正當時，而非將殘之杏，爲嫁衙內作地也。

篇末將玉皇廟、報恩寺、永福寺一總。夫玉皇廟，皆起手處也；永福寺，皆結果處也；至報恩寺，乃武大、子虛、瓶兒念經之所，故於此一結之。是故報恩者，「孝」字也，惟孝可以化孽，故諸人燒靈，必在報恩寺，而

結以孝哥幻化。然則報恩寺又是玉樓、孝哥二人發源、結果之所也。

詞曰：〔一〕

朔風天，瓊瑤地。凍色連波，波上寒煙砌。【張評】「砌」字奇絕。山隱彤雲雲接水，衰草無情，想在彤雲內。【張評】一路層層跌入，總爲「香魂」二字影也。黯香魂，追苦意。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殘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右調「蘇幕遮」〔二〕

【繡像本評】無一毫要緊，卻妙。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彩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張評】如此拆棚亦必寫得精采，無一懈筆。搭彩匠一面卸下蓆繩松條，送到對門房子裡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也好。慌的老早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裡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去叫丫鬟熬下粥等你吃。」〔三〕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披着絨衣，着氈巾，〔四〕徑走到花園裡書房中。

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書房，【張評】細。春鴻便收拾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裡燒下地爐暖炕，地平上又放着黃

【繡像本評】此等好漢，決不長久。

銅火盆，放下油單絹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張評】是冬景。裡面筆硯瓶梅，琴書瀟灑。西門慶進來，王經連忙向流金小篆炷爇龍涎。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張評】剃頭者復來，官哥安在哉？可知與山洞戲春嬌時，特特反照。而下文月兒着鄭春一來，便與桂姐明明對針。彼正炎熱，此則祁寒，轉眼有炎涼之異。總是此書其來脈，真令粗心人摹頭不着也。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篦篦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氈帽，身穿綠絨襖子，腳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張評】總與山洞戲春嬌時對照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鷄也叫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大官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是我，成不的。」【張評】隨口即是奉承。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今日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掛着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要打發韓夥計和小價起身。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大夫官員，你不

上門謝謝孝，【張評】數語勢利不堪。禮也過不去。」【張評】將前后數事總題，一實一虛。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的，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

【繡像本評】同一物，羨者涎垂，而厭者欲嘔，饑飽使然耶？抑貧富之日異耶？悠然可思。

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張評】總爲冷處寫照。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瀲瀲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在口裡，香甜美味，那消氣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辰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又一吸而盡。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相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張評】映死期。用筆總是草蛇灰綫，由漸而入，切須學之。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張評】好引証。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也還不曾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繡乙本評】到此事雖知已前，亦要說謊。【張評】總爲死則一引。

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都來會了，船已僱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裏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張評】記明二千。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張評】記明四千。過年趕頭水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當鄆王差事，〔五〕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使不敢纏擾。小人乃是祖役，還要勾當不了。」〔六〕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名字注銷，常遠納官錢罷。【張評】須知使道國亦在鄆王府官身，以便與來保揑攏一夥，暗中結親等事。今不爲之開除，則將來拐財豈能遠遁哉？王府中亦來尋之矣。故此處順筆，即爲開除，良工苦心，誰其知之？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張評】用伯爵口中明點。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點心。

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敘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來，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七〕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

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敬濟來到，頭戴孝巾，【張評】細。身穿白紬道袍，【張評】細。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去，韓道國起身去了。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張評】一字罵絕。書復

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八〕兼領誨教，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疏陋之處，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爺鈞前常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恪亮，不宣。外具揚州緞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寫錦箋，彌封停當，印了圖書。【張評】細閒，總爲後文洩機作映。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

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揩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是誰？」王經說：「是鄭春。」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

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張評】與桂姐、銀兒作用不同，又是一樣迷魂陣。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張評】特刺瓶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張評】便說着，所以云幫閒亦有其才也。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去捏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希奇物，勝活十年人。」【張評】涎臉處亦趣。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遞上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張評】又與桂姐、銀兒不同。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早被伯爵一手搶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同心方勝挑紅綾汗巾兒，裡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剩下沒多些兒，【張評】可知與山洞一戲特特對針，明眼人自知。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饞癆饞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繡乙本評】安頓得妙。【張評】與曼倩偷酒一樣風流。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才忒不相模樣！」一面

【繡像本評】分明贊泡螺，卻作戲弄溫秀才語出之。小人油嘴，故自不易。

【繡像本評】伯爵雖太頑皮，然瓜仁入口亦只尋常，實不如搶去之有餘味。則謂頑皮也可，謂有趣也可。

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掇到後邊去。

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張評】是午天。纔吃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張評】便罵，妙。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箍嘴箍了去，卻不難為哥的本錢！」【綉像本評】只一字不相關，便伸口打破局。小人，小人。【張評】便打破。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廝提在監裡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張評】又為伯爵後文結果處暗伏。一面教陳敬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罷。」

良久，陳敬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敬濟道：「不是。他說有庄事兒要央煩爹。」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我還。小人有一庄事兒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

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張評】如何便傷風？明係打傷身死矣。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張評】黃四有丈人，馮二亦有丈人；白五唆告，黃四求情，間間寫來，便使倚托外家黃白用事，世情皆出。綽號白千金，【張評】白物千金，何事不成？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閒，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張評】白物見銅，自是一類。教鄰見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旁喝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張評】因他丈人，要他丈人。妙。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於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孫文相一人身上？」【張評】可知，千兩為此來還。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兒，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出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裡，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也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張評】因錢轉與黃白解事，寫來一笑。與他是同年，

【張評】此回賞雪與前掃雪特對。前掃雪寫月娘全盛之時，此賞雪寫月娘將收。雪裡蟾光，其能不為雲遮

乎？故借黃四求情一事，襯後文平安偷鈎無處求情相映。見今昔迴異，總是月娘文字也。【綉像本評】似戲而實非戲，此小人孚捍人育青手段處。

都是壬辰進士。」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道：「我那裡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

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說人情。他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腿。【張評】映出。昨日哥這裡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張評】小人不快，便有許多挾制人處。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綉乙本評】答語亦是慣家。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裡領這銀子，今日一來交銀子，〔九〕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要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說人情，哥你到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十〕你不收，恰似嫌少的一般。你依我收下，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一般。黃四哥在這裡聽着，【綉乙本評】開口決不放鬆。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在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張評】總是爲嘴頭不落空處也。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叫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張評】亦明說。不瞞說，我爲他爺

【綉像本評】貧者爭一錢不可得，而富家狠戾若此，作者其有感憤乎？

【綉像本評】今人愈富愈不能有此。

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摟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綉乙本評】語不趣不已。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綉乙本評】西門慶臨財，往往有廉恥，有良心。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張評】妙。不緊等着，亦不來矣。望老爹今日寫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不知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的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裡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等緊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床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裡間，把銀子往床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了去！任囚根子，〔十二〕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叮螞蝗的要。」【張評】總爲後嬌兒盜財作因，見月娘不謹也。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個好來取的。」於是拿了出去，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蘇姑頭銀子來。【張評】總爲不謹處作引，以使後嬌兒盜財也。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子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於是褪入袖中，【張評】寫出狼筋。到

前邊遞與黃四，約會下明早起身。

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下雪，【張評】一語收了。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十二〕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甑篩上來，〔十三〕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張評】春梅將放矣。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十四〕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央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明早去也罷。」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燙麵蒸餅，連陳敬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的。」伯爵道：「傻孩子，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只吃一鍾罷，那一鍾我教王經替你吃罷。」王經說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傻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盃。」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十五〕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張評】映愛。還剩下半盞，應伯爵教春鴻替他吃了，就要令他上來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於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

【綉像本評】形容教書先生賣弄學問處，直添頰上三毛。

【綉像本評】語語不脫頭巾氣。

是溫老先兒先起。溫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張評】伯爵號自此纔出，大白嚼入肚，非南坡不能消此。故寫作一笑。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裡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張評】又明點趣意。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卻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得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綉乙本評】就「皮」字作謔語，趣甚。【張評】是山東聲口。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十六〕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秀才道：「自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誤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張評】南坡自道也。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溫秀才擲了個幺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鸂鶒亦多時。」【張評】映私傳書信。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張評】春梅欲動。溫秀才道：「南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張評】映後文，卻是映插前文。將此回文字，真與插曲一同對針一摘，可知此書上半部全是照下，下半部全是映上也。西門慶道：「這狗才，單管胡說。」

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灑歌樓，〔十七〕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張評】周備府等候久矣。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張評】此詞單爲春梅。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內有一碟酥油泡螺，又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張評】是伯爵眼中。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丸，裡面又有核兒。」【張評】是金哥。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能，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做衣梅。【張評】可知春梅消息。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十八〕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剋食，比梅酥丸更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得。」因說：「溫老先兒，〔十九〕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稍與你二娘吃。」【張評】又是歸遺細君遺風。又拿了泡螺兒來，〔二十〕問鄭春：「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只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張評】點出。西門慶道：「我兒，此物不免使我傷心，惟有

【繡像本評】先說過一遍，無人會意，至此又自言一遍。一句趣話不肯埋沒，人往往有此。【繡像本評】寫得人人有此。

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没了，【張評】已爲夢因。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裡不説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是妙人兒。」【張評】奉承處自是迷人。西門慶笑的兩眼没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侄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陳敬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繡甲本評】苴。

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於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說《香羅帶》上一句唱：『東君去意切，【張評】是死期將近。梨花似雪。』」【張評】是夢因。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於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裡棗核解板兒，〔二十二〕能有幾句！」春鴻又拍手唱了一個。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壁上掛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張評】總是爲春梅吸動，又是點明雪意。就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還要留他，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

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於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張評】心事。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子，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罐衣梅，稍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繡乙本評】雅謔。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

西門慶看收了家伙，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裡來。彈了彈門，【張評】妙。使不似向日揚揚直入，寫來令人一笑。繡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裡歇，連忙收拾床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張評】是無人睡者。打發他歇下，繡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櫈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掇妳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没高低搧磞。搧磞的老婆舌尖冰冷，【張評】上。淫水溢下，【張評】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張評】上聲。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繡乙本評】忽作文語，妙。【張

【繡像本評】敲甜桃，尋苦李，淫心何邪如此？想亦妻不如婢，婢不如偷之意。

【綉像本評】頗有愛屋及烏之意。

評】下替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咂髭髮，老婆無不曲體承奉。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和他睡一般。【張評】又是夢緣。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奴婢男子漢已沒了，爹不嫌醜陋，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二十二〕西門慶遂問：〔二十三〕「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心下甚喜。早辰起來，老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繡春打靠後。【張評】一句，使打狗鬧門時一哭。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襖子，「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二十四〕就教小廝鋪子裡拿三疋葱白紬來：「你每一家裁一件。」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

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恥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裡，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張評】心事。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張評】又是心事，可知此日兩件皆快意事也。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栽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閒帳！」【張評】已恨金蓮矣。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

西門慶早起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家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翟爹人來討書。」西門慶打發書與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裡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裡看着兑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夥計、崔本並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張評】送財出門矣。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張評】便有號，人情可嘆。就謝他重禮。

【繡像本評】寫私門之廣，不獨提刑也。

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張評】傷心，一哭。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就斷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於是分付來興買四盒禮，又是一套粧花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了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張評】有錢何所不到？雷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他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二十五〕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張評】又出落玳安。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裡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

下書：「年侍生雷啓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裡？」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腳穿，玳安磕頭而出。【張評】照應月娘文中，即緊接瓶兒，又是官哥、孝哥相照處。

西門慶就掗在床炕上眠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響，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張評】是耶？非耶？寫來恰是。向床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裡睡哩，奴來見你一面。【張評】接死別時一語。我被那廝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我三等之罪。【繡乙本評】黃真人之功。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張評】既有人情可減他人之罪，又焉能拿他？寫得恍忽朦朧。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他。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張評】証明死於王六兒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張評】喚醒愚人。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卻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

【繡像本評】瓶兒之情，死後方深。

【繡像本評】金蓮心眼明慧，開口便若人痛癢。無論諷笑，雖詈罵，亦勝于不痛不癢而一味奉承者也。

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正當日午，繇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二十六〕

殘雪初晴照紙窗，地爐灰燼冷侵床。
個中邂逅相思夢，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辰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户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眾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張評】瓶兒安在？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於是驀地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揼着，他一屁股就坐在旁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裡做甚麽？嗔道不見你，原來在這裡好睡也。」一面說話，一面看着西門慶，因問：「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繡乙本評】一眼便到。【張評】語語見血。西門慶道：「想是我控着頭睡來。」金蓮道：「到只相哭的一般。」【繡乙本評】語便着。【張評】語語見血。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到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張評】語語見血。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二十七〕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張評】語語見血。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亂說白道起來。」〔二十八〕因問：「我和你說正經話，前日李大姐裝槨，你每替他穿了甚麽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張評】妙問。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張評】妙答。金蓮道：「你問必有緣故。上面穿兩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

【繡像本評】以金蓮之貌，而猶若以珠翹翠鈿增嬌，可見笑女粹花粧飾之不可少也。

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張評】妙景。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裡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繡乙本評】忍不住。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嚏鼻子癢。【繡乙本評】輕輕一語抹過。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相俺每都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念。」【張評】雖是妒語，又明透後文。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就親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兩個又咂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於是淫心輒起，摟他在懷裡。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蕭。婦人真個低垂粉面，吞吐裹沒，往來嗚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張評】瓶兒之物也。至此徑入瓶兒進門，奇絕。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興不可歇。【張評】又補梅花珠翹。正做到美處，忽見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囚！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裡。」這伯爵便走到松牆傍邊，看雪塢竹子。〔二十九〕【張評】又映前晴。王經掀着軟簾，〔三十〕只聽裙子響，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裡。」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白日裡還好撾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叫老娘去。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兄使了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撾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燈籠叫了巷口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張評】刺入西門心中。西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張評】春花有秋實矣，葡萄架能不空乎？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掇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又有偌大前程，生個兒子，錦上添花，便喜歡。【張評】刺入西門心中。俺們連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甚麼！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巴劫的魂也沒了。應保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裡是不管的。大小女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繡乙本評】先以感激動之。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兒又大了，【張評】又是伏敬濟說親。交年便是十三歲，【張評】未曾嫁女，又早生兒。人生百年向平願，未有不在鬼門關上，可嘆。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裡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奈何，把他一根銀挖兒與了老娘去了。〔三十一〕【繡乙本評】又以苦衷動之。明日洗三，嚷

【繡像本評】有子者往往爲此言甚真，而無子者必以爲矯。必也有子者忽而失其子，無子者

忽而多其子，而後知其言之爲真爲嬌也。

【綉像本評】小人善騙人伎倆，大約不出其三者。

【綉像本評】西門慶不獨交接爲紗帽、紅綉鞋，而冷親戚、窮朋友無不周濟，亦可謂有錢而會使者矣。

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到那寺院裡且住幾日去罷。」〔三十二〕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來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益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綉乙本評】又以愁容動之。【張評】一路白描，曲盡借債人心事。 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子，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張評】袖中禪詔，豈臨時可得？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張評】自作轉語。也不敢填數兒，隨哥尊意便了。」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裡間床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不多時拿了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腳衣裳，到滿月也好看。」【張評】又爲葛翠屏嫁時作伏。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

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龍。」【張評】寫貪色者無一叙，裙不垂涎於心、真有道逢麵中口流涎之趣。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說：「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只認了十兩燒埋錢。」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裡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三十三〕雖然你不稀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裡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裡說話不題。

且說月娘在上房，只見孟玉樓走來，說他兄弟孟銳，「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裡坐着哩。」【張評】又爲嚴州伏綫。總是此書，看破白瓶兒進門日，使都是冰冷之筆，令人不耐看也。他在那裡？姐姐使個小廝對他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裡潘六姐到請的好！喬通送帖兒來，等着討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没的話回，只噦了一聲：『我就忘了。』【綉乙本評】畫。帖子還袖在袖子裡。原來是恁個没尾巴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曾說，吃我訌了兩句，往前去了。」【張評】補寫法。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

【繡像本評】以己度人，月娘心好，此其一斑。

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繡乙本評】語語不忘瓶兒。莫不一家子都出來！」【張評】可笑。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就起身往川廣去，在三姐屋裡坐着哩。」又問：「頭裡你要那封銀子與誰？」【張評】月娘亦狠，無礙不算。西門慶道：「應二哥房裡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孩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張評】直刺西門。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撲樣。」【繡乙本評】只管提，何故？【張評】好色人直有此心事。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三十四〕也有眼兒，莫不差別些兒？」一面使來安請孟二舅來。

不一時，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叙禮已畢，西門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廝看菜兒，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筯，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繡乙本評】伏脈冷甚。【張評】前已伏綫，此又明點。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繡乙本評】又伏一案。【張評】必令敬濟陪，可知。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

的年歲，【張評】爲敬濟地步。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裡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

【綉像本評】奉承慣，隨處便插兩句。

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庫來，西門慶委付陳敬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張評】補出。不念經，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裡五日是他斷七，〔三十五〕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綉乙本評】偏奏得着。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紅懺》〔三十六〕，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眾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罷了。」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睡哩！你眾娘到滿月那日，買禮都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眾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不用着你了。」【張評】明說孝哥。西門慶道：「不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笑的去了。

【綉像本評】提作花凡四五遍，不論有意無意，是真是戲，而

片好淫貪念已可想見。

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走到李瓶兒房裡。陳敬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來。【張評】一齊結入。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擡出庫去，教敬濟看着庫，舉火焚化。〔二十七〕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再結來生未了緣。

一

文禹門云：西門慶之與李氏，可謂義重情深乎？試觀瓶兒死未及月，即在其房與如意苟合，賁奶子一語，雖提及六娘，固儼然以愛瓶兒之愛愛如意矣。是李氏之寵，已移於如意矣，情云乎哉？瓶兒之死，可謂得其時也。玳安之告傳夥計，真深知西門慶者。昔人有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荆棘得刺。此等人縱慷慨好施，而欲人之感恩戴德也，豈可得乎？應伯爵者，固已窺其隱矣。

二

文禹門又云：觀此一回，可見予言之不謬。目錄曰：《賞雪》，玉簫說：「好不陰得重」，伯爵道：「飄雪花兒哩」，是釀雪將雪尚未成雪也。亦如西門慶，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是尋死將死尚未便死也。此時及早回頭，或可換回一、二，多活兩年，乃自負結交官府，竟爲黄四說情矣。人命所關，不問事之虛實，但聽一面之詞，使出說帖，殊知地下有含冤之鬼，世外有漏網之兇，是誰之過歟？百金不受而收，此即枉法贓也。

借地與人，賠錢待客，全爲此等用處。

時衰運敗，鬼乃登門入室，李瓶兒之來，明明告以將死，不可尋死也。下文又以伯爵生子歆動之，尚可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五十兩之施，難救百兩之受，處處警以防死，而事事總是討死。而況月兒引之於前，六兒誘之於後，不知如意兒已獨實受其盡矣。何必再看下文，西門慶死機，不已躍躍於紙上乎？此處之得意處，皆無非迴光返照云。吾故曰不是興頭，只覺凄涼耳。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蘇幕遮〕。

〔二〕〔右調蘇幕遮〕，綉甲、綉丙本無。

〔三〕「我去叫丫鬟」，綉像本無「去」字。

〔四〕「着氈巾」，綉像本作「戴着氈巾」。

〔五〕「當鄆王差事」，「當」，綉甲、綉丙本作「是」，綉乙本作「見」。

〔六〕「還要勾當不了」，綉像本「不了」作「餘丁」。

〔七〕「闕席」，綉甲、綉丙本作「觀席」。

〔八〕「特蒙」，綉甲、綉丙本作「時蒙」。

〔九〕「今日」，綉甲、綉丙本「今」誤作「金」。

〔十〕「無此道理」，綉甲、綉丙本無「道」字。

〔十一〕「任因根子」，「任」，綉像本作「怪」。

〔十二〕「猶如」，綉甲、綉丙本無「猶」字。

〔十三〕「布甑」，綉乙本作「僱甑」。
〔十四〕「只見」，綉乙本「見」作「進」，誤。
〔十五〕「一吸而飲」，綉甲、綉丙本「飲」誤作「飯」。
〔十六〕「葵軒」，「葵」原誤作「奏」，今據綉像本改。
〔十七〕「密洒歌樓」，「洒」原誤作「酒」，今據綉像本改。
〔十八〕「用蜜煉製過」，「蜜」原誤作「密」，今改。「用蜜」，綉乙本作「和蜜」。
〔十九〕「溫老先兒」，綉甲、綉丙本「先」作「生」。
〔二十〕「拿了」，綉像本作「拿起」。
〔二十一〕「棗核」，綉像本「核」作「胡」。
〔二十二〕「早晚」，綉丙本「晚」誤作「脫」。
〔二十三〕「西門慶遂問」，「遂」，綉像本作「便」。
〔二十四〕「一一許他」，綉乙本「一一」作「開口」。
〔二十五〕「他又到鈔關上」，「他」，綉像本作「復」。
〔二十六〕「鏡空鸞影夢初醒」下，綉像本有「有詩爲証」四字。
〔二十七〕「奶子是心下的」，綉甲、綉丙本無。
〔二十八〕「亂說白道」，綉像本「亂」作「六」。
〔二十九〕「雪塢竹子」，「塢」，綉像本作「培」。
〔三十〕「掀着軟簾」，「掀」，綉甲、綉丙本「掀」上衍一「掀」字。
〔三十一〕「一根銀挖兒」，「根」原作「銀」，誤，今據綉像本改。
〔三十二〕「信信拖拖」，綉甲、綉丙本少一「拖」字。

〔三十三〕「乾不受他的」，綉甲、綉丙本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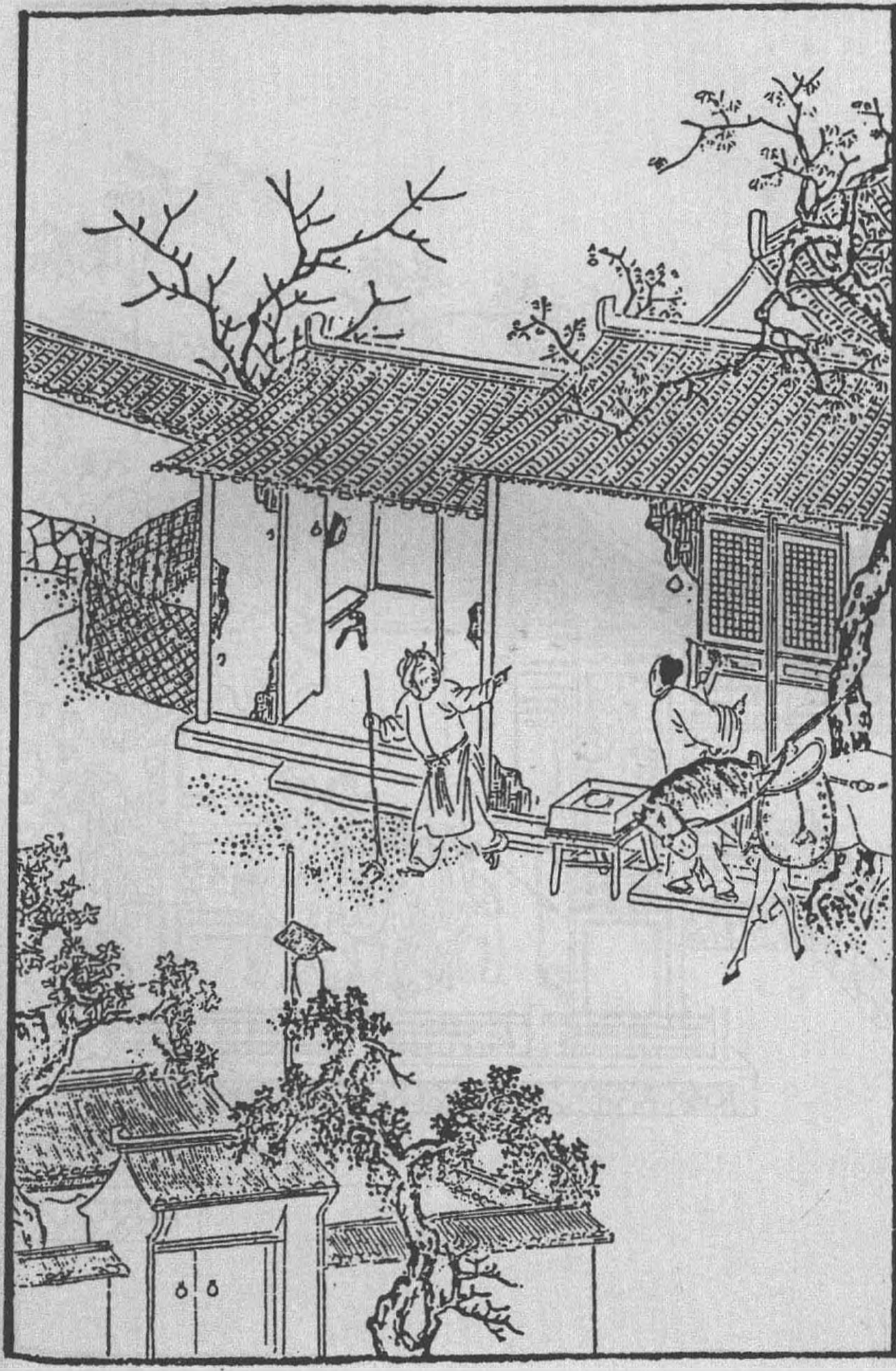
〔三十四〕「也有鼻兒」，綉甲、綉丙本無。

〔三十五〕「出月裡五日」，綉像本作「出月初五日」。

〔三十六〕「血盆紅懺」，綉像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紅」均作「經」，是。

〔三十七〕「教敬濟看着庫，舉火焚化」，綉像本作「教敬濟看着，大門首焚化」。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此回特寫愛月，却特與桂姐相映。見此時有月無花，一片寒冷天氣也。始鄭鴇出迎，何異李鴇；愛香出迎，何異李桂卿；伯爵幫襯，不減昔日李家之伯爵；此日之架兒，猶是昔日之踢行頭者。蓋寫一月姐，又特特與桂姐相犯也。

桂姐後，有瓶兒之約；月姐後，有林氏之歡，又遙遙相映。

王姑子與薛姑子一嚷，則上文印經、遺囑、念經，月娘與金蓮前後吃符藥，一總結住。下抽筆單寫金蓮，爲壬子相爭之綫也。然則二尼又起釁之由歟？

前後回內凡寫黃、安諸人來拜，必用西門赴席時夾寫，蓋諸人來拜，無非襯西門之熱；即幾回夾煩擺酒，亦無非襯西門之趨奉，非意在諸人也。意不在之人而必寫之，見用爲襯叠花様之人，故不妨夾寫。然必夾寫乃能襯出也。

桂姐文中踢行頭何等熱鬧？架兒等人，此回却用一喝即散，蓋月兒此回過綫，下文即拿鼎越兒等人也。

月兒與銀姐合伙，而伯爵一戲，即用葵軒數語點明一部內寫諸娼妓之故。蓋辱西門慶、月娘與娼妓、鴇兒、忘八皆聲應氣求也。

伯爵戲啣玉臂，與山洞一戲遙遙相映，却自是兩樣心事，桂姐愈見其疏，月兒愈見其密也。

桂姐家必着丫頭看西門出門，恐往吳銀兒家去；月兒亦必叫鄭春送西門到家，兩兩遙對，益信此文與桂姐

相犯。蓋月姐亦恐到銀兒家也。桂姐爲月娘之女，月下桂也。今月兒奪桂姐之寵，引林氏之媒，明言桂已飄零，月非秋月，蓋雪後之明鏡，獨照空林，大是凄切之懷。玳安兒，蝶使也，與蝴蝶巷一映出。於此處訪蜂媒，又一映出也。

詞曰：〔一〕

鍾情太甚，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都是態，況與玉人明說。軟語叮嚀，〔二〕柔情婉戀，鎔盡肝腸鐵。岐亭把盞，水流花謝時節。

〔翠雲吟半〕〔三〕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豬、一罈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菓抬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閒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張評】回正意爲此。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

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張評】細。坐轎子往喬大户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血盆懺》，於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姐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張評】必用玉簫。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張評】是甁兒後身。於是把薛姑子叫到前邊他房裡，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

到晚夕等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張評】賊禿。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並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響器，只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

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

【綉內本評】大老官口氣皆然。

【繡像本評】如此功德，能免罪過足矣。三姑六婆處心設慮，大抵如是。讀此可作有家冰鑑。

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鷴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了。」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裡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眾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

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張評】妙甚，明點月娘之惡。 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張評】是多心經。 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張評】是誑語戒。 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都我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張評】寫惡尼止隱刺月娘。 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張評】寫月娘深心可畏 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

【綉像本評】道着心病，便開口不得。畢竟佛門弟子，良心不昧。

【綉像本評】伯爵往來太熟，從此忽又粧點一番，便見運筆不死。

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掛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張評】襯此，知月娘非真好佛，乃明知其假，而資為燒香、安胎諸奸計請教地耳。婦人中真有此等權詐奸險者。 正是：

佛會僧尼是一家，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供生育，〔四〕枉使金刀剪落花。

卻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段帽，沉香色漩褶，粉底皂靴，【張評】襯出黃四之謝。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同走走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張評】冷已極矣。望朋友去了。」【張評】此為明伏之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沒緊，望朋友，知多咱來？倒沒的誤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張評】為下作地。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

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張評】此等章法，又屢屢然矣。又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廚下備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鷺補子

【繡像本評】問答似閒，然情理鑿鑿，非俗筆可辦。

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敘其間闊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弔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峰，未知可有禮到否？」【張評】文字如曲襞盤中。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張評】又爲引見作綫。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非望。」又說：「老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才。治河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辱蔡老先生抬舉，【張評】嘖嘖於口。謬典水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折閘折壩，〔五〕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張評】綴黄太尉。又兼賊盜梗阻，【張評】又入一百回。雖有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張評】此等情節，誤國之吏何嘗不知？但以此爲口頭怨望之資，自己撇清，歸罪於上耳。可恨，可恨。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不日就緒，必大升擢矣。」因問：「老先生，敕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說，還要往黄泰宇那裡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欵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

【綉像本評】未做官時，架兒討好；已做官時，架兒躲避。作者下筆直如此分青理白。

【綉像本評】一到伯爵門口，諷則似庄，諧便帶

安回說：「溫師父尚未回哩。【張評】情節明甚 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裡半日了。」

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六]左右跟隨，逕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都躲過一邊，【張評】先伏架兒。只該日排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張評】妙，寫得深淺俱出梳攏桂姐時，不同在此。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張評】先插入，又映安郎中。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卧兔兒，[七]一窩絲杭州纘，打扮的花仙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綉乙本評】好。止住鼓樂。【張評】細，寫出私心。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鴇子出來拜見了，【張評】遙對李三媽說笑等情。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裡，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又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喏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

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香兒捧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張評】白描，都爲月兒起花。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

韵，應是古今清客之祖。

【繡像本評】開口即罵，妙。

個唱《西廂》妓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鴇子怕西門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張評】又與梳籠桂姐時踢行頭不同。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繡乙本評】大威風。唬的眾人一溜烟走了。【張評】與桂姐兩兩相映，卻是不板，卻又暗度下文守丘人等情。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秀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餚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

纔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襖，【張評】穿着處亦伏後意。進門作揖。【張評】四字妙絕。不發一言，是心中有病者。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窗處會書，【繡乙本評】伏案。來遲了一步。」【張評】隱隱說出「書」字來，在疑似之間。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纔上來，[八]唱了一摺「遊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蠟梅送茶來了。」【張評】總是逐對梳籠桂姐，今在桂兒家以及此處便知。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磕了

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蠟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没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張評】活。寫月兒伶俐便有二十分，卻是冷落桂姐。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毯的夥計。」【繡乙本評】妙。【張評】趣。道國亦當合本矣。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繡乙本評】尤妙。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繡乙本評】妙極！妙極！【張評】西門與十弟兄、金、瓶、梅、月、樓諸人與諸妓，皆是同聲同氣也。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張評】然則西門亦然也。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九〕：「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張評】又為隔花戲遙照。因令他上席遞酒，黄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

【繡丙本評】寫得妙。

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𩬊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脚上墨

【繡像本評】描來素服倩粧，眉目生動。

【繡像本評】句句自道，句句譬若大老官，的是老鴇之尤。

青素段鞋兒。【張評】一路輕佻，寫盡假處。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張評】與接茶是一樣花樣。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門慶見他戴着白髮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張評】銀瓶如此一結，假母女應如此。西門慶一問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

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張評】細。一面走到鴇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鴇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來，與銀姐烤手兒。」【張評】映雪後。隨即添換熱菜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兒道：「那日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的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張評】襯女僧。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眾娘每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

【繡像本評】竿

之所至，何所不至。

【繡像本評】熱處生情，冷處生韵，尖處生巧。調笑是恒情，措思不落俗調。

【繡像本評】寫得活活現現，真

孤兒的，心中也想麽？」【張評】點如意、卻是瓶兒語，比桂姐與月娘不同。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説。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没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説的知情話，把俺每只顧旱着。不説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張評】一路如此起花。慌的李三、黄四連忙攛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躧着火盆，合着聲兒唱了套《中吕・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

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説：「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酬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卧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踨場，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黄狗溺尿，仙人指路，哥，隨他揀着要。」【張評】一部淫情，此處開一目錄，奇絕。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説亂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説：「我兒，你每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張評】又是一樣起花。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姨，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張評】亦與桂姐不同。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説？」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裡不自在，吃半盞兒罷。」【張評】是銀兒。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張評】寫月兒與桂姐不同。黄四道：「二叔，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張評】與隔花一戲時又自不同。愛月兒道：「跪了也不打多，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罷。」伯爵道：「溫老先兒，【張評】又照

豈生、旦、淨、丑一齊搬出，吾恐排場中有此做作，無此神情也。

【綉像本評】先描伯爵衣飾，卻從此處照出，作者針絲線腳，一毫不漏。

管秀才。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於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揎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鍾酒。【張評】極力寫月兒，卻是爲上文與諸妓調笑總結。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吃。」於是滿滿斟上一盃，笑望伯爵口裡只一灌。【張評】伯爵未濟，反是月姐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恰，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張評】點出新衣。奇絕，細絕。笑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

看看天晚，掌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個骰盆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於是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着樂器彈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卻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卻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卻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張評】一路穿插飲酒，文情生動之甚。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迴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卧兔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真是：

芳姿麗質更嬌嬈，秋水精神瑞雪標。

白玉生香花解語，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張評】綠水縈迴。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鴇子連忙叫丫鬟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跟來伺候。【張評】寫出慣家。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窗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鬱。於是脫了上蓋，止穿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裡，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張評】有瓶兒夢在。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張評】凡三點出，總見傷心。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磕的，【繡内本評】照出。說應花子倒搵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搵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張評】所爲痴心做處，人人愛也。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歡喜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裡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張評】絲不亂。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愛月又問：

【繡像本評】情至語，酸人心鼻。

【繡像本評】閒閒敘來，語語懸，節節緊。

【綉像本評】寫出癡心巧舌。

【綉像本評】驟然便說有何情致？插入伯爵，文情文趣悠然不盡。

【綉像本評】怪花子趣絕矣。

「爹連日會桂姐沒有？」【張評】入桂姐無痕。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張評】浸潤之譖，可畏，可畏！若說了，顯的姐妹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摟着他脖子，說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

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裡說梯己話兒！」【張評】映山洞一回。愛月兒道：「㖿，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唬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張評】奇。你兩個在這裡盡着合搗。」於是不繇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綉甲本評】美哉！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髻髲的行貨子。」[十]【綉乙本評】趣。愛月兒道：「怪攮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張評】與山洞一戲不同。咬得老婆怪叫，【張評】白描。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儞道子門關上。」

[十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閒、架兒于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日逐標着在他家行走。

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了，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張評】點皮襖。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恁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愛月兒道：「爹也沒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有甚門路兒？說與我知道。」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對他題，只怕走了風。」【張評】銀、瓶終始映以月，桂爭風，卻又不在月娘處寫，而以月姐寫之，是章法變動，又爲月娘留身分。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愛月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裡，他專在家，只尋外遇。假托在姑姑庵裡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張評】遂及於此。月如、西門之惡無論，如王三官豈不殆哉！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你怎的曉的就裡？」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

【繡像本評】是老淫像贊。

【繡像本評】此語大不可訓，甚矣，此輩之不可近也。

【綉像本評】細眼麻子，大愛削刮。

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户姪兒張二官兒？」【綉乙本評】伏案。【張評】順手即出。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貨！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砢硶殺我罷了。只好蔣家百家奴兒接他。」【張評】寫出急伶俐一個月兒來。桂姐常瞞銀兒認女矣，而銀兒終不能奈何他；月兒於供唱時一見撑于桂姐，即百計以破之，月兒亦有心人哉！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儹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貓遞狗，幹此勾當。」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張評】與梳籠桂姐一結。兩個上床交歡。床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脱衣裳不脱？」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枕頭來，粉頭解去下衣，仰卧枕畔。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欵擺。正是：

【綉像本評】六請道箇中情，可勝千萬言。

花嫩不禁柔，春風卒未休。
花心猶未足，脈脈情無極。【張評】暢
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張評】畢

兩個交歡良久，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鬢雲拖枕，滿口只教：「親達達，慢着些兒。」少頃，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理容，淨了手，同攜手來到席上。

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伯爵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耍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請坐。〔十二〕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裡，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閒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己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努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盃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消愁兒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裡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張評】林太太出來。

唱了一個，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了一個。吃畢，衆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個。〔十三〕唱畢，都飲過。【張評】此段文與上遞酒作一對。

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

【繡像本評】去的像箇要去，留的像箇要留，吃的像箇要吃，寫生處也。

【繡像本評】轉秋波。

錢，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攛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眾娘們，俺每閒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磯，鄭家鴇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張評】細。與李鴇不同。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十四〕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張評】又是一等住法。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裡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坐，我先去罷。」於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張評】妙說道：「我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

春：「你送老爹到家。」【張評】又對桂姐結文。西門慶纔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並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綉乙本評】指桂姐。好歹休要說。」【張評】言下，便見月兒二十分用心在桂姐。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要了三更方散。黄四攏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拼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鋪煮飯做火頭，名喚劉包。【張評】榴已成包，秋光已老。眼見雪、梅相妒，無復桂、月爭輝矣。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張評】大書蝶使。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鋪子裡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今早問，溫師父倒没酒；應二爹醉了，唾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哈哈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張評】必同敬濟，爲後日會春梅地。西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

玳安走到鋪子裡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十五〕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

【繡像本評】說得路數，再不差。

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張評】是蜂衙景。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張評】蜂衙。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庵兒，傍邊有個小衚衕兒，進小衚衕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鋪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對門兒的就是他家。【張評】故意寫出許多，總爲蜂衙一描。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聽了，說道：「再沒有？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蕩。【繡乙本評】趣。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跑蹄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繇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牆是大悲庵兒，往西小衚衕，上坡挑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晒馬糞。【張評】映清河縣。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媽，這裡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

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十六]只見他兒子文纏開了門，問道：「是那裡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纏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裡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裡算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能。」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繡乙本評】賊。側身逕往後走，不

【繡像本評】旦角宛然。

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嫂？(十七)就回我不在家！」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到家回聲，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這咭溜搭刺兒裡住，教我抓尋了個小發昏。」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張評】將諸媒人一總。又有一行內醋味。稀罕俺每！今日忽剌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着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裡，俺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既如此，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張評】映前嫁大姐。玳安道：「還不曾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的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荳腐鋪裡的，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把舊房兒也賣了，還說驢子哩！」(十八)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

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綉乙本評】妙謔。【張評】蜂蝶相遇，固應一番戲謔。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步行，〔十九〕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爹說？你也上馬，咱兩個叠騎着罷。」【張評】蜂蝶一總。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荳腐鋪裡驢子騎了去，到那裡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還是話。」【張評】媒人生法錢處，可畏。一面教文縴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

欲向深閨求艷質，全憑紅葉是良媒。

文禹門云：作者寫西門慶罪惡，不至十分不止，至十分而猶不止也。家中縱性，院內恣情，亦足以殺其軀矣。乃令其波其門下室家，夥計婦女，由近及遠，由親及疏，亦足以絕其嗣矣。乃又令其肆及舊族之家，縉紳之婦，真可謂流毒無窮，書惡不盡。若再令其活在人間，日月亦爲之無光，霹靂將爲之大作。此回本爲上回伏綫，又爲下回安根，兩回作一回看可也。桂兒之狠，勝似銀兒，月兒之毒，更甚於桂兒。銀兒溫柔，桂兒刁滑，月兒奸險，只此三人，互相報復，已陷西門慶於不赦之條，永無超生之路矣。然而西門慶樂此而不疲也，閱者其愼旃！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翠雲吟〕。

〔二〕「軟語叮嚀」，綉甲、綉丙本上有一「我」字。

〔三〕〔翠雲吟半〕，綉甲、綉丙本無。

〔四〕「此物只好供生育」，「供」，綉像本作「閧」。

〔五〕「折閙」，綉像本作「毀閙」。

〔六〕「出門」，綉乙本作「出去」。

〔七〕「愛香兒」，綉甲、綉丙本無。

〔八〕「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纔上來」，綉甲、綉丙本作「兩個妓女纔上來」。

〔九〕「愛香兒」，綉甲、綉丙本無。

〔十〕「髱髟」，「髱」原誤作「髺」，今改。

〔十一〕「衚道子」，「衚」綉像本作「衕」，乙亥本、在茲堂本作「街」。

〔十二〕「請坐」，綉像本作「讓坐」。

〔十三〕「兩個」，綉甲本作「三個」。

〔十四〕「就沒趣死了」，「趣」原作「起」，誤，今據綉像本改。

〔十五〕「問他做甚麼」下，綉像本還有「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抓尋他去，經濟道出了」共二十二個字。

〔十六〕「文嫂」，綉像本作「文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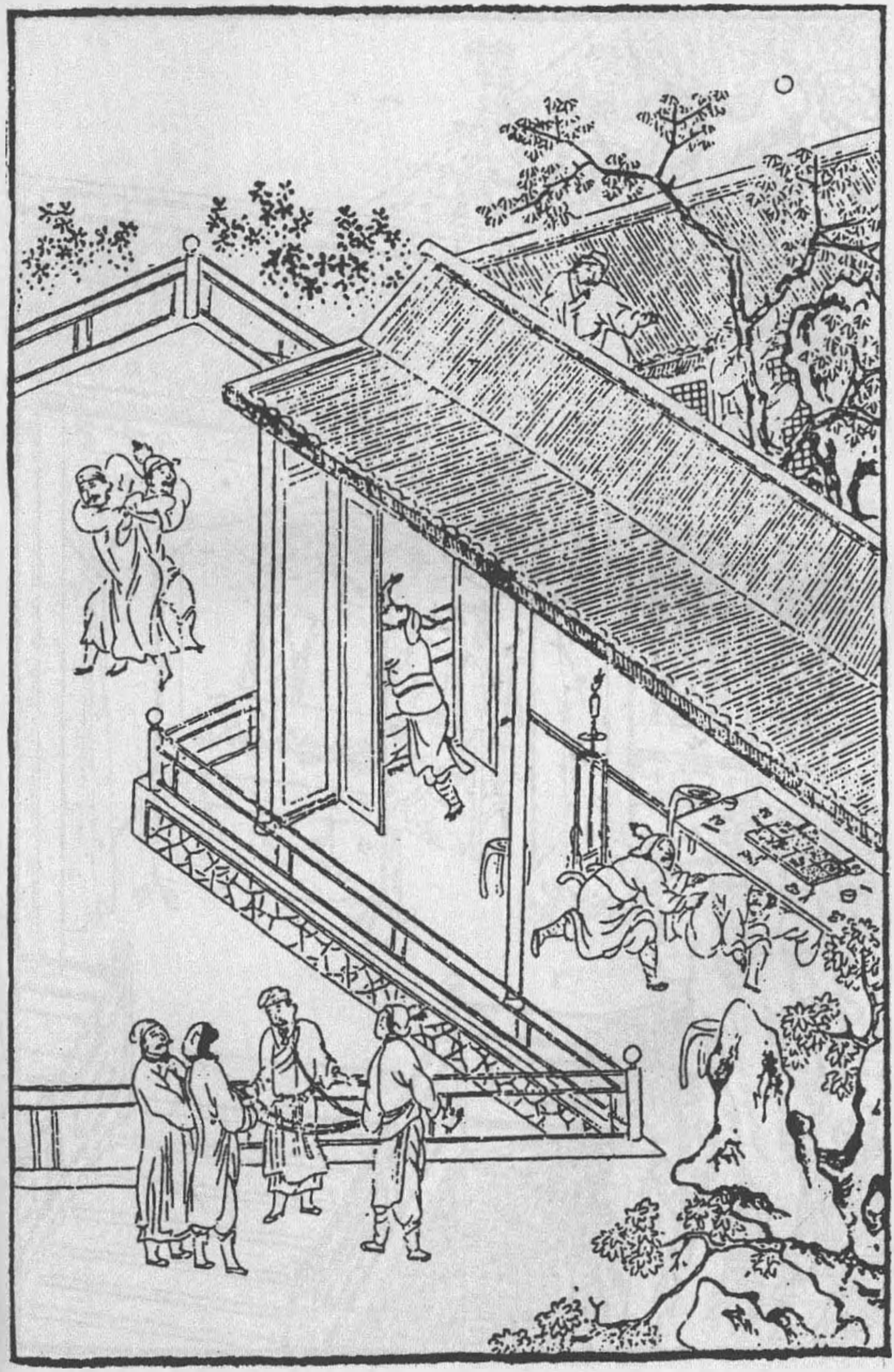
〔十七〕同上。

〔十八〕「還說驢子哩」，綉像本「還」作「且」。

〔十九〕「步行」，綉甲、綉丙本作「走行」。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此回特與金蓮出身處説報應，則西門之因果，不問可知矣。

夫李桂兒，西門之婊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氣固不必言。今忽得一人指引，即無林氏，已有差人拿訪之勢，況乎林氏囑之，爲一舉而二得乎？此西門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此，其爲願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

末找伯爵，又爲十弟兄一描。

林太太之敗壞家風，乃一入門，一對聯寫出之，真是一針見血之筆。

月兒寵而李桂姐疏，又遥與瓶兒、金蓮相映。

林氏以告引誘三官之人爲由，以通西門，然則三官賣了母，林氏又賣了子也。西門之假子自應此等人做。

西門通林氏，使不先壓倒王三官，則必不能再調，且必不能林氏請過去，西門請過來。今看他止借林氏借話，便一過入王三官求情，則三官不折自倒，而一任林氏與西門停眠整宿矣。齊家必先修身，信然。

末寫與桂姐疏淡，却是月兒告西門，引入林氏之本意，西門在其局中矣。

詞曰：〔一〕

香烟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𨅬，鳳顛鸞倒。　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小。緣不小，最開懷處，蛾眉淡掃。

右調〔憶秦娥〕〔二〕

話説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説：「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内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説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張評】又大書蝶使。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張評】説出許多，卻不是這一家。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張評】便連三娘説出。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椿事兒央及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説：「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路兒，〔三〕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張評】太太下從不連，吊在那裡

【繡像本評】此等事是伶俐人會做。

四字，太太不堪。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知道！」(四)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張評】太太有營生，奇矣。營生，又有這營生，又奇。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裡去，許多伴當跟隨，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張評】爲人做人，人如此可嘆。魯莊公惡得無罪哉？他怎在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户，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紬段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没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張評】妙。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能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猢猻兒，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張評】一綴蝶使。於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

【繡像本評】進言之巧，立說之妙，一毫不露本意而竟爲之，地（的）是女陸何。

【繡像本評】向富貴家亦必先及勢利，甚矣，勢利之不可已也。

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

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張評】細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張評】即以此入，利口可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纏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張評】情景逼真。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張評】漸漸說入矣。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張評】補出不堪。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段子鋪、生藥鋪、細絹鋪、絨綫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

【繡像本評】頓及此物，意想不到。

【繡像本評】《書》云：「四海困窮。」「四海」二字，絕妙歇後語。

爛成倉，【張評】此處將西門財勢一總。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户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張評】又將色字一總。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張評】罵盡。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張評】蘊藉。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户。」【張評】反說，妙甚。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模亂，情竇已開，便向文嫂兒計較道：[五]【張評】計較，妙。「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

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兒。【張評】簾子，綵不錯。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張

評】走的又妙，活是媒使。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疏財，風流博浪。說得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細段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六〕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張評】一笑。後門，一。他後門傍，【張評】後門，二。有個住房的段媽媽，【張評】斷林入路之處，故用段媽媽也。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張評】寫出蜂媒。

【繡像本評】「後門首扁食巷」，好美名。

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叫了兩個唱的。〔七〕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張評】有月兒在，然則月兒蓋十九日之月，上遲而落速也。帶着眼紗，繇大街抹過，巡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上燈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張評】後門，三。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招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張評】後門，四。開門閉户。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窩。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彈門，【張評】彈門。連忙開門。【張評】開門。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張評】後門，五。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

【繡像本評】若在金蓮房中，怎得精神培養？

【繡像本評】可畏哉！

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張評】又插對門。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張評】細。一路寫得隱僻之至。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張評】後門，六。上了拴，繇夾道進內。【張評】夾道。轉過一層群房，【張評】窠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張評】便門卻是三官娘子住者。這文嫂輕敲敲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裡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頒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張評】可憐。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張評】可憐一筆。迎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張評】一筆。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繡乙本評】未必。【張評】祖宗之心如此，可憐，可嘆！報國勳功並斗山。」【張評】三筆。用三大筆突兀寫來，令人不堪回首舊功勳。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響，【張評】細極，是市井暴發人初至勳銘家者景像。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張評】先有見西門慶身材凜凜，一表人物，頭戴白段忠靖冠，【張評】又映瓶兒。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腳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

【繡像本評】善喻。

【繡像本評】進來豈遂不看？可笑。

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没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鵪鶉，也是個快鬪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張評】出去。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張評】進來。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内拜見哩。」於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氈毹鋪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繡榻則斗帳雲横，錦屏則軒轅月映。【張評】寫盡房中，不是西門家市井氣。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紬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襴裙子，老鸛白綾高底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内施秘的菩薩。【繡甲本評】寫得出。【繡乙本評】妙偈。有詩爲証：

雲濃脂膩黛痕長，蓮步輕移蘭麝香。
醉後情深歸綉帳，始知太太不尋常。【繡乙本評】深思哉！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八〕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張評】儀門閉上。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張評】角門關了。一路寫門戶緊嚴之甚。一個小丫鬟名唤芙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

【繡像本評】兩下不同而言，真雅啓齒。文嫂就中點撥，的的能人。

【繡像本評】名節在此而不在彼，此輩藉口往往而然，真欲嘔死。

依？」【張評】開場未有央人情，請來內室央者。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張評】御用林氏接說。「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張評】自說，妙。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張評】句合攏。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

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攏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繡像本評】不必。「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

【綉像本評】如何不害，此着？

就是了。」【張評】便引再調。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傍邊銀燭高燒，〔九〕下邊金爐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張評】又映月兒。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揑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欵啓朱脣，【張評】反是婦人啓脣。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鴛枕橫牀，鳳香薰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張評】一路用錦綉語，是襯招宣家也。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梵僧藥。〔十〕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張評】反是婦人先摸。西門慶亦摸其牝户，彼此歡欣，情興如火。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

縱橫慣使風流陣，那管床頭墮玉釵。

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場。【張評】造孽者只圖「儘力」二字。纏至更深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柳困。【張評】四字不堪。兩個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婦人欵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

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張評】緻角門。文嫂先開後門，【張評】緻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

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張評】亦偶如畫。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閒、聶鉞兒、向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並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小張閒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張評】可知上回一喝之妙。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閒、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張評】又是丁二官舊套。桂姐一家諕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裡的人，亂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鴇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

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閒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辰，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響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拉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

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裡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張評】夏龍溪一邊事，又在隱約之間。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那裡，【張評】特與杏庵一對，又爲林氏老景一描。打聽打聽消息去。他那裡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上來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纔起身回家。

卻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裡藥綫，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那裡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裡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

【綉丙本評】一路敘致疏落，有要沒緊，情事又逼真。

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鬭虎傷，苦了小獐。」小張閒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閒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於是逕入構欄，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鐵桶相似。【張評】如畫。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閒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張評】如畫「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

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裡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摟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爲你打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倘在櫈上聲疼叫喊。【張評】如畫。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

【綉像本評】因禍患爲取利之媒，此輩甚得塞翁之意。

【綉像本評】不若令堂更爲切貼。

【綉像本評】請「王三官」，因何說「他」？大爲不解。

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閒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癩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

王三官諕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張評】可笑。直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他也不肯來。」【張評】淫婦可恨。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聲只叫：「文媽，【綉乙本評】有景。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綉乙本評】妙，有景。說道：「文媽，你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張評】如畫。他娘道：「也罷，你使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二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

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張評】後門又出。西門從此入三官家，三官亦從此至西門家，奇絶。他就便也不知道。」

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莊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略坐坐兒。吃打受駡，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聽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恁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張評】卿等正爲貪吃酒肉，惹出禍來。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擴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

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邊大酒大肉吃着。

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張評】後門，二。步行徑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嫂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十一)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道：「眷晚生王寀頓首百拜。」(十二)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十三)然後纔開大廳槅子門，【張評】出。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張評】寫出矜人之態。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尊便，小侄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侄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侄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繡像本評】當云「小兒」，豈止「小侄」。

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侄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座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繡乙本評】賢稱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侄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

【綉像本評】螳顧而雀攫，事有類然。不可不爲設險者一惕。

弁一派之臣，寬恕小侄無知之罪，完其廉恥，免令出官，則小侄垂死之日，實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閒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侄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裡去攪擾？」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侄，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服不好送的。」【張評】畫。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十四〕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裡差人拿去。」

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繇分說都拿了，帶上鐲子。諕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閒道：「大爺教導的是。」【張評】可嘆。

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並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張評】可

唉，纔替他稟。衆人不免脱下褶兒，並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説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前。〔十五〕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嚇詐去？實説詐了多少錢？若不説，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説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閒等只顧叩頭哀告道：「小的每並没嚇詐分文財物，只説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説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每並没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説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扠出去！」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繡像本評】又可寒心，此輩不可不存。【繡像本評】雖出私意，卻是至論。

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那場事，【繡丙本評】應出，細。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張評】心事暢然而來不想有個底腳裡人兒又告我説，教我差幹事的拿了這干人，到衙

【繡像本評】此爲世人說法也。讀者當下須猛省。

門裡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許他幾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没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扎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張評】作者做林氏、三官本意。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張評】卿如何知？又與審韓二、說愛姐一樣漏空。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裡嫖。算今年不上二十歲，〔十六〕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張評】點明，犀快。

正擺上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裡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没有？」【張評】有心。西門慶道：「事那日没有？」【張評】亦有心。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閒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

【繡像本評】混賴得奇，恐傷應二之心。

【繡像本評】一味調舌，微帶三分譏刺，兔死狐悲，理之固然。

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張評】妙。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閒事！」西門慶道：「只怕是京中提人。」【張評】反問，妙。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諕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張評】妙。如見其面，如聞其聲。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繡乙本評】出。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張評】一句是伯爵後日負心定評。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驢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張評】爲自己地也。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張評】總是奉承，微帶怯意。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腳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並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

【綉像本評】當以老尊自居。

【綉像本評】較結拜時，交情何似？

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唬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張評】有何可驚？見招宣府不容易如此也。「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張評】寫其喜極。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百拜。」〔十七〕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的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張評】十兄弟又冷去二個。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張評】月兒本意。就疏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

文禹門云：此回令人不願看，不忍看，且不好看，不耐看，真可不必看。此作者之過也。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憶秦娥〕。

〔二〕〔右調憶秦娥〕，綉甲、綉丙本無。

〔三〕「尋個路兒」，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路」均作「方」。

〔四〕「我怎得不知道」，綉像本作「我怎不得知道」。

〔五〕「計較」，綉像本作「較計」。

〔六〕「爹明日要去」，「日」，綉乙本作「自」。

〔七〕「叫了兩個唱的」，綉像本「叫了」作「席上」。

〔八〕「林氏就往下邊」，「往」，綉像本作「在」。

〔九〕「銀燭」，綉像本作「絳燭」。

〔十〕「梵僧樂」，綉像本作「胡僧樂」。

〔十一〕「二錢銀子」，綉甲、綉丙本「二」作「三」。

〔十二〕「頓首百拜」，綉甲、綉丙本無「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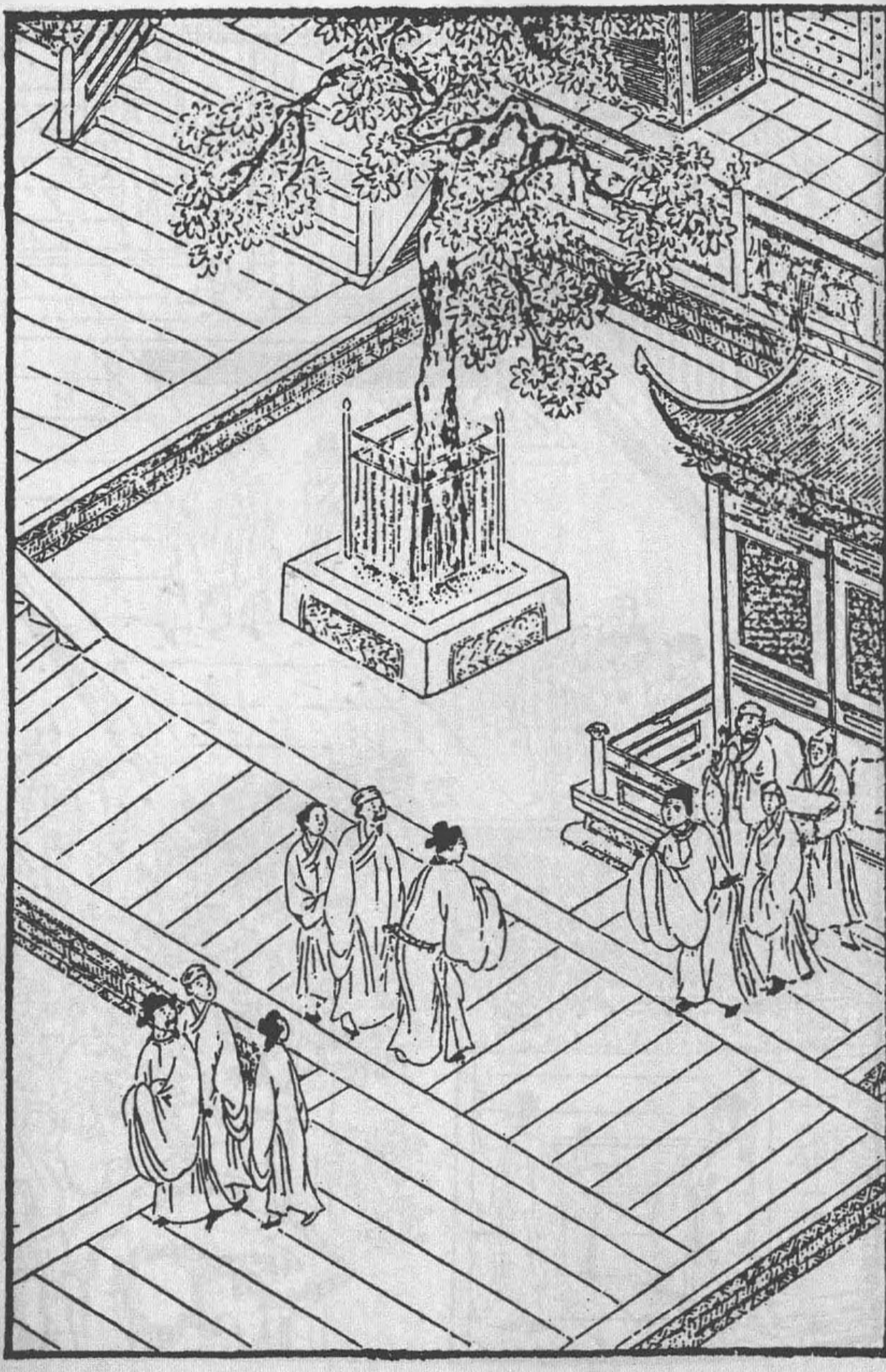
〔十三〕「問了回話」，「問」原作「回」，誤，今據綉像本改。

〔十四〕「還帶上眼紗」，「還」，綉乙本作「來」，從上句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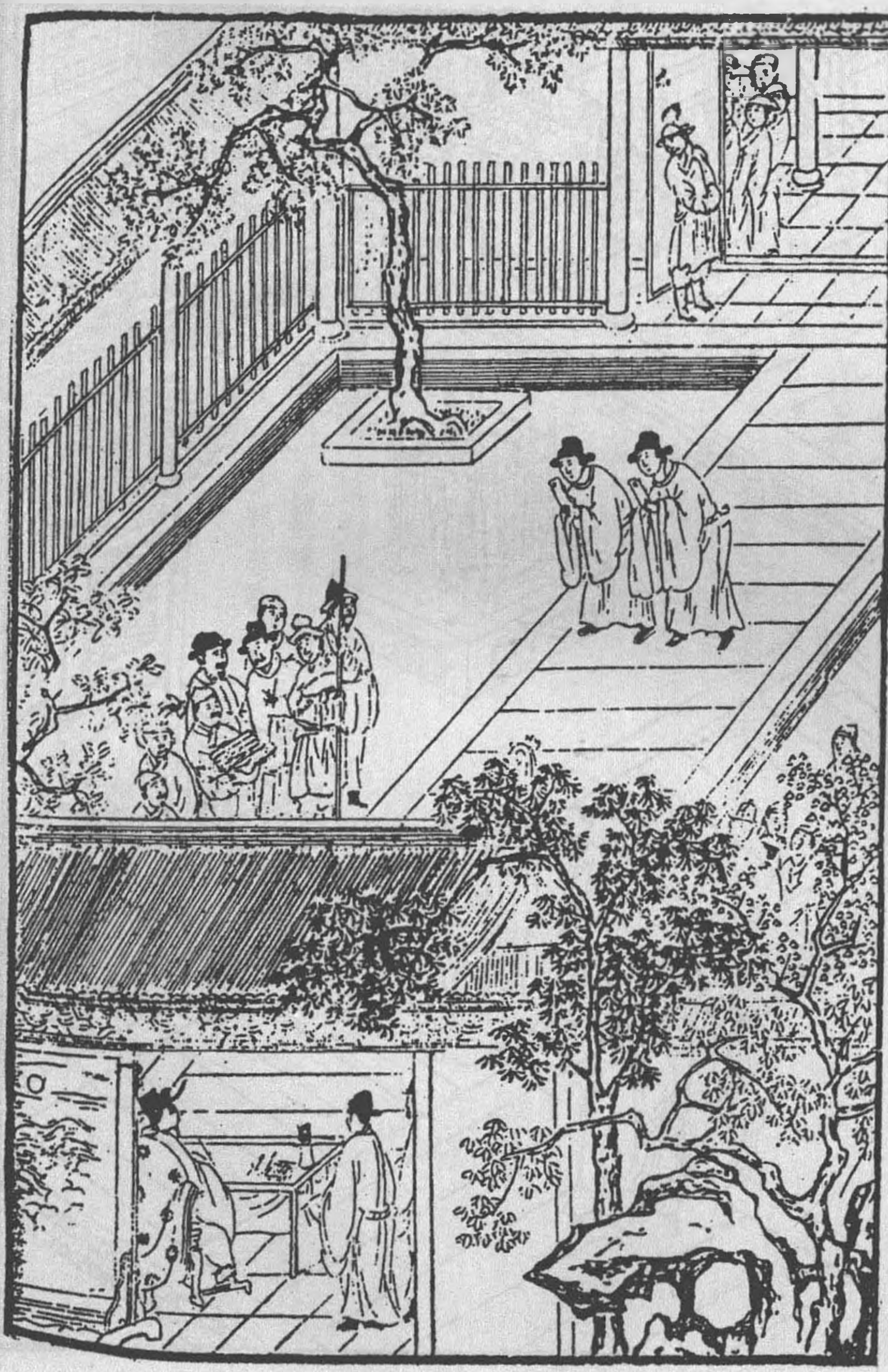
〔十五〕「廳前」，綉像本作「廳下」。

〔十六〕「算今年」，「算」，綉像本作「弄」，從上句讀。

〔十七〕「頓首百拜」，綉甲、綉丙本無「百」字。



第七十回　老太监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参太尉



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於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歷叙運艮峰之營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又入何太監、何永壽，見何者不可苟延歲月，而必以財色速之也。夏延齡、何永壽，又特爲西門下針砭也。夏延齡，實始終金蓮者也。蓋言蓮茂於夏，而龍溪有水，可以栽蓮，今夏已去而河空流，雖故址猶存，韶光不是，眼見芳菲全歇，惟殘枝敗葉，搖漾秋風，支持霜雪耳。故賁四嫂必姓葉，而帶水以戰情郎。且東京一回之後，惟踏雪訪月而葉落空林，景物蕭條，是又有賁四嫂、林太太等事也。此處於瓶兒新死，即寫夏大人之去，言金蓮之不久也。用筆如此，早瞞過千古看官。我今日觀之，乃知是一部羣芳譜之寓言耳。

接連二本，又與曾御史、與蔡京本相映。

太監引酌，又幾乎排擠翟管家矣，看其用筆處自見。

此回寫一太尉，夾叙衆官，止覺金貂滿紙，却不一犯手重複；又止覺滿紙奸險，不堪入目之態，宋末固應如此。寫出太尉獨謝何永壽之禮，則太監之勢可知，則西門附太監之榮又可知，總是以客形主也。

寫西門自加官至此，深淺皆見，又熱鬧已極，蓋市井至此，其福已不足當之矣。

此回寫諸官員，真有花團錦簇之妙。

詩曰：〔一〕

帝曰簡才能，旌賢在股肱。
文章體一變，禮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賓門鵷鷺登。
恩筵過所望，聖澤實超恒。

話説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絶不題。【張評】寫月兒總爲此一句，今後有月無花矣。其冷爲何如？卻説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户處打聽消息，〔二〕林千户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略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厢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户、鎮撫等官，各挨次格，〔三〕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於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喙。但恩成賞罰，〔四〕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户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

宜加獎勸，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户西門慶，才幹有爲，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張評】何處人來？雲峰之力。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户所正千户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職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張評】虛陪一人，妙。副千户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五〕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罷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張評】去者反謝恩，可痛，可痛。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户掌刑，心中大悦。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張評】如畫。於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張評】可笑。奉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内，奠安艮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悦。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道至意。〔六〕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毁壩閘，着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七〕完日還差内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彦、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内庭，勳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彦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禮。蔡京還蔭一子爲殿中監。國師林靈素，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謀略，〔八〕實與天通，加封忠

【繡像本評】慶實如此，可想朝廷法紀。即此可爲綱目補遺。

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神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神玅先生。〔九〕朱勔、黄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勔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爲金吾衛正千户。內侍李彦、【張評】一陪。孟昌齡、【張評】二陪。賈祥、【張評】三陪。何沂、【張評】主。藍從頤【張評】四陪。又是藍氏之叔，然則亦主也。着直延福五位宫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侄一人爲副千户，俱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禮。【張評】以上京職。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濛，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祗迎神運千户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張評】此一人主也。田九皐等，各陞一級。【張評】以上外職。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校尉昌玉等，【張評】以上內侍之首。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其妻指日在於掌握。【繡乙本評】可惡。【張評】可畏。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衙經歷司差

人行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節見朝謝恩，毋得違誤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即收拾行裝，備辦贄見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轎馬，排軍抬扛。【張評】詳。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張評】略。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户，千户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意急欵搖青帳幕，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張評】點相火。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樸，名閒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使不見相知了。」崔中書道：

【繡像本評】此見人有體面

「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張評】一段下處。

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禀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敘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張評】一段太師府。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禮。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艮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十〕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誤了你每勾當。遇老爺閒，等我替二位禀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張評】看他以下呼親家。翟謙因問：「親家那裡住？」【張評】[illegible] 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

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欵留，令左右又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張評】三。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張評】四。你同不得夏大人。【張評】親熱。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陞的副千户何太監侄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張評】五。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張評】六。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張評】七。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説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説：「親家，前日我的書上【張評】八。那等説，(十二)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説了？【張評】九。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張評】林千户綫也。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説，要將他情願不管鹵簿，仍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和朱太尉説了，要安他侄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張評】十。不撐下去了？」慌得西門慶連忙打躬，説道：「多承親家【張評】十一。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説，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

【綉像本評】照應。

【綉像本評】包苴賄賂如此，尚有法守乎？

些便了。」【張評】十一。西門慶千恩萬謝，【張評】一段崔管家。與夏提刑作辭出門。

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裡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莽衣，頭戴三山帽，腳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張評】看他呼大人，一。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相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張評】二。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十二〕蒙萬歲爺爺恩典，將侄兒何永壽陞受金吾衛副千户，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張評】三。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於是敘禮畢，讓坐。家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筯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盃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張評】四。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餚饌褻瀆大人，【張評】五。且吃個頭腦兒罷。」〔十三〕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太監於是滿斟上一大盃，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侄兒年幼，不知刑

【綉像本評】妙語，非老太監不能道。

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張評】六。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十四〕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侄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的一腿。【張評】是太監話。恐有不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張評】七。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臺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張評】八。在那裡？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盃，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張評】九。他還等着你一答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張評】一段何太監。

於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張評】一段兵部。比及到本衙參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並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張評】一段本衙。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裡肯，定要同行。西門慶提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

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張評】即接入。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

二人歸到崔宅，【張評】夾寫夏公。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贄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張評】何、夏二對，正刺西門慶也。西門慶看見，(十五)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於廳上，何千户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張評】有藍氏在內。趨下堦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廳上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户忙還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實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顧，蓬蓽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户道：「學生賤號天泉。」【張評】四泉市井也，天泉則河矣，相映不堪。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

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就要奉謁長官，不知反先辱長官下顧。」何千户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說畢，何千户道：「咱每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户道：「既是如此，咱每明早備禮進了罷。」於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户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鑲玉絛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張評】止寫何千户。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張評】是崔管家囑後。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張評】又次日。早到何千户家。何千户又預備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餐一頓，【張評】是西門作客而何家爲主。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餽送賀禮並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候。【張評】一總。何千户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張評】單寫二千户。差人打聽老爺道子嚮，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張評】一映。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張評】又一映。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纔遠

遠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明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荊山白玉，懸掛太保牙牌，黃金魚鑰，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擺開，喝的肅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鼕鼕鼓樂響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官，【張評】先提明六太尉。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户，都各備大禮，治酒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張評】一緊。忽然一聲道子響，【張評】又一開。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張評】一個。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張評】一個。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張評】一個。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侄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戴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張評】六個。各家都有金幣禮物。【張評】一總。少頃，

【綉像本評】一路寫得威儀顯赫，可見勢利不可一刻無。

裡面樂聲響動，衆太尉插金花，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堦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潭潭相府。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磤礧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里。那裡解調和燮理，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談笑起干戈，真個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一六〕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輦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排優，朝上箏纂、琵琶，方響箜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張評】奸臣試想。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張評】方入。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當廳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張評】賓客一行。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户等官，各具手本呈遞。【張評】內屬一行。然後纔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張評】外屬一行。西門慶與何千户在第五起上，抬進禮物去，管家接了禮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堦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敞廳，上面朱紅牌

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階，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户，怎的又叫你家大監送禮來？」【張評】單言太監，妙。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付。」這二人齊聲應諾。〔十七〕左右喝：「起去！」繇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抬担出來。【張評】如畫。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張評】又找一個。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户閃在人家門裡觀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十八〕俱是紅玉帶，八轎而至。〔十九〕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户走到僻處，呼跟隨人扯過馬來，〔二十〕二人方騎上馬回家。〔二十一〕【張評】上生日寫太師是個太師，此寫太尉又是個太師及此等太尉，方有此等上壽進見者矣。正是：

權奸誤國禍機深，〔二十二〕開國承家戒小人。〔二十三〕

文禹門云：此一回西門慶赴東京，比上次又不同，開了許多眼界，見了多少場面，添了些諂媚伎倆，長了些驕傲神情。雖花了許多銀錢，却學了乖亦不少。

竊嘗謂都會之所，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敗壞人材。五方雜處之區，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精也。每見外省聰明子弟，倜儻文人，其言談舉動，未嘗不佳，而總覺帶些土氣，往往中等之質。到京盤桓數月，其氣象便

迴然不同。但觀曾會試舉人與不曾會試舉人，不但字法一變，文法一變，即五官亦有異也。然久於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質者，蓋罕。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林千户處打聽消息」，綉甲、綉丙本無。

〔三〕「各挨次格」，綉乙本「次」作「咨」。

〔四〕「恩成賞罰」，綉像本「成」作「威」。

〔五〕「皆在行伍」，綉乙本無「伍」字，綉甲、綉丙本無「行伍」二字。

〔六〕「副朕事道至意」，「道」，綉像本作「玄」。

〔七〕「即行修理」，綉甲、綉丙本「即」作「部」。

〔八〕「北伐謀略」，綉像本作「北伐虜謀」。

〔九〕「加淵澄神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神妙先生」綉像本兩「神」字皆作「玄」。

〔十〕「今日」，綉乙本作「今月」。

〔十一〕「那等説」，綉像本作「那等寫了」。

〔十二〕「昨日」，綉乙本「昨」作「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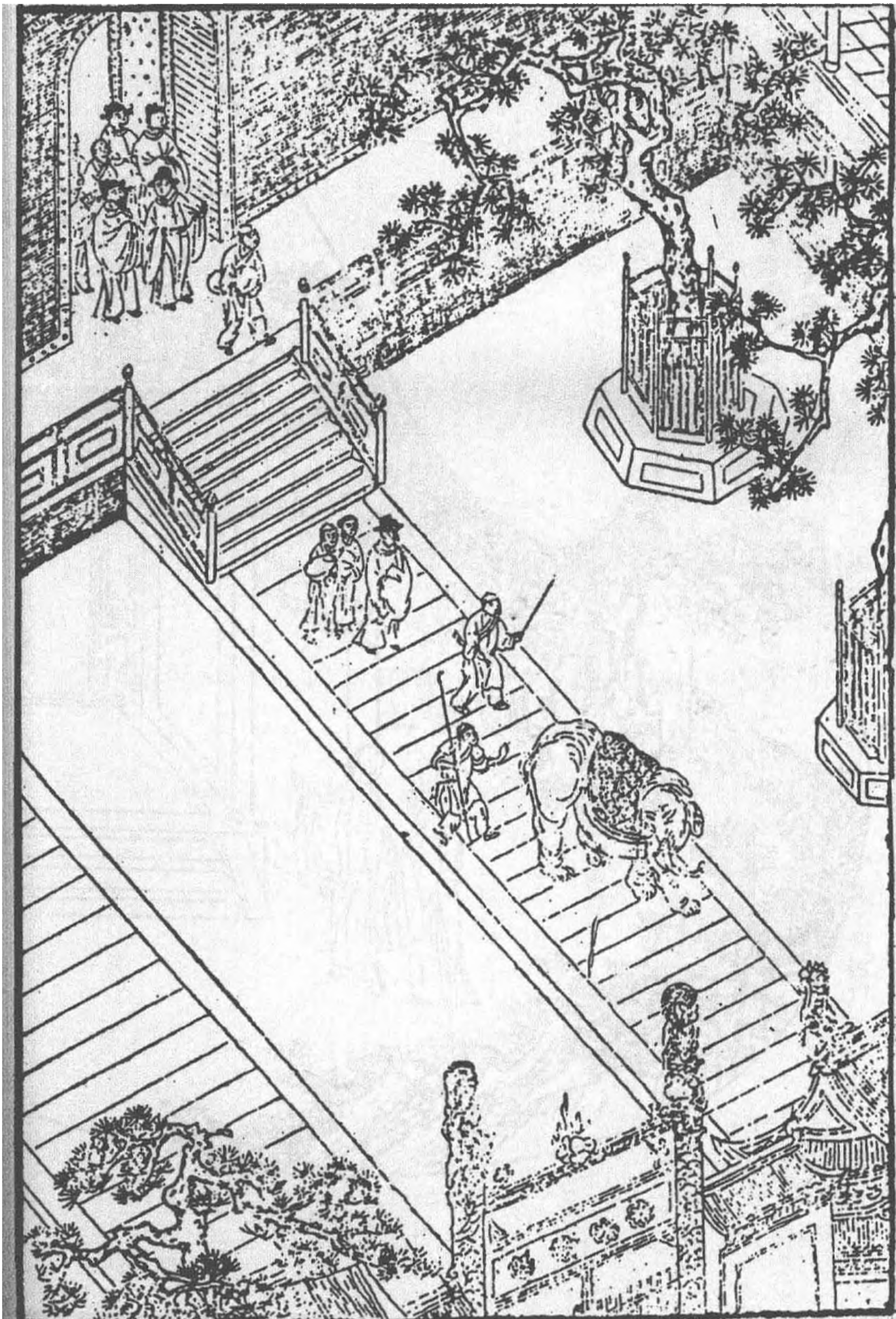
〔十三〕「吃個頭腦兒」，綉甲、綉丙本「個」作「酒」。

〔十四〕「凡事教導他教導」，綉甲、綉丙本無後「他教導」三字。

〔十五〕「看見」，綉像本作「看了」。

〔十六〕「江南淮北」，綉像本無「北」字。
〔十七〕「來衙門中領劄付，這二人齊聲應諾」，綉像本「付這」二字作「赴任」，從上句讀。
〔十八〕「高俅」，綉甲、綉丙本作「高林」，誤。
〔十九〕「俱是紅玉帶八輪而至」，綉像本作「俱大紅玉帶坐輪而至」。
〔二十〕「扯過馬來」，「扯」，綉甲、綉丙本作「拉」。
〔二十一〕「回家」，綉像本作「回寓」。
〔二十二〕「權奸」，綉甲、綉丙本作「邪奸」，綉乙本作「二奸」。
〔二十三〕「開國承家戒小人」，此句下綉像本又有「逆賊深誅何足道，柰何二聖遠蒙塵」。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此回托夢，方結住瓶兒。下回雖時復照應瓶兒，乃是點染，非真結也。此回瓶兒已結，看其寫袁指揮家使兒。

篇末寫風。夫前酒令內寫風花雪月，但上半部寫花寫月寫雪，並未寫風。今一寫風而故園零落矣，故特特寫風，非尋常泛寫也。然而此書亦絕，一筆無泛寫之筆。

此書以玉皇廟、永福寺作起結，而以報恩寺作關目。今忽寫相國寺、黃龍寺，蓋爲前後諸寺作點睛也。

寫何太監送飛魚衣，真是末世無禮之極。

寫朝散，止用十二象不牽而自走，使將朝散寫得活現，真是一筆勝人千萬筆。

上文參太尉，此回引奏。一篇冠冕文字，偏又夾入瓶兒托夢，王經解饞，真是矯健，不由人意料處。

上回已極力寫太尉，此回若再寫朝儀復參，便嚼蠟矣。故止用知印拿印牌來一照，便生動之極。且隨手收拾，止用「又過一夕」、「又掛了號」、「又辭了翟管家」，使上二回無數文字，三「又」字一齊收拾乾淨，真是史中妙品。

朝見必用拜冬，又映瓶兒十月死期；又出改重和元年，映西門明年正月死期也。

又重和元年，直照開講「政和年間」四字，是一部書大照應、大起結處。蓋政和叙起「熱」字，重和接寫「冷」字，一百回大書，固應有許多對照關鍵也。

又春梅，下半部書之樞紐也，故必寫拜冬，一陽生而梅花之消息動矣，故下文即頻以玉簫吹之也。

自前回至此回，寫太尉，寫衆官，寫太監，寫朝房，寫朝儀，至篇末忽一筆折入斜陽古道、野寺荒碑，轉盼有興衰之感，真令人悲涼不堪，眼淚盈把。然黃龍寺又寓言起風之源，言西門精髓將枯，腎水已竭，不能生此肝水，血不聚而風生黃龍之府，四肢百骸將枯朽不起矣。故下文西門死，必云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蓋爲此也。泛泛觀之，烏知其寓意之妙？然則相國寺，又相火之寓名歟？僧名智雲可知。

寫設朝是一番筆意，散朝是一番筆意，總非小子輩所能夢見。

永福寺衆人託生，乃於此處先輕輕提出一袁指揮，真是雲外神龍，忽露一爪，令人不可擬議其妙。

詞曰：〔一〕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裡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點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右調〔蝶戀花〕〔二〕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户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户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三〕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户令手下把馬環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於是并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擡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户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

【綉像本評】內臣心性口角，如聞如睹。

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户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户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户道：「家公公使出來。」

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絛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綉甲本評】禮應如此。但有託與他，焉得受禮。【張評】三字妙。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户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得。【張評】加二字更妙。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侄便能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能，能！我閣老位兒傍坐能，教做官的的陪大人就是了。」【張評】活跳。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於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綉乙本評】酷肖。【張評】一絲不錯。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只一倒。【張評】是太監倒炭。廳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能。」西門慶道：「學生裡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價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先生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

【繡像本評】淡淡一語，寫出名分之爛。

【繡像本評】的是內相口中話，一字挪移不動。

【繡像本評】西門慶處世情亦頗在行。

「大人只顧穿，怕怎的！【張評】可嘆。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張評】更妙。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户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繡乙本評】此內相家所必有。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繡甲本評】映後同往一事。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裡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盃，安在何千户並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張評】以上皆吹打時所說者也。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張評】又是宋朝，總見寓言也。又點冷意。

唱畢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並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裡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饑。」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饑！學生回去歇息歇息，

【綉像本評】世情即是道理，信口説破，覺崔公書門，孟嘗唾面，俱見之晚也。

明早還要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兒裡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强如在別人家。」【張評】纔留住，有層次。西門慶道：「在這裡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相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四〕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偶戲衙門。【綉乙本評】是道語。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張評】爲西門日下說法。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裡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綉乙本評】愈淺愈真。【張評】官場大底如斯。難怪於你。」不繇分說，就打發玳安並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

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闊，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能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那裡，就有個歸着了。」

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張評】要房子是搬行李去後的話，故再着玳安去也。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裡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憨錢，治的莊田。千年房舍換百主，【張評】西門聽者 一番拆洗一番新。」【張評】可嘆 何太監聽了，喜歡道：「你是那裡人？

【繡像本評】此

數語何足喜？而何太監喜之，所謂內臣心性也。【繡像本評】天下事皆有如此做，何患叢挫？【繡像本評】只就時刻寥寥數語，而皇家氣象宛然。

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没個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個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張評】固是太監性，卻亦爽快。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張評】亦大爽快。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張評】何成可慶？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没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户進後邊，打點出一十四錠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張評】亦發爽快。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賫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

【繡像本評】以瓶兒之事，死見子虚於地下，方且慚愧，謝罪改過不遑，乃猶眷眷西門慶，與子虚爲仇如此。可見淫婦人一種癡情，雖鬼神亦無如之何矣。【張評】必用瓶兒夢中點出子虚等事，妙筆。

説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户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張評】無一懈筆，是好入夢之地。房内絳燭高燒，篆内香焚麝餅，十分幽雅。何千户陪西門慶叙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

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張評】是好夢因。况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張評】先插一句。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床，靸着鞋襪，悄悄啓户視之，【張評】與瓶兒夢子虚，一絲不錯。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妝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黄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於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説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裡？」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説，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張評】一向未搬，卻在何處？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於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張評】蛟龍未盡，猶得折黄金，今乃爲造釜者所用，則瓶已消蝕久矣。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屬付西門慶道[五]：「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害於你，【張評】映後。千萬勿忘！」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畫，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

【繡像本評】寫夢境可謂幽冷有致，卻又帶夢遺，發一笑。文心遊戲處，決不爲筆墨縛束。

【張評】必如此實描，見後文臨死黑影一撲，印正夢語。不言可知爲子虛、武大之魂。若云搗

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張評】寫得恍惚之甚。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窗，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張評】的是夢境初回。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玉宇微茫霜滿襟，疎窗淡月夢魂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户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户又早出來陪侍，吃了薑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張評】寫未見朝班者。何千户道：「家公公從五鼓就進内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户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内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户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繡乙本評】忽插一閒人，妙。【張評】相火也。與《水滸》寫得若斷若連，故妙。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釜巷所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荳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此袁指揮家也。」【張評】已結住瓶兒。袁者，遠也。遠遠指示，令人深省也。西門慶於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待出門拜人，【張評】寫俱是初入

鬼，固是寫夢；若云報應，又是分明不爽，與上文寫潘道士遣將一樣巧滑筆法，特遇牛鬼蛇神。此等筆力，蓋進乎《艷異》之上矣。

京。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上，就說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原價。果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裡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户家。何千户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户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

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裡翟爹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裡，崔老爹使他這裡來了。」【綉乙本評】周密。於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張評】有何家，恐冷落翟家，故又照管都到。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裡去看看愛姐，

【張評】早爲道國安根。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手。」西門慶道：「單單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綉乙本評】西門慶做事心頗細。【張評】愛姐消息已動。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裡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豬、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户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

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張評】爲道國生心之由。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户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廳敘禮。何千户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户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張評】細。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敘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户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貼兒，〔六〕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户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户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

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床，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繡乙本評】味好淫。【張評】又是書童之續。正是：不能得與鴛鴦會，且把紅娘去解饞。一晚題過。

到次日，起五鼓與何千户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禁中環珮響珊珊。
欲知今日天顔喜，遥睹蓬萊紫氣皤。

少頃，只聽九重門啓，鳴噦噦之鸞聲；閶闔天開，睹巍巍之袞冕。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七]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須臾鍾響，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張評】可以作聖之心。才俊過人；口工詩韵，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張評】可以作聖之才。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佛如金陵陳後主。【張評】先後不倫，用筆刻甚。當下駕坐寶位，靜鞭響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即位二十禩矣，[八]艮嶽於兹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響，袍袖列風生。視之，乃

【繡像本評】稱堯眉舜目，忽扯到孟商王、陳後主，又似贊又似譏，可見敗亡之主，何嘗不具聖人之姿？即孟

子所謂「堯舜與人同」之意。【綉像本評】據頌所稱，過於《賡歌》遠（邈）矣。而然乎？否乎？可悟。國家一聞此便非好消息。

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階，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叠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於吳闕，【綉內本評】即好頌語，亦覺無謂。絳宵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九〕謹獻頌以聞。」〔十〕【張評】以艮嶽慶成加封故也。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爲重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張評】詔明改元重和，以便詔西門慶之旌。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勔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改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於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回。〔十一〕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張評】二句十字，將散朝便寫得十分圓滿，千古史家學不來者。鎮將長隨紛紛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爹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

了。【張評】一者寫蔡太師，二者省得妙甚。

西門慶與何千户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張評】又省一筆。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張評】細。又拜辭了翟管家，【張評】細。又省一筆，行文便如雲散水流，匆匆明簡之甚。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户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户：「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張評】豈知西門氏反將來請教，寫得人心一時冰冷。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張評】有春梅、郁二姐在内。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張評】有林太太在内。暮雪東雲迷晚渡。【張評】有薛嫂等在内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張評】二句，一篇《行路難》。比及剛過黄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綉乙本評】略處偏詳。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張評】明說寫風之由。卒律律寒飇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揚砂昏慘慘。刮得那大樹連聲吼，【張評】所爲空心樹矣，西門慶也。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起酆都頂上塵。【張評】二句是真風。嫦娥急把蟾宫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張評】死矣。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搖。【張評】苟延一日而已。

西門慶與何千户坐着兩頂氈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下：「快尋那裡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找尋了半日〔十二〕，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數株疎柳，半堵橫牆。【張評】風來便與花、雪、月湊成數矣。但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户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張評】脾也。相火動而脾風發也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裡坐禪，【綉乙本評】此方是真正枯禪。又無燈火，【張評】一句，將行路人便襯出忙得不堪，妙筆如此。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菓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户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爨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十三〕。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解使行人心內焦。

文禹門云：西門慶所與往來者，何太監而外，不過夏龍溪、翟雲峰、何天泉、崔中書數人而已。直寫得終日奔忙，不遑安處，真是白描妙手。而朝廷之富麗，相府之繁華，百官之趨蹌，都城之熱鬧，令人應接不暇，

又真是寫生妙手。筆墨如火如花，而歸結之破廟投宿，一鍋豆粥當飯，亦可謂冷然善也。

李瓶兒竟至東京來托夢，又指示白板門袁家，與後文小玉之所竊聽窺見者，皆爲《續金瓶梅》開路也。予幼年見有《隔簾花影》一書，吳月娘改爲夢雲娘，又有銀鈕絲、紅綉鞋等名色。前在壽州購得《續金瓶梅》，予題名《金銀玉》，與《花影》大同小異，究不知是一是二也。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蝶戀花〕。

〔二〕〔右調蝶戀花〕，綉甲、綉丙本無。

〔三〕「到家一飲」，綉乙本「飲」作「飯」。

〔四〕「做官」。綉丙本作「做家」。

〔五〕「叮嚀」，綉乙本作「叮吟」。

〔六〕「夏公又留下」，影松軒本作「何千户收下」。

〔七〕「祝畢」，綉像本作「祀畢」。

〔八〕「二十禩矣」，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矣」均作「表」。

〔九〕「激切屏營之至」，綉像本「營」作「蒙」。

〔十〕「獻頌以聞」，綉甲本「聞」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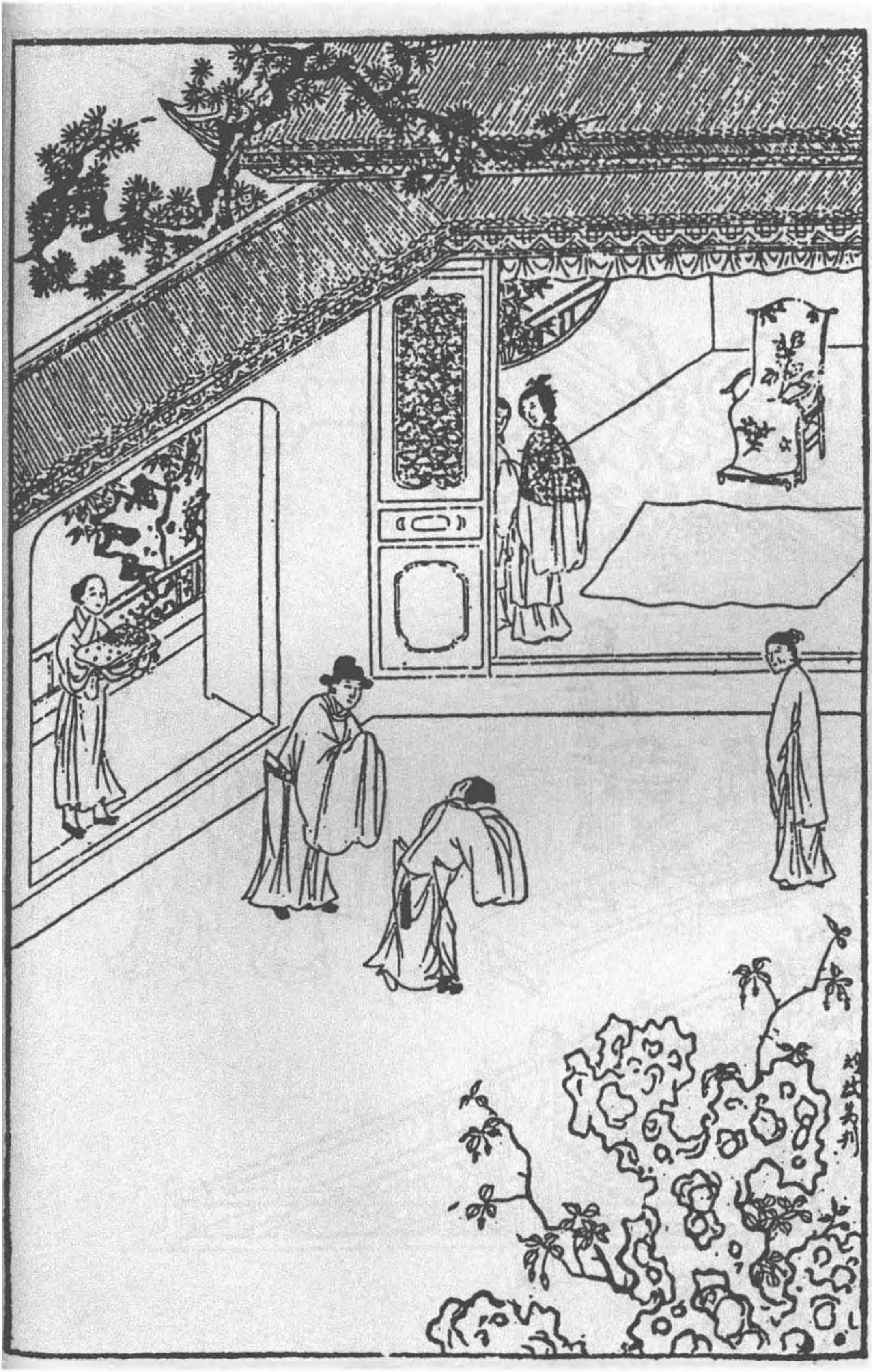
〔十一〕「兩分而回」，綉像本「回」作「出」。

〔十二〕「找尋」，綉甲、綉丙本作「抓尋」。綉乙本「找」作「折」，誤。

〔十三〕「山東」，綉像本「山」誤作「出」。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摳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摳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夫金蓮之妒瓶兒，以其有子也。今摳打如意，亦是恐其有子，又爲瓶兒之續。是作者特爲瓶兒餘波，亦如山洞內蕙蓮之鞋也。

上文寫如許諂媚之奸臣，此回接寫金蓮吃溺，真是駡盡世人。

王三官關桂姐，與西門爭衡之人也，乃一旦拜爲乾父，猶貼其母，則西門之暢意爲何如？夫天道暢矣，於是即有秋來。況人事哉？此西門將死之兆也。

西門拜太師乾子，王三官又拜西門乾子，勢利之於人，寧有盡止？寫千古英雄同聲一哭，不爲此一班市井小人哭也，其意可想。

百忙裡即收轉李銘者，爲後嬌兒拐財作地。

此回寫月娘嚴緊門户，反襯西門死後疏略，真是不堪無禮之至。

處處以玉樓襯金蓮之妒，固矣。然處處必描玉樓慢慢地走來，花枝般搖戰的走來，或低了頭不言語，低了頭弄裙帶，真是寫盡玉樓矣。

寫西門告月娘露機，爲翟管家埋怨，却用月娘幾語一襯西門疏略，一襯月娘有心也。

寫伯爵必用十二分筆，描其生動，處處皆然。又不特此回鵲叫也。

寫安忱來拜，處處在西門飲酒赴約之時，蓋屢屢點醒其花酒叢中安忱無憂，不知死之將至，正是作者所以

用安忱一人入此書之本意也。故安郎中乃念經時之木魚，必隨時敲之，方是用他得着也。

上回月娘掃雪時，諸人已全合攏，却用玉樓上壽一總，觀其酒令便知。此回安忱送梅花來，春梅將叶氣，諸人將散；又用玉樓生日一總，信乎玉樓爲作者寓意之人，蓋高踞百尺樓頭以罵世人。然而玉樓生日，特接下一回暢寫之，蓋爲清明之杏特特出落而作嫁李公子地也。

四盆花：紅白梅花，爲弄一得雙之春梅作照。茉莉者，不利也。莘夷者，新姨也。蓋不利金蓮也。

寫王三官醜絶，總是爲假子罵盡也。

詞曰：〔一〕

掉臂疊肩情態，炎涼冷暖紛紜。【張評】映晶。興來閹豎長兒孫，石女須教有孕。

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生。【張評】聲淚俱血。爹爹媽媽向何親？掇轉窟臀不認。【張評】放聲一哭。

右調〔勝長天〕〔二〕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户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張評】一句非寫此日月娘好處，乃寫西門死後月娘日夜宣卷，以生敬濟、金蓮之姦；遠出燒香，丟下許多婦女全然不顧之罪也。蓋此日西門出門，既日日上鎖，恐惹是非，豈後文寡婦守節乃反不怕是非？遠出不管門户，便寫得月娘真是第一等可殺的醜婦人。姊妹每都不出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査門户，凡事都嚴緊了。【張評】所以爲西門死後不

箴遙映也。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張評】尚不致敗露以此。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

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張評】昔日棒槌打搗鬼之時，雪夜琵琶已拚千秋埋恨。今日瓶墜簪折，如意不量，猶欲私棒槌以慰嘲，宜乎受辱。使金蓮將翡翠軒中發源醋意，至此一齊吐出，然後知王六兒打搗鬼，必用棒槌之妙也。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槌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槌使着罷了，又來要！【繡乙本評】此亦如意多事。趁韓嫂在這裡，要替爹槌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張評】秋菊一個性子。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嚛，耶嚛！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槌使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這裹脚，教拿甚麼槌？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張評】春梅使秋菊，秋菊纔來。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脚，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繇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張評】罵中一如以此言中之也。金蓮使春梅。這春梅一冲性子，【張評】春梅又一個性子。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張評】春梅又來。「那個是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張評】一語見血，所謂與金蓮一鼻孔出氣者也。如意兒道：「耶嚛，耶嚛！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裡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趁韓媽在這裡，替爹

【繡像本評】寫得巧甚，幾令如意無立脚處。

【繡像本評】如意若知局，此時

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着，就駕上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張評】金蓮又來。「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張評】只此一語。如今這屋裏就是你！【張評】又是此一語。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的？」金蓮道：「賊歪剌骨，雌漢的淫婦，還强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綉乙本評】搶白得毒甚。【張評】後吃尿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綉乙本評】心病。我也不怕！」【張評】只是此一語可知葡萄架、翡翠軒千秋之哭越矣。如意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綉乙本評】挺撞得更毒。【張評】怨恨之於人大矣哉！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張評】是醋極處，卻是痴絕處。天下有瓶兒房中雞犬皆能生子者哉？寫妒婦真寫至骨。虧得韓嫂兒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恥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裏還閒的聲喚，【張評】忙時亦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綉乙本評】又是心病。我也不怕你！」【張評】又提一個。可知惠蓮爲瓶兒前身，如意爲瓶兒之後身，此篇將前後文氣一齊串入，使看者放如箕眼孔，一齊看去，方知作者通身氣脈，不是老婆舌頭而已也。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綉乙本評】出。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

便宜轉口，何更出抵觸之言？蓋乍得主人寵，嬌喜心正盛，未經磨煉，不能一時卒平耳。

【綉像本評】瓶兒以有子擅寵，金蓮受累極矣。故今捕風捉影而即摳其腹，可謂曾經蛇咬，夢井索而懼也。讀之噴飯。

「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張評】句句是瓶兒，故妙。成起精兒來？老婦成年拿雁，〔三〕教你弄鬼兒去了！」

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張評】處處少他不得。「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卻在這裡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裡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什麼起來？」【張評】總是以閒襯忙。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張評】卻如此寫，妙絕。我在屋裡正描鞋，【張評】又找衕衕架後情景。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歪在床上也未睡着，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槌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腳槌槌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卻是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他不與，把棒槌匹手奪下了。【綉乙本評】添言，妙。【張評】妙。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槌衣服哩。』教我心裡就惱起來，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服人，俺每手裡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裡什麼兒？壓折轎竿兒娶你來？【張評】卻無老牽頭跟隨。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裡砂裡剁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恥雌漢的淫婦心里肉也掏出他的來。〔四〕大姐姐也有些不是，【張評】直自守靈夜對月娘說後，已深埋一不快之根，直至後撒潑方吐也。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為冤結仇，落後一朵朧帶還垛在我身上，〔五〕【張評】舊心事。又是打鐵棍後一恨，說來觸處皆是。所以始終文字如暗

【綉像本評】金蓮一口敘七八百言，繇淺入深，節節生枝，竟無歇口處。而其中自為起伏，自為頓挫，不緊不慢，不閒不

忙，似亂似整，若斷若續。細心玩之，竟是一篇漢人絕妙大文字。

【繡像本評】忽思前，忽慮後，忽恨張，忽怨李。金蓮一腔癡妒，千古如生。

絲遞引。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没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裡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没廉恥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裡去了，還在那屋裡纏！但往那裡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裡一似嚼蛆的，不知說些甚麽。【張評】補出恨語，亦是暢語。到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該丫頭遞茶，許你去撑頭獲腦雌漢子？【張評】或亦漢子有撑頭獲腦之物，勞卿照管也。爲什麽問他要披襖兒？没廉恥的便連忙鋪裡拿了紬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没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裡燒紙去，見丫頭、老婆在炕上撾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道：『這供養的匾食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扠進去，諕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張評】又補一事。什麽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張評】卿非活人妻乎？特能弄活爲死耳。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管好歹的都收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裡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没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張評】必須結到此。此是舊恨。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粧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張評】又結到此。此是後事。那玉樓聽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張評】總是反襯。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麽不曉得？雪裡埋死

屍，自然消將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没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六〕他不攛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繡乙本評】揭條得妙。【張評】乜青布衫，卿未穿耶？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張評】卿來西門家幾年矣。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繡乙本評】又說到心病。【張評】又結到此，總是點水歸源。一腔心事如畫，方是描神之筆。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到且是有權屬。」【張評】扯淡得妙。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遣誰繫〔七〕，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舀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内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休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況馱垜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張評】精已泄盡矣。夜晚連燈火也没個兒，只吃些豆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

【繡像本評】

陣風便刮得許願，富貴人嬌脆如此。

【綉像本評】是淺人，亦是好人。

了？我在路上就許了願心，【張評】苗天秀何如？到臘月初一日，宰豬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裡怎不來家，卻往衙門裡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侄兒，何千户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綉乙本評】謔語，酷肖。【張評】有藍氏在。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裡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願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裡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一場，【張評】月娘說西門，正是反襯自己深心。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妥妥，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裡，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裡外心兒，【綉乙本評】真。【張評】說金蓮，亦是自道。休說世人。」

正說着，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

【綉像本評】情從何生？一往而深。

【綉像本評】大老官來家，幫閒便有生意，喜鵲安得不叫？

「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與他靈床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張評】文情迴繞飛舞。如意兒、迎春、綉春都向前磕頭。【張評】必須點到。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豬、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罈酒、兩腿火薰、兩隻鵝、十只雞，又並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户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裡答應。

正在廳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張評】房上喜雀，房下說話，一笑。『只怕大官人來家了，【張評】真有此事非假說也。二哥許久不見，相見風味如故。你還不快走了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一日起身，到今還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張評】又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裡，不想哥真個來家了。恭喜，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擡上，便問道：「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没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

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張評】許久未寫伯爵，故放手一寫，恐甚冷淡也。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張評】又是暗度下文。西門無子，敬濟帶孝，又是暗映孝哥也。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張評】少刻書童又有扯之者。少頃，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張評】總是暗描灰綫。西門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擡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使琴童往院裡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

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筯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休道老先生爲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裡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

【繡像本評】恍惚，問，前後之情俱透。不細心，定作閒話讀過。

【繡像本評】纔提刑，三年，奈何！想亦孔子說錯，非秀才錯引也。

正說着，忽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張評】如畫。令他進來。〔八〕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十六日。」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是喬大人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裡歇了一宿。

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户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請。【張評】緊接。西門慶這裡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罈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張評】又緊接。文字千里合筍，如此之妙，方知前招宣府內寫出一生日，非無故也。他那裡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户。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張評】先問一句，下文入李銘無迹。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綉乙本評】惱語，醋肖。正說話，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敘禮畢，道及轉陞

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於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張評】百忙爲周守備一熱，又是春梅消息。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二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户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敘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户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遞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户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

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伙，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張評】一語引入。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妝，薰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打發上床歇宿。端的被窩中相挨素體，枕蓆上緊貼酥胸。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品簫。這婦人只要拴西門慶之心，又況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

【綉像本評】糞且有嚐之者，況溺乎？吾以此爲金蓮解嘲可乎？

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張評】美哉！佳品。西門慶要下床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裡，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張評】蓋爲上文無數逢迎一罵。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於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嚥了。【張評】雖爲一口一口尿出。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綉乙本評】妙問。【張評】妮妮如畫。金蓮道：「略有些鹹味兒，【綉乙本評】妙答。【張評】妮妮如畫。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床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摸了幾個，放在口內纔罷。正是：

侍臣不及相如渴，特賜金莖露一杯。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張評】道出主意。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不爲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也！是夜西門慶與婦人盤桓無度。

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户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即擡了桌席來。王三官那裡又差人早來邀請。【張評】凡三四遍摹寫。西門慶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張評】出門時必用一人來作映，是前後大章法。總是襯叠熱鬧花樣，恐閒閒寫出襯不起也。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的俸，緊金鑲帶，穿白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攜到廳敘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

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張評】來過者，無非借地請客，所爲酒肉朋友。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

西門慶即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叙禮。大廳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木風霜古，山河帶礪新。」【張評】前後兩聯，寫得世家可嘆。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禮畢，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拿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張評】可笑。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張評】可笑。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張評】可笑。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張評】寫西門權詐。於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沖瀆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

備了一盃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爲公事往東京去了，誤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副盞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盃壽酒。【繡乙本評】顧盼處、鬚眉俱動。【張評】情事各有飛動處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氈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繡乙本評】三官呆甚。【張評】爲世家不肖子弟，放聲一哭其祖父也。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麼？【繡乙本評】愧心何嘗不在。在外答應罷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還下禮去了，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張評】一句爲假子做注腳。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張評】這一個假子與蔡太師假子不同，以其母論之，固假中有真矣。但有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張評】竟應承，喜極矣。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張評】「也」字妙。如今年少，爲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張評】謙處，純是應承，妙絶。喜出望外。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

【繡像本評】竟明賣其子，婦人一邪，何所不至？可畏哉！

【繡像本評】全不推辭，只模模糊糊答應。寫出

一時心喜口澀，倉卒措詞不來光景，妙甚。

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以後，王三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復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酬，賣俏營姦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饒貼親娘還磕頭。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欵留，又邀到他書院中。獨獨的三間小軒裡面，花竹掩映，文物瀟灑。正面懸着一個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繡乙本評】純用白描。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張評】又映入下文月兒文內。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擡過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張評】又照管林氏。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小優兒並廚役，作辭回家。

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纔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妝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蕊，香裊金猊等待。見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梅脫衣解帶，【張評】以春梅起。打發上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床並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

隻胳膊與婦人枕着，【張評】春雲初吐。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廝搵，鳴咂其舌。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偏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腿兒觸冷伸不開，只得忍酸兒縮着，白盼不到，枕邊眼淚不知流了多少。【繡乙本評】非真相思人，不知此語之妙。【張評】爲西門耶？兼爲敬濟耶？落後春梅小肉兒說我短嘆長吁〔九〕晚間鬬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腳兒睡。【張評】爲得雙一回露綫。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張評】雙寫得到。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繡乙本評】是真。【張評】是瓶兒死後語。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裡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張評】一敘卻是瓶兒前影。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日都往那裡去了？止是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裡楊花，滾上滾下，【張評】又一敘，方是正文。如今又興起如意兒賊歪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你爲官爲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張評】又一敘，是瓶兒後影。此以上大筆寫金蓮一段心事，爲之一總也；又是明將三人文字一總。見所寫三

【繡像本評】只說害冷，而一種相思可憐處傷心酸鼻。

【繡像本評】每讀至此，令人笑不自制。

人，原一意貫通，故於掘打處，金蓮口中一敘，至此又用金蓮一總，令看官一氣看去，勿分作三人看也。又金、梅在一處，生死不離。瓶兒、蕙蓮、如意，斷斷續續，在一二段內寫，又是一部大章法。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裡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耶嚛，說的倒好聽！【張評】絕妙。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張評】緊接法脈。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綉乙本評】孩氣得妙。【張評】寫出貪心與月娘一樣，所以起皮襖之爭也。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裡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裡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爲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在那邊守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摭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裡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聽的好梆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張評】一句收住。「怪小淫婦兒，有這張致的！」於是令他吊過身子去，【張評】可知適纔是對面說話。隔山討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接抱其股，竭力搧磞的連聲響亮。【張評】「竭力」二字，痴絕。今誰顧工錢爲之竭力耶？一面令婦人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張評】與前獨架一樣章法，方見如意與瓶兒一鼻出氣。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張評】又對瓶兒

【綉像本評】西門慶亦善調停。

【繡像本評】出語諧甚，在愁時亦破愁爲喜。

初時西門過一語。只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不嚷！我就擯兑了這淫婦，也不差甚麼兒。又相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我打到贅字號去！【張評】語語至此結穴，總是一次惠蓮，再一次瓶兒，所爲千年怕麻繩也。你這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捆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繡乙本評】映前老實。【張評】文字快甚。說的西門慶笑了，當下兩個殢雨尤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籠烟世所稀，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留得東風不放歸。

【繡像本評】此等處若令溫秀才見之，當贊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矣。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還不住手捏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張評】絶妙好床。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摟着他脖子，只顧揉搓。【張評】一語寫盡。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張評】「教」字妙。扳的緊緊的，【張評】此句乃金蓮說也。他便在上極力抽提，一回那話漸没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張評】如此出白綾帶。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裡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裡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拴他在根子上，卻拿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裡，拴的緊緊的，又柔軟，又得全放進，【張評】所謂不肯留一分餘地也。卻不强如這托子硬硬的格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兩個試試看好不好？」【張評】又爲後壬子日相約對針。

於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兩罈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張評】以春梅結，與打貓品簫一回對針。「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閘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四盆，以供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氈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張評】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春梅於此處一提，西門將死矣。又弄一得雙，不云春梅臉上一紅一白，此處已爲一照。一盆茉莉、【張評】言不利於西門也。一盆辛夷，【張評】言春梅即日爲周家新婦矣。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説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擡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兑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張評】掃雪以後，玉樓上壽起，此又玉樓上壽。玉樓固終始一部之人，信乎爲作者自喻。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

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簡帖，教應保捧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

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張評】頭緒紛紜、卻一絲不亂。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張評】又照管一處、文章真千百化身也。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裡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裡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閒漢掇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户，小的實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啣冤，沒處伸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張評】活賊。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叫了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在那裡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子，你還不走跳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裡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又叫了兩名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

倒沒小的，小的心裡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明白，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張評】一總。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是那裡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於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裡。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響，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裡面坐。」畫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即出來相見，敘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裡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張評】伯爵生子滿月，正對玉樓生日，妙甚。【文評】有何妙處？可笑。溫秀才道：「帖在那裡？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拏到房內，纔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張評】又是兩個。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裡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張評】又是兩個。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十〕打發去這半日了。」【張評】如畫。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張評】又是四個。請黃四嫂、傅大娘、韓大嫂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

兒，【張評】寫得匆冗如畫。伯爵問：「你爹在家裡，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没往衙門裡去，在廳上看收禮哩。」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完。伯爵即帶了李銘過這邊來。

西門慶髽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讓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麽？」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小優？」【張評】先問戲子，活賊。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裡又預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張評】三句得神。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裡做什麽！」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唤他，他纔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嬸那邊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裡，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内，【張評】先提親情。只小的答應這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到没小的。』他再三賭身罰咒，並不知他三嬸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卻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麽大湯水兒？【張評】方入自己話。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起！」便叫李銘：「你過來，【張評】又教過李銘。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

【繡像本評】見景生情，一步步打人，頗有戰國說士之風。

【綉像本評】不獨言笑儼然，而心思皆吐于紙上，真寫生。

那李銘站在槅子邊，低頭斂足，就似僻廳鬼兒一般，【張評】肖。與前在隔子傍白刴刴站着遞對。看着二人說話。聽得伯爵叫他，連忙走進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揲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裡尋個主兒！」說畢號淘痛哭，【張評】哭得妙。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傍道：「罷麼，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有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張評】再入情分語。又叫李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慎些。」【張評】真是活跳的伯爵。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纔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張評】又一頓挫，寫出大老官。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十二〕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裡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

【綉像本評】雖非有道之言，而一種涉世不得不然之情，不可不奉爲蓍龜也。

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張評】可嘆。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張評】可嘆。你若撑硬船兒，誰理你？【張評】可嘆。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張評】又總伯爵一生爲人。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兩當一：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兒來，一天事都了了。」（十二）【張評】收李銘，蓋爲收桂姐也。明眼人自知。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

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張評】得意事，時時提出。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蜢蟲螞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綉乙本評】襟胸亦是爽達。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張評】得意語，正是喜其爲他老子之意。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

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

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裡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爐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知己話偏長。
莫負相欽重，明朝到草堂。

一

文禹門云：不知觀者以西門慶爲何人也，以爲可羨乎？以爲可恨乎？想必羨之者少，恨之者多也。恨或生於妒歟？恨或由於惡歟？想必妒恨者少，惡恨者多也。觀其所行所爲，已是無惡不作，迨至偷姦招宣府，正是惡貫滿盈。

下文即接赴東京許多得意之事，作者其有愛於西門慶乎？《水滸傳》已死之西門慶，而《金瓶梅》活之；

不但活之，而且富之貴之，有財以肆其淫，有勢以助其淫，有色以供其淫。雖非令終，却是樂死；雖生前喪子，却死後有兒，作者豈真有愛於西門慶乎？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爲此書也。

聖人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焉。又云：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西門慶者，固不賢不善者也。其或思齊焉，其或自省焉，其或從之也，其或改之也，是在觀之者矣。

二

文禹門又云：西門慶赴東京，家中斷不能無事，其尤不能安心者，潘金蓮也。若再寫其偷人，不但嫌重，亦覺乏味。就金蓮身上心中設想，其一腔鬱火，滿腹奇毒，將從何處發洩乎？念前此之冷落難堪，慮後此之寵愛莫定，李瓶兒雖死，現又有承其乏者；則如意兒之仇，有不可同夜者，況又共居園中，安能無事？借棒槌起釁，象形也，又爲婦女所必需之物，欲使人知爭之大有故也。摳打如意時，將平日之積念，盡情一吐，亦如巴豆性發，使腹中之壘塊，一齊洩出也。

孟玉樓將結不能解之時，飄然而來。金蓮益將未盡之詞，如桶底脫，滑滴不留，全行流出矣。千言萬語，玉樓只付之一笑。試思此刻之玉樓，其待金蓮，果仍以前乎？而玉樓之有定見，居心深細，吾豈妄哉！「大姐姐不管」一語，金蓮拾人之唾餘，一則曰：「大姐也有些不是」，再則曰：「大姐姐只推聾妝啞」。凡與之有嫌隙者，一網打盡。玉樓聽如未聽，答如未答，二人之心思意見，不俱大可想哉！

西門慶歸家，月娘爲正，夫妻絮語，人之常情，此理也，非情也。金蓮方新粉以待，西門慶果順步而來。嚥尿一層，不必有此事，不過極言之。蓋嚥者須一口一口嚥之，而尿者不能一口一口尿之也。金蓮此刻，直欲將昔日之所受於己者，今日盡施於人，恕道也，反而行之，此金蓮之所以爲金蓮，而亦有後文玉樓抑鬱之深

而伏床大吐也。吁嗟乎！我所用之人，其不爲我用也，不用之而已矣。知其能害人，我方防其害，未幾乃害及於我矣。能不心寒齒冷哉！何今世金蓮之多也。

校勘記

〔一〕「詞曰」，繡甲、繡丙本作〔勝長天〕。

〔二〕〔右調勝長天〕。繡甲、繡丙本無。

〔三〕「老婦」，繡像本作「老娘」。

〔四〕「心裡」，繡像本作「口裡」。

〔五〕「一朵膿帶」，繡像本「朵」本「染」。

〔六〕「人不着謊成不的」，繡像本「謊」作「說」。

〔七〕「三光有影遺誰繫」「繫」原作「擊」，誤。今據繡像本改。

〔八〕「進來」，繡像本作「進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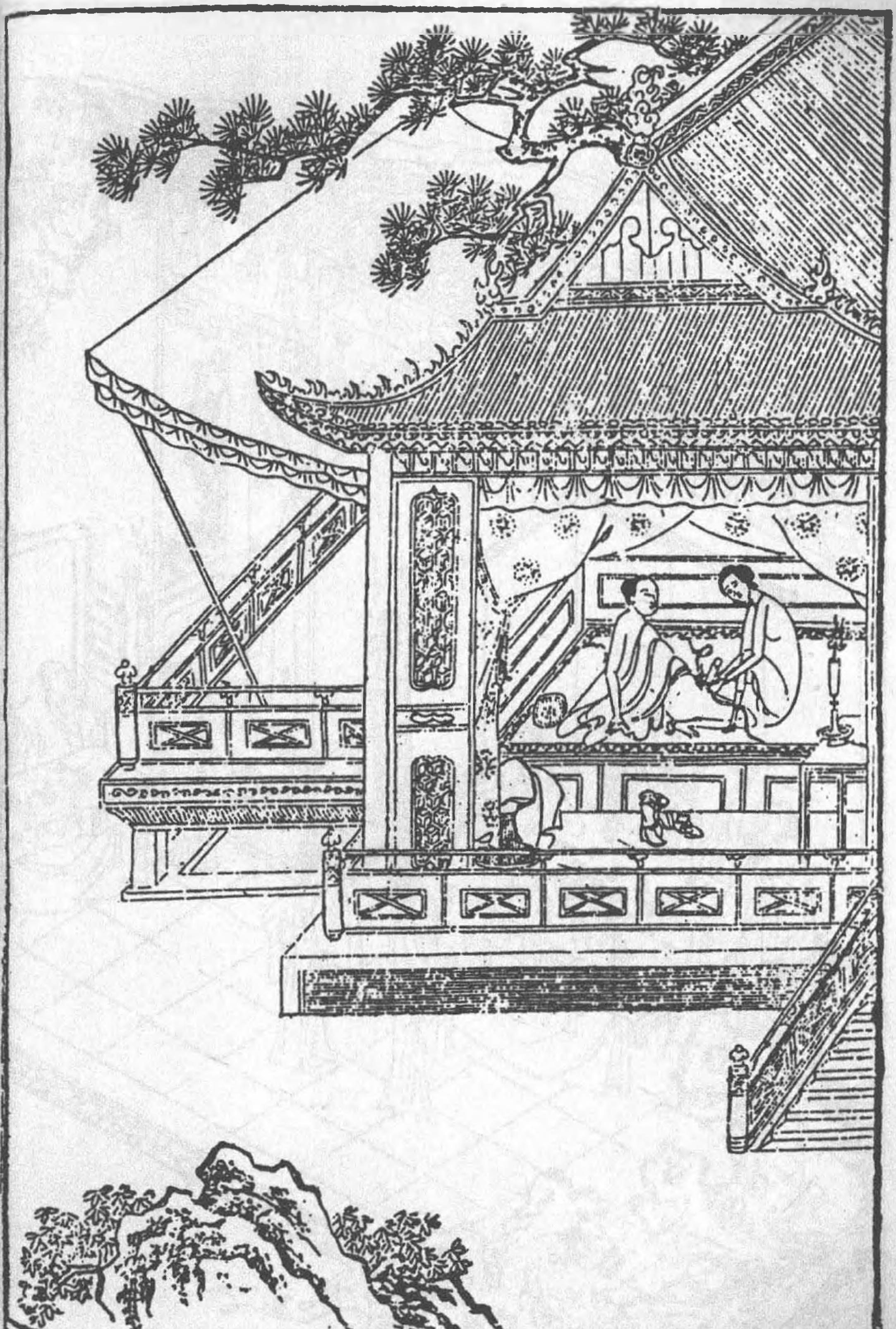
〔九〕「說我短嘆長吁」，繡像本「說」作「見」。

〔十〕「看着」，繡像本作「看看」。

〔十一〕「擺酒」，繡像本「擺」作「攏」，誤。

〔十二〕「一天事都了了」。繡乙本「都」作「御」。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夫吹簫之憶，直追至內室乞恩時，故金蓮不憤也。

玉樓生日，自掃雪後一寫，至此又一寫，蓋言去年花開顏色改，今年花開復誰在也。又是前後章法。

新試白綾帶，已爲後文一死作地。而不憤憶吹簫之後，金蓮復來，蓋又爲撒潑一回作引。總之，自瓶兒死後，至此後撒潑，總寫金蓮之肆志得意以取辱也。

玉簫留果子，蓋爲下文過舌地也。

此回方將寫玉簫一人之意說出，蓋書童附瓶兒而私玉簫，然則玉簫又銀瓶之對，且玉簫爲西門傳遞消息之人。今加一「憶」字，則水流花謝，天上人間，已有無窮之感，已將上文無數用玉簫處一結。下文即用玉簫，皆吹落梅花，吹散殘春，非復如上文之吹開消息，故用一憶吹簫。看者止知復點瓶兒，不知却是結束玉簫。不然，玉簫乃特特用筆寫出之人，與春梅同例齊等，不一結束，豈成筆墨？有此一結，後文便可輕輕收於翟管家宅內去，不嫌簡略。不然，後文寫春梅好，還是收拾玉簫好？此文字苦心處，無如人盡埋沒他也。

以上凡寫金蓮淫處與其輕賤之態處已極。不爲作者偏能描魂捉影，又在此一回內寫其十二分淫，一百二十分輕賤，真是神工鬼斧，真令人不能終卷再看也。如「把手在臉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又「慌的走不迭」，又「藏在影壁後，黑影裡悄悄聽覷」，又「點着頭兒」，又云「這個我不敢許」，真是淫態可掬，令人不耐看也。文字至此，化矣哉！

「不憤憶吹簫」，却用幾番描寫：唱〔集賢賓〕時，一番描寫；西門吃酒進來，金蓮聽覷，一番描寫；西門前邊去，金蓮後來，又一番描寫，極力將金蓮寫得暢心快意之甚，驕極滿極輕極浮極，下文一激便撒潑，方和身皆出，活跳出來也。文人用筆，如此細心費力，千古知心，却問誰哉？我不覺爲之大哭，十日百千日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也。

玉簫，轉子兒，正是結出。此回特爲玉簫結文，不爲瓶兒，明眼人自知。後用玉樓不許玉簫近前，又是作者特重玉樓以襯金蓮處，又自言結住玉簫不寫也。

此回特寫春梅與西門一宿，與收春梅文字一映，爲後文之春梅出落春信，又結西門慶之春梅也。夾寫秋菊，以與上無數打秋菊一總爲含恨地也。總之，此回俱是照後作結的文字，看他一路寫去，有心者自見也。

五戒轉世，又是西門轉世之影，看他有一語空閑無謂之文乎？

梵僧藥又加白綾帶，已極淫欲之事，不爲下文更有頭髮托子在也。文字必用十二分滿足寫法。

寫生處只在一二語。看他寫金蓮狂淫，止用「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便使狂淫人已活現，與「把玉」文中「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響」一語活現，皆一樣筆法也。

此回用伯爵說吳大舅爲都根主子，已爲後西門死、伯爵囑敬濟語作照。

金蓮說「孟三姐好日子不該唱離別之詞」，又是作者明點此回玉樓生日爲收煞之文也。

數果子又爲打迎兒數角子遙對，總是收煞之文。

內云去年玉樓生日，還有瓶兒，不知明年玉樓生日，已無西門，止有敬濟酒醉作鬧，以反照二十一回內玉樓生日。信乎作者以此法綱紀衆人也，以玉樓生日起結諸回文字也。須放眼看之。

詞曰：〔一〕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　爲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右調〔長相思〕〔二〕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張評】蓋爲春梅一透消息，豈閒筆寫閒事也。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内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張評】比十弟兄分資何如？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

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並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並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張評】玉樓生日起插筆，以後熱事方濃。玉樓生日結，此後冷機已動也。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了。【張評】先將衆人一總，爲下文也。

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即便走到房裡，拿過針綫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裡面，周圍用倒口針兒撩縫的甚是細法，【張評】此際芳心，落想何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張評】正中下懷，故作滿語，爲後作地。這婦人連忙收過，【張評】寫出私

【繡丙本評】此時有他說嘴處矣。

【繡內本評】一味貪嗔，御夾佛法果報出之。說得似餓鬼，似羅剎，又似活菩薩，此眞可笑可憎，莫不具見。

心。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見左右無人，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張評】越滿許，越令後文不能寧耐也。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繡乙本評】又出奇，妙。好不准驗。」【張評】更妙，總是故作滿語。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在箱內。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於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張評】是金蓮出手。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尋疋絹與你做衣穿。」【張評】與月娘對照，金蓮可笑。月娘愈覺不堪。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張評】錯詞總是現身說法，故能入，妙。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illegible]」，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張評】眞人甚明。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張評】自己之嘆，即好事也。婦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休和他說。」【張評】不是瞞他，正是瞞月娘也。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纔罷了。【張評】補出不堪。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張評】自道出。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張評】自道出。到明日死後，披毛戴角還不起。」【張評】自道出。說了回話，婦人叫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靈，【張評】點明，爲下文照眼。方歸後邊來。

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裡，請眾堂客並三個姑子坐的。【張評】先一敘住，安頓三姑子、大妗子、楊姑娘也。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鋪着火盆，擺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張評】方是上壽。不一時，瓊漿滿泛，玉斝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妝玉琢，【張評】二月春光，呼吸欲動。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眾姊妹敘禮，安席而坐。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禮畢，〔四〕【張評】與玉皇廟中來醉後行禮，明晦自是不同。就在傍邊坐下。廚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眾人纔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叫月娘收了，就叫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罷。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你二爹來坐坐，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張評】雖回顧瓶兒，卻又是將玉樓兩個生日一齊提攏。繇不得心中痛酸，眼中流淚。【張評】文字真是杓水不漏，又是刺骨寫出。

【繡像本評】「遍插茱萸少一人」，那得不悲！

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張評】月娘亦驕極矣，滿極矣。南瓦金鈎將西斜之兆，已見於此。卻是不知有瓶兒死者，然則牆頭物已盜矣，樓下物又封鎖，今日又暢極矣。寫此一曲與憶吹簫反照，正是刻骨寫月娘致處。韓佐道：「小的記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張評】月娘方云比翼，西門乃憶吹簫，眼中亦不知有月娘在者。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吹簫〕「玉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爲我褪湘裙杜鵑花上血」，【張評】下，一路細點此

曲，如梅花亂落。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綉乙本評】慧心處可愛。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綉乙本評】出。【張評】淫態。月娘不爭而金蓮爭，又奇。說道：「孩兒，那裡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裡討『杜鵑花上血』來？【張評】放倒自己說人。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裡曉得什麼，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春女，忽剌八抛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綉乙本評】出。【張評】刺骨相思，曲曲寫出。須臾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張評】一總。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强什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丢在屋裡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張評】可知炕屋安桌是安頓數人，卻又是借此一頓。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裡去了。

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罷。」【張評】有春梅向日罵意在內。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走走。」〔五〕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

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春盛案酒，擺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張評】極力一描。諕了一跳，【張評】寫盡小人身分。問：「哥，這衣服是那裡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張評】又寫盡小人身分。「你每瞧瞧，【張評】此句是一意。猜是那裡的？」【張評】此句又是一意。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張評】好榮耀。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我了。【張評】送了奇甚。奢僭至此，書亦不能細爲點出矣。此是一個大分上。」【張評】是一句。伯爵極口誇道(六)：「這花衣服少説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張評】此句是一意，言將必寔受穿此也。到明日高轉做都督上，愁没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張評】更妙。此又是一意，言將來尚不止穿此也。小人如畫。説着，琴童安放鍾筯，拿酒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盃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説他怎的？」伯爵道：「磕頭到不打緊，只怕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被西門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没大小。」伯爵道：「有大小，到不叫孩兒們打了。」【張評】戲處，是生日酒，故妙。兩個戲説了一回，琴童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分付曲兒，叫

【繡乙本評】賣弄處，顰眉俱動。

【繡像本評】贊處妙在深一層，方暢其賣弄之意。富貴人家自少此輩不得。

【繡像本評】說得兩人都快活。妙舌。

【繡像本評】欲爲稍果子打秋

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於是筝排雁柱，款定冰弦，唱了一套「叫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張評】心事，御俱是冷調。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廚役，二名茶酒，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裡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裡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叫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張評】已爲吳大舅出落一番，以便後文死時用他也。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家伙進去，〔七〕上房內擠着一屋裡人。【張評】又一總。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裡去了。【張評】方過入金蓮。

卻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裡去，慌的往外走不迭。【張評】寫生。有心事便如此。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裡，【張評】影壁，月娘燒香，西門站立；蕙蓮蒙愛又站立：獨玉樓兩次生日，御用金蓮兩次站立此處。夫西門站立，所以醜月娘也；蕙蓮站立，所以警瓶兒，

菊線索，偏在忙裏下針。寧與人指之爲冗爲淡，不與人見其神龍首尾。高文妙法，子長以下所無。

【綉像本評】金蓮幽踪，與玉樓小膽，又作一笑映出。妙甚。

言惠蓮如此老到周密，猶爲潛踪者所察，況瓶兒之疏略乎？至金蓮兩次立此，皆是玉樓生日，作者蓋言：生也不辰，每逢此等人當路而立，使我幾乎不生，蓋此意也。試將掃雪後玉樓生日文字，合此回玉樓生日文字，比類一觀，便知用筆深意，故此書豈可使粗心人看也！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張評】爲後文淘氣作引。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姥姥怎的不見？」【張評】處處點玉簫，明眼自知。金蓮道：「老行貨子，【張評】娘母而云行貨，奇絕。他害身上疼，往房裡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忘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叫他唱『鴛央浦蓮開』，【張評】『鴛浦蓮開』，非復蘭塘舊事矣。他纔依了你唱。好兩個猾小忘八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裡只是頑耍。」〔八〕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在暖炕兒背後，忽說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叫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忘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張評】與上文金蓮不憤語一氣接入，故妙。活是一個人話也。玉樓「嘁」了一聲，扭回頭看見是金蓮，【張評】此處玉樓擔心，又襯金蓮撒潑。便道：「這個六丫頭，你在那裡來，猛可說出話來，倒唬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兒。」【張評】總爲後文下綫也。金蓮點着頭兒，【張評】又是一樣淫態。向西門慶道：「哥兒，你膿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

【綉像本評】提出月娘做主，不獨題目正大，得樹敵之意，自使西門慶惱不得。

【綉像本評】六黃太尉何等勢焰？金蓮「黃內官」三字寫得冰冷。可見眞正情婦人、淫婦人胸中原無富貴。

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綉乙本評】妙在放倒自己。【張評】又一提出，寫不憤是不憤。什麼他爲你「裙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張評】淫態可掬。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豬。你日逐只咊屎哩！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個大姐姐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你不過來？【張評】又聳动月娘。可可兒只是他好！【張評】不憤在此。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裡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的你要不的，【綉乙本評】忽插入如意，不費一痕氣力。神化之筆。只他那屋裡水好吃麼？」【張評】不憤處又在此，然則說瓶兒處是暢，說如意處乃現前眞醋也。月娘道：「好六姐，常言道：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綉乙本評】月娘出語亦毒。【張評】月娘亦爲所動，卻是月娘自己深心。自古鏇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遲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裡說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尚官那日〔九〕，【綉乙本評】偏他記得。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說〔十〕？【張評】是金蓮不是月娘；若是月娘亦能清記，卻不說出。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綉乙本評】到底不放如意。和他做對兒就是了。【張評】又說到如意。總是瓶兒死是一大快；如意寵又是一大不快，故絮絮叨叨，有許多說話也。賊沒廉恥撒根

【繡像本評】再呆講便瞀矣。走得賊甚，且賊得有線索。

【繡像本評】搶白西門慶一頓，而西門慶又去尋他，要強好勝之心遂矣。復往後邊來，一者湊春梅之趣；二者要顯出由他自睡，不因搶白而小心周到也。

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張評】走處是最得意處。

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繡乙本評】移花接木，妙。【張評】寫其母子一時得意處如畫。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宣卷。於是叫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張評】又寫玉簫。夫立影其前，已當門矣；今站穿廊下，是入室矣。總是痛恨不辰，生於淫邪在座之日也。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裡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繡乙本評】六字簡透。【張評】得意語。繇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張評】今而後左顧右盼，再無六娘房可以邀之而去矣。然則如意雖在，亦料其不敢爭衡，故此一時得意極矣。爲下文諛壬子日作反對。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繡乙本評】又映愛小便宜。【張評】三章約中一則也。於是走到床房內，拿些菓子遞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尋五娘。」

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望裡張覷，看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張評】春梅發動矣。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裡，將菓子交付秋菊，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妝內。」又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

並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裡人。【張評】又一總，蓋寫金蓮今日得意殺也。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綉乙本評】像個活佛。【張評】寫滿小園，花事闌珊矣。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張評】使人回想又笑舊事，爲之一笑。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裡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裡要打你。」【張評】月娘又是不見此日金蓮。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綉乙本評】自要說嘴。【張評】自云，非復向日之金蓮矣。月娘道：「你頭裡話出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急得惱了，不打你打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揑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張評】後文卿試一試何如？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張評】自誇語。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唱，【張評】又承奉月娘。且東溝犁，西溝壩，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張評】再挑玉樓，卻是作者結文正意。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張評】得意殺矣。看者須看此日得意殺之金蓮，庶知下文撒潑之金蓮，方不爲唐突寫也。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爲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張評】又借人襯出。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幾點眼淚，叫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叫他唱

【綉像本評】一「笑」字接前脈，斷而不斷，且寫出滿肚皮賣弄。

【綉像本評】又樹一敵，機鋒圓利。

罷了，又搶白他怎的？【張評】局外人如此。想必每常見姐姐每都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的心怎麼不慘切個兒。」【張評】又借一人襯出。孟玉樓道：「好奶奶，若是我每，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見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海誓山盟，你爲我，我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只顧拿言語搶白他，整廝亂了這半日。」【張評】總是層層渲染，爲得意殺金蓮出落也。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每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張評】金蓮出身自見，蓋爲王招宣定案也。就和他白搽白亂，必須搽惱了纔罷。」【張評】月娘夢夢，西門固未常惱也。孟玉樓在傍邊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了這個丫頭子，[十一]這般精靈古怪的。」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到替你爭氣，你到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熟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綉乙本評】妙嘴。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張評】又爲六房的笑話一結。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擡一個滅一個，只嗔俺們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綉乙本評】好過文。只顧帶幾時？」【張評】點明白日，西門死則至矣。蓋瓶之翳矣，能久活哉？楊姑娘道：「姐姐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

【綉像本評】淡淡接去，天衣無縫。

【綉像本評】李嬌兒（老）潛貨。

【綉像本評】玉樓便心眼不同。

【綉像本評】明明揉眼，卻賴沒睡，此婦人弄巧處。

妗子道：「好快！斷七過了這一向，〔十二〕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還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綉乙本評】一感便應。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過年念罷了。」

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香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女子，轉世爲東坡佛法。【張評】此書内入東坡，奇絶。又是幻化一影。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爐，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張評】寫玉簫，總爲後文描寫，然此回總爲撒潑作引也。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卻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裡，又不許玉簫近前，【張評】惟玉樓不怯金蓮，作者自負氣不屈處。一連反贏了金蓮幾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

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裡，摟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烤火。婦人要吃茶，〔十三〕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

【綉像本評】博（恃）寵人必有受寵處，溺愛人必有緊愛處。其受寵緊愛必有一段冷煖苦心出於蠢人，萬萬不得單指其恃寵之言、溺愛之情，而遂爲蠢人不平也。

【綉像本評】春梅與西門慶狂淫情態，只暗暗摹寫。

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裡，見春梅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綉乙本評】究竟是丫頭情景，人多異之，吾且憐之。被他搖推醒了，【張評】此處是寫含恨影子。蓋寫秋菊，非單寫春梅也。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噦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諕人剌剌的！」【張評】此處亦是後含恨影子。一面起來，慢條廝禮，撒腰拉胯，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張評】是寫婦人來遲夜深，非描美人春睡圖也。婦人夜深來遲，便是令其得意殺也。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張評】總是夜深語。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腳踏板上，拾起來。【張評】其淫情可想，又是深夜如畫。婦人問：「在那裡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了，繳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張評】如何打發？金蓮將接春打

發矣。一笑。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張評】又頓。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裡。」婦人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裡。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繡乙本評】數角兒習氣未除。問他那裡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張評】描寫蠢蟲，總爲後含根作根。婦人道：「賊奴才，還漲溜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十四〕原來只孝順了你！」叫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髒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的手。」【張評】卿手乃至不肯打其臉，其相去爲何如？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著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張評】說不醉，正是醉。「我難道醉」？自亦不知其醉不醉也。你偷吃了，一徑裡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繡乙本評】以不認醉寫醉，妙甚。【張評】問人，卻是不信自己。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繡乙本評】湊趣。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哩！」【張評】高金蓮，蠢在此，自露腳跟亦在此。婦人於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撇着不叫掏。【張評】蠢。春梅一面拉起手來，【張評】蠢。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

【繡像本評】人之憎惡一人，雖極偏極暴，亦必有繇。人因其偏暴，往往轉爲蠢人護短。此果掏出皮來，可謂至公之筆。使淺人爲之，定寫作金蓮、春梅冤秋菊矣。

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贓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繡乙本評】前云不醉，此又云「茶前酒後」，模糊得妙。到明日清省白醒和你算帳。」【張評】上云「難道醉了」？「我醉不醉」？此云「到明日清省白醒」，然則又明知是醉。寫醉人便活是醉人，醉話又活是醉話，故妙。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剝了，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叫他忍疼也懼怕些。甚麼鬬猴兒似湯那幾棍兒，【張評】高金蓮一籌處又在此，雪娥能不膽落乎？他纔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張評】春梅處處伏寫，秋菊亦處處伏寫，總為後文作引。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菓、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張評】寫春梅處處高金蓮一籌。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

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張評】細。是夜深酒醉，又是將上床也。叫春梅掇進坐桶來，澡了牝，【張評】是將有事於床上者。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張評】將半夜一提。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床房裡，見桌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張評】是殘夜情景，是半日說話來。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於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張評】可有杜鵑血乎？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卧。

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張評】「白不起」，是婦人心中三字。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纔行房不久，【張評】春梅在西門家，惟此回寫其淫事，而亦止此一句，與收春梅時相照。後俱留在守備府中寫之。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兒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裹龜頭，只顧往來不絕。【張評】爲後文喪命，漸漸一引。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熬我，【張評】可以不必受熬。你看我依你不依？」【綉乙本評】趣甚、諧甚。【張評】西門答云：「看我依你不依」，奈何！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看了，替他紮在麈柄根下〔十五〕，緊在腰間，拴的緊緊的。〔十六〕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道：「我吃了。」【張評】總爲後文遙映。須臾，那話吃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張評】那話挺身也。比尋常更舒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張評】婦人在上。龜頭昂大，兩手搧着牝户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張評】所云「突」者，半日而忽然入去之辭。又婦人在上，一入而直坐下，突然到地之辭，蓋難進易入之謂也。婦人兩手摟着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張評】上云「突入」，蓋已到地；此云「揉搓」，即金蓮所云被托子隔着之處，今雖綾帶可進，亦須揉搓也。「只顧揉搓」者，蓋不至一絲不進不止也。那話漸没至根，

【繡像本評】修身爲學肯如此，何患不造其極。

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拄腰子，墊在你腰底下。」【張評】止在只顧揉搓之時。這西門慶便向床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張評】所云揉搓之勢在此。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張評】方是揉搓進帶子去。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都全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張評】反問人，可想。亦如問「我醉不醉」者。夫「我醉不醉」，我不知；人「自在不自在」，已反欲知之。妙。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張評】帶子亦在內矣。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寒冷，自不得拿燈兒照着幹，（十七）趕不上夏天好。」【張評】直映後文龍溪去矣。故云「趕不上夏天」。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格的陰門生痛的，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張評】深淺自知。是到心止差二三分矣。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張評】恐誤和尚行腳，奈何！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張評】不曾睡着，止睡不多時也。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於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張評】神化矣。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張評】婦人送也。叫：「親心肝，【張評】句。能了，【張評】句。六兒【張評】句。的【張評】句。死了！」【張評】句。一路不接續語，神化之極。蓋正說忽住，又說又住，皆抽送時語也。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入口中只叫：「我的親達達，把腰扳緊了。」【張評】婦人至此，勢不容已矣。一面把奶頭叫西門慶咂，【張評】淫極矣。不覺一

陣昏迷，淫水洩下，婦人心頭小鹿突突的跳。【張評】作者何處得知？可謂無微不格矣。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張評】淫婦洩矣。那話拽出來，猶剛勁如故。【張評】已過下回品玉。婦人用帕抹之，說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麼的？」西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相與枕籍於床上，不知東方之既白。正是：

等閒試把銀缸照，一對天生連理人。

【繡像本評】用得好蘇文。

文禹門云：從來貪人無義，淫人無情，一定之理也。西門慶者非淫人乎？何獨一往情深於李瓶兒也。生前即戀戀不舍，死後復惓惓不已，以致生金蓮之妒。妒之極而生毒，毒愈深而計愈密，心愈狠，手愈辣，必置李氏母子於死而後快。瓶兒未死，人或不知金蓮之姦；瓶兒既死，人皆共知金蓮之惡，何西門慶獨憒憒乎？金蓮爲瓶兒之仇人，我所深愛者，而爲仇人之所殺，是亦我之仇人矣。不能爲所愛者報仇，乃又移所愛者之愛，以愛其所愛者之仇；徒念念不忘於所愛者，後殷殷賠笑於所仇者，總不過愛其色而已，情云乎哉？或謂：淫者之情，事過輒已，茲瓶兒死逾百日，尚能憶及，究竟不能謂其非情也。要知此非西門慶之情有所鍾，實李瓶兒之死得其時也。諺語有云：跑了魚兒是大的。凡人之情，厭故喜新，重難輕易。使瓶兒常在，得之斯易，自必厭之有時。乃與猶未闌，人已長往，觸機而動，自不同於念茲在茲，〔憶吹簫〕之唱亦不過即景命題耳。乃金蓮妒之於生前，更嫉之於死後，已在深心，現在語意，全行吐露，豈西門慶尚未知之耶？偶然動心，不得謂之爲情。非然者，試看下回，瓶兒之皮襖，金蓮居然笑納矣。

故看此書者，有謂西門慶仗義疏財，有謂西門慶多情念舊，是皆不會看書者也，不得不爲之表出。然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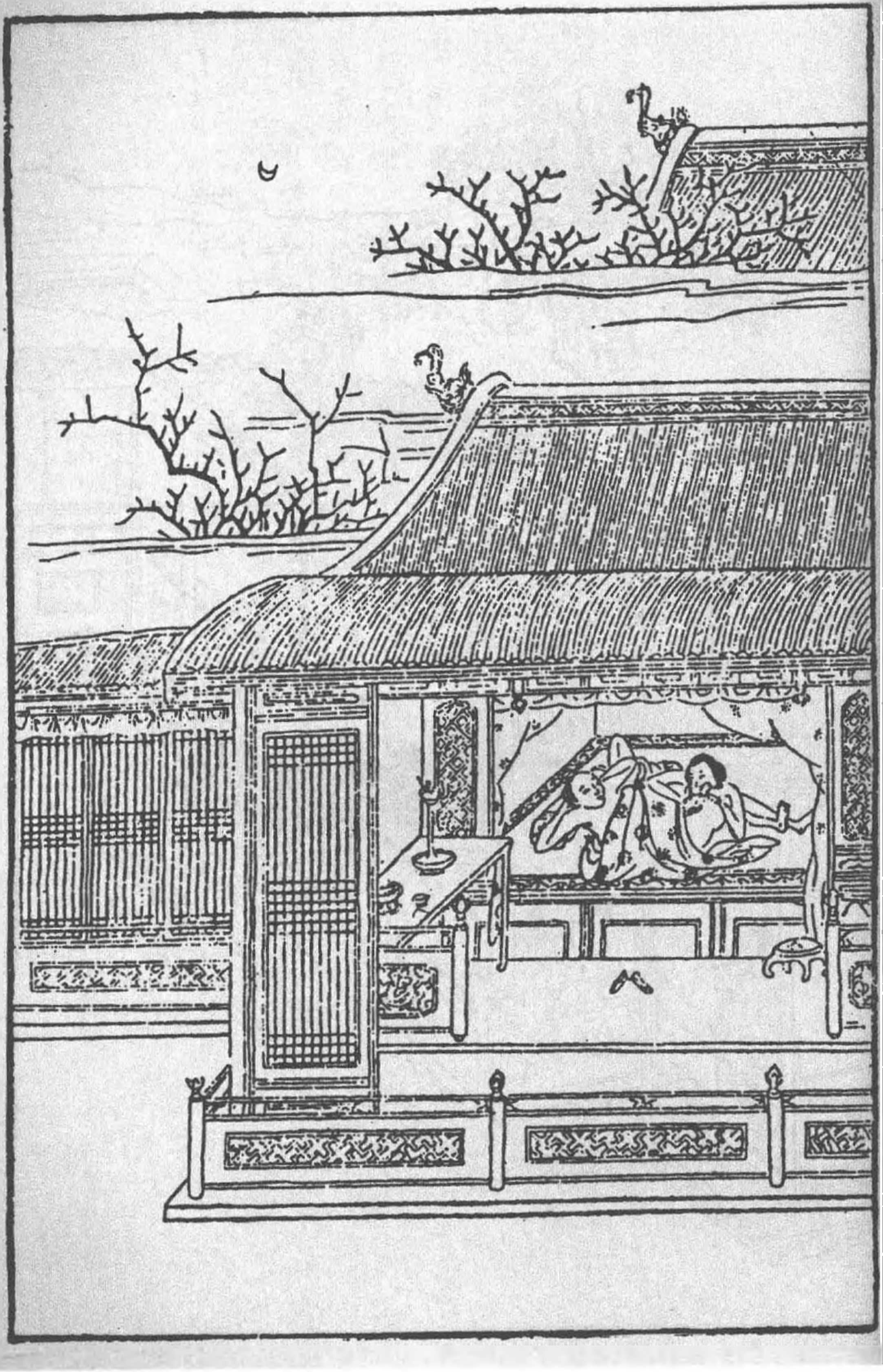
蓮之刻刻不忘西門慶豈亦非情乎？是真不知潘金蓮者也。無怪乎多少俊俏兒郎，聰明子弟，傾家敗產，而喪命於金蓮之手，不自知亦不自悟也。無論園以內之金蓮，門以外之金蓮，舉凡喜試白綾帶者，全是潘金蓮，均當推而遠之，畏而避之。否則，將殺汝矣，情云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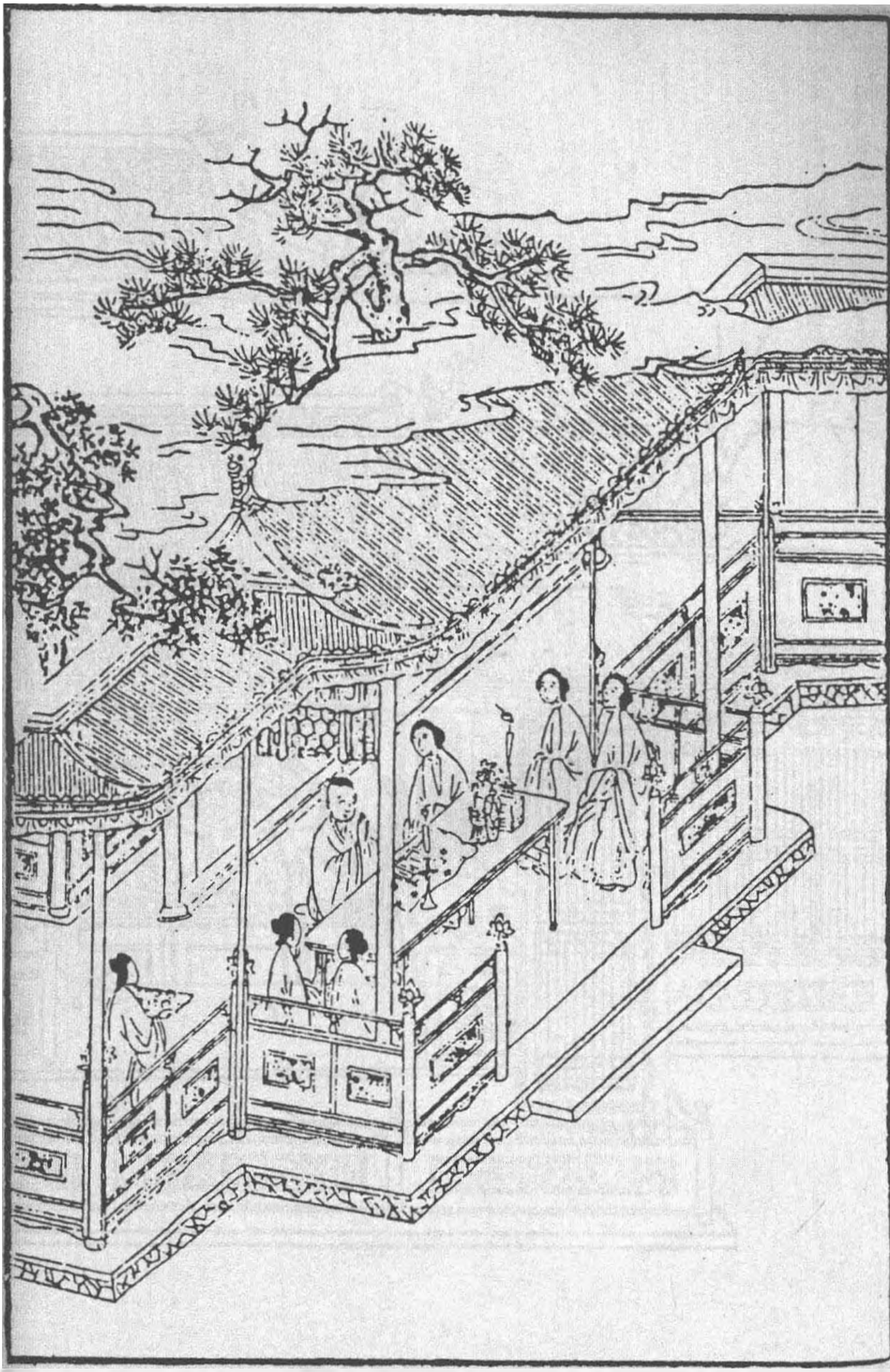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作〔長相思〕。
〔二〕〔右調長相思〕，綉甲、綉丙本無。
〔三〕「那位」，綉丙本作「那個」。
〔四〕「行禮畢」，綉像本作「行畢禮」。
〔五〕「明日」，綉乙本「日」誤作「目」。
〔六〕「誇道」，綉像本作「誇獎」。
〔七〕「收傢伙進去」，綉像本作「收進傢伙」。
〔八〕「頑耍」，綉像本無「耍」字。
〔九〕「黄尚官」，綉像本「尚」作「内」
〔十〕「溫盞」，綉像本作「溫盞子」。
〔十一〕「只有了」，綉像本「有」作「存」。
〔十二〕「斷七」，綉像本作「斷斷」。
〔十三〕「要吃茶」。綉像本作「要茶吃」。
〔十四〕「少了一個」，「了」原誤作「子」，今據綉像本改。

〔十五〕「紥在塵柄根下」，綉甲、綉丙本「紥」作「紮」。
〔十六〕「栓的緊緊的」，綉丙本無「緊緊的」三字。
〔十七〕「自不得」，綉像本「自」作「咱」。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此回品玉乃寫下回撒潑之由，然實起於一皮襖。夫皮襖，乃瓶兒之衣也。金蓮淘氣，終由瓶兒之衣，然則瓶兒雖死，作者猶寫已死之瓶兒爲金蓮作對也。

月娘教桂姐、郁二姐、申二姐到嬌兒房中去，後又教出來，則其羞變成怒可知。

此處寫薛姑子談經，明言孝哥，蓋一眼覷定一百回內幻化之結也。

上已寫品玉，此又寫偎玉，却是兩樣。品玉者，驚喜梵僧之藥，先品而後試之；偎玉者，春色狼藉之至，更受不得乃偎之，先試帶而後品也。特與梵僧藥作遥對章法，不如此不得死也。

上回品玉文中寫金蓮品法，是一氣寫出，用幾個「或」字將諸品法寫完。此回却用兩段寫，中央要皮襖一段，先用「按着粉項」，後用「一面說着」四個字，兩個「又」字，一個「一回」字，臨了用「口口接着都嚥了」，便使一樣挑蛙口、底孥弦、攪龜稜、臉偎、唇裹之法，却犯手寫來不見一毫重復，又是一篇絕世妙文。作者心孔，吾不知其幾百千竅，方能如此也。

詩曰：〔一〕

富貴如朝露，交遊似聚沙。
不如竹窗裡，對卷自趺跏。
靜慮同聆偈，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鷄唱，塵裡事如麻。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竪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張評】如此過入品玉，又與上打貓一回不同。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若咂的過了，是你造化。」【張評】恐金蓮亦反不造化。這婦人真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過，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没稜露腦搖撼，【張評】寫生。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張評】又是一樣品法，卻是在西門邊寫來。夫品玉文字，乃寫西門一邊，其巧滑何如？其生動爲何如？又不犯打貓一字以此。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樁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張評】寫出毒心。回想雪夜哭大妗子家，舉世人當同聲一哭，然後知《我有衣裳》之詩有深痛也。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没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府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

【綉像本評】是假是真，說來俱可人意。

【綉像本評】以金蓮之寵，索一物猶乘歡樂之際開口，可悲可嘆。

【繡丙本評】軟一句，硬一句，雖是撒嬌，然情詞婉甚。

不穿他，你與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卻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了我，等我搽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張評】是品玉時說的話。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硶貨，我是你房裡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臉上只顧偎晃。良久，又吞在口裡挑弄蛙口，【張評】挑。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弦，【張評】底。攪其龜稜，【張評】攪。然後將朱唇裹着，【張評】裹。只顧動動的。【張評】此方是在金蓮邊正寫品玉，然又不與打貓一回相犯一字。夫在西門邊不犯奇矣，乃仍在金蓮邊寫，依舊不犯，作者固以此能犯爲奇也。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也。」【張評】抑知後裹不及之日乎？言未絕，其精邈了婦人一口，〔二〕婦人口口接着都咽了。【張評】比尿味又何如？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

當日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裡，便說道：「你趁閒尋尋兒出來罷。【繡乙本評】熱上趕。【張評】寫出守夜與大妗家，安心至此。等住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於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

西門慶見如意兒薄施脂粉，長畫蛾眉，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裡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就把老婆摟在懷裡，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咂舌頭做一處。【張評】纔傷色劍，又遇花刀，安能不死？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裡去。【綉乙本評】留心之言，輸心之言。【張評】一路總寫金蓮邇日妒寵太甚，爲後文地也。他老人家別的能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個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說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曾？」【張評】又是一番言語，一人心事。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綉乙本評】知金蓮實深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甚麼心。」【張評】打狗看貓之心，彼安得知哉？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張評】又與說蕙蓮話一樣。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張評】藕斷絲連。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俺每。」【張評】喜極語。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三〕。西門慶叫開了床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

【綉像本評】西門慶於家可謂無所不淫。然月娘與金蓮合氣，雖愛金蓮，終以月娘爲重；金蓮與如意合氣，如意縱不敢敵金蓮，然使之陪禮亦可免耳。而西門慶必不免，亦可謂不亂上下之分，今人不如者多矣。

【繡像本評】如意今此方輸心金蓮。

【繡像本評】雖沒要緊，亦寫得人人有心。

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叫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就悄悄向西門慶說：【繡乙本評】人各有私。【張評】「悄悄」二字，深寫此房爲月娘據爲外府久矣。「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張評】又爲瓶兒一哭。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蓋段子襖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房門，[四]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裡來。

金蓮纔起來，在床上裹腳，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張評】賊。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繡乙本評】活賊。【張評】瓶兒有知，放聲一哭。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叫我來與娘磕頭。」於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每這般卻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張評】又與對蕙蓮說一樣。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張評】又是蕙蓮對金蓮話一樣，可知爲先後一氣也。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

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

卻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苟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眾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繡乙本評】伏。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門外韓大姨、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三姐並賁四娘子。【張評】王六兒是尋去，葉五兒是自來，又自不同。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襖兒、紅裙子，不搽胭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張評】花與葉同類，故云似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張評】又與沉吟瓶兒，一對針鋒。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攛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子，[五]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裡丫頭，【張評】一語將瓶兒死後，月娘要據其財物入上房，西門慶不依之情，盡情補出。蓋月娘於瓶兒之財，固朝夕虎視者也。一旦瓶兒死，豈不曰：『今而後，天以此富貴賜我也。』無如因一丫頭不肯與嬌兒，則月娘之意已大拂，今日一觸即發，中情畢露也。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張評】直與分散丫頭節頂針。他見放皮襖不

【繡像本評】西門慶見賁四嫂幾遍矣。姻緣該動，便覺異樣。

【繡像本評】曾日月幾何，而瓶兒之衣已爲金蓮所有。詩曰：「子有衣裳，弗

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日愉。」千古傷心，似爲此作。

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時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眼兒罷了。」〔六〕【張評】瓶兒不死，則瓶兒之物也，月娘利其死；瓶兒已死，月娘雖未入之於上房，然固以爲藏之外府，即月娘之物矣。固金蓮之所不許一斜視者，今日分其一物，月娘不便明爭，則又思瓶兒未死時。然則月娘説金蓮，吾知其亦曾看了千百眼也。幾句説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七〕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説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説：「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

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氈包，説道：「桂姨，打夾道内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内進去，【張評】賁四嫂纔至夾道内進去，桂姐又續之，是二人同一夾道也。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月娘道：「爹看見不曾？」【綉乙本評】月娘亦細。玳安道：「爹陪着客，還没見哩。」〔八〕月娘便説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内着。」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張評】是乾娘身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張評】冷極。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張評】是乾娘身分。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内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衿襖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能了，【張評】冷極。又買這禮來做什麼？」【張評】冷極。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説，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説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張評】吃虧了他那個媽，卻

【繡像本評】說只淺淺，而滿臉冷訕之色，至今如在。

【繡像本評】往往以趣語作收。

斬殺了這個娘。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去，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張評】偏要吃茶，想桂姐開茶房乎？一笑。就被人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兒沒出來見他，【張評】妙。這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張評】妙。自家也說不過。【張評】妙。非復說東京人情語矣。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張評】得意語，又是醋語，又有林氏意在內。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張評】所云自家說不過也。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平白叫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繡乙本評】未便釋然，妙。【張評】「便了」二字，是不了也。那桂姐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張評】總是自家說不過，亦非復向日推齊香等語矣。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叫他張致！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跪着你，你那時卻別要理他。」【繡乙本眉評】非金蓮即無解釋，妙。【張評】一語直透從前，又是得意話。寫金蓮此時重重得意殺，以爲下文一鬧放潑地也。且西門此日亦是重重得意，如先調林氏，三官認父，後賁四嫂諸事皆是。則寫得意殺之金蓮，又對照得意殺之西門，見二人將俱敗矣。不特文字將收故縱之法，亦天道盈虛之理宜然也。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纔起來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安老爹來了。」西門慶使拿衣服

穿了，出去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爺嚛嚛，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張評】拉白語，總反襯西門適待桂姐無好顏色也。只與娘做女兒罷。」【張評】又自提出親情以乞憐。月娘道：「你的虛頭願心，【張評】答其不要爹一句。說過道過罷了。【張評】答其做女一句。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裡？」【張評】寫出深心。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何曾往我家裡？若是到我家裡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張評】月兒自謂十分謹密，桂姐卻如親耳聽得，人世事盡是如此。作者真寫盡世事也。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繡乙本評】金蓮亦作此忿語。【張評】非寫金蓮呆，正是連日得意，忘卻憤深氣苦時滋味也。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裡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裡邊與外邊差甚麼？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張評】一語見血，故知不憤憶吹簫是伏撒潑之因，然意中又為瓶兒一哭。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躧下去。」【繡乙本眉評】妙極。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

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敘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桌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三十日敢借尊府置盃酒奉餞，初二日就赶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否？」【張評】接續而來，簇起花樣。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

【繡像本評】慣說謊人，真處轉覺詞窮。

【繡像本評】鄭月之搬是非，可謂密矣，而桂姐亦知之。《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良不虛耳。

生有分資在此。」即喚書吏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就請去捲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宇幽深，【張評】蔡狀元來亦描其房舍。此又一描，總是閒處寫生，亦見西門之交遊大都爲此而來。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爐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張評】寫鼎，真是爲愛色貪財當頭一棒。言人壽非黃金鑄身，豈能如龜鶴長年？此日氣從口中，都近前誇獎，一旦灰寒火冷，方知無八仙捧壽也。此是作者隨處醒人春夢，又是爲西門將死作引。稗官豈易做者哉！問西門慶：「這副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裡，央他替我稍帶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裡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大寒，〔九〕飲一杯無礙。」宋御史又差人去邀，差人稟道：「邀了，在磚廠黃老爹那裡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於是生旦合聲唱一套「第一來爲壓驚」。

唱未畢，【張評】妙絕。少刻見九郎，便有多少恐懼迎合。先飲一杯爲壯膽地，便將小人之心、之態、之情俗寫盡。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

【綉像本評】今之效此法者頗多，讀至此不知是笑是愧。

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張評】令尊的令郎，乃投侍生帖，卿真不認親者。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本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張評】與桂姐適纔自願長遠做女話何如？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道：「容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張評】目中惟有安、宋二人。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張評】直令西門等市井富貴無處生活。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索髯』。」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繡乙本評】西門慶未免暗笑。【張評】特與安上事請時扳話一對。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邊表」，〔十〕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張評】送鴻迎燕，斷送長年，所以獨宋御史喜也。西門慶道：「此是小價，原是揚州人。」宋御史攜着他手兒，叫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張評】又對書童。正是：

【繡像本評】用僻處宛合，豈淺淺文人所辦！

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坐間移。〔十一〕

一杯未盡笙歌送，階下申牌又報時。〔十二〕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欵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個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去訖。【張評】是

清河縣。宋御史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張評】接連兩席，又與請黃太尉不犯。各上轎而去。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桌，使玳安：「去請溫師父來坐坐。」再叫來安：「請應二爹去。」〔十四〕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張評】「你娘們」三字奇絕。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的好，小人家那裡擡放？將就叫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眾位嫂子下降。」這裡前廳吃酒不題。

後邊孟大姨與孟三妗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寔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第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於是作辭而去。【張評】一路總是散場之調，蓋柳芽復吐，杏花將嫁矣。眾人吃至掌燈已後，三位夥計娘子也都作辭去了，【張評】細。止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姥也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散了，小廝收下家伙來。這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走，到前邊悄悄立在角門首。【張評】白綾帶一試，何妨再試？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趔趄着腳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了房

來。〔二十五〕

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張評】非此一羞，不足以動月娘之深恨，非寫月娘輕佻也。問來安道：「你爹來没有？」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裡，不耐煩了。」【張評】此日之五娘房，即向日之六娘房。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綉乙本評】後合氣張本。【張評】此日之月娘，即向日之金蓮。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没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張評】本意宣卷，因西門來家，即打發眾人那邊去者。意欲俟西門來上房，自做人情，送入玉樓房中，是月娘一生為人關目，深心柔奸，大都如此。乃忽為金蓮邀去，故又向玉樓說明人情也。寫得月娘真是老奸巨滑。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張評】層次皆出，見後撒潑非一朝一夕之故。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咱每爭他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六房裡，繇他串到。【張評】大筆如椽，將玉樓兩個生日一齊提撥。所以說《金瓶》中酒令笑談不容易看也。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往前走了。」【張評】已與金蓮不解矣。因問小玉：「灶上没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張評】月娘面皮如何過得？月娘向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張評】總是没趣話。且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又去了。」【張評】又是遮飾没趣話。分付玉簫頓了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

家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大姐姐。」於是各房裡分付預備茶去。【張評】明將玉樓生日與薛尼宣卷相連，意提明：非開筆寫玉樓亦好佛也。蓋玉樓這一個生日是結文，恐看官不明，索性將後文孝哥幻化等因，令薛尼卷內放手一寫，以明自己章法井井，休錯看我爲順手寫生日、寫念佛也。

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八相，繇八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户；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賴剎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張評】彰明較著，大喝一番，總是西門喪命時文字之影。

演說了一回，又宣念偈子，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方纔宣黃氏女怎的出身，【張評】一個「怎的」。怎的看經好善，【張評】二個「怎的」。又怎的死去轉世爲男子，【張評】三個「又怎的」。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張評】四個「又怎的」，又與講打虎文字遙映，慣以此爲能。與上文五祖轉世、五戒投胎，一連三段故事，皆是轉世，明點幻化。慢慢宣完，已有二更天氣。

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衆人吃了。【張評】必帶上嬌兒，所云云遮蓋筆墨處也。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衆人吃。【張評】細看文情，方能通身痛快。月娘又叫玉簫拿出四

盒兒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張評】三姑宣卷，一姐唱曲，彼此唱和，的是一派同調。一個要唱。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張評】又一個要先唱。月娘道：「也能，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我也唱了〔十六〕，我也唱個兒與娘每聽。」【張評】又一個也要唱，然則亦是三個，與宣卷者正對。桂姐不肯，道：「還是我先唱。」因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張評】隨手情景，又映前邊西門，自有許多不靜悄在那邊。當下桂姐送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唱了一套。桂姐唱畢，郁大姐纔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掛在胳膊上，【綉乙本評】伏。先說道：【張評】要先唱的反被要也唱的奪去先說，寫盡人情，又寫盡申二姐是新來討好，又是王六兒邊人情可恃，所以爲一罵安根。「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於是唱道：「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燒。」【張評】點得有趣，真是寫生，又是映宣卷，然則亦算宣卷者也。那時大妗子害夜深困的慌，也没等的申二姐唱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内睡去了。【張評】先散一人。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内，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内，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裡，郁大姐、申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内睡。俱不在話下。【張評】衆人一齊俱散，又與前說五祖時散法不同。

看官聽說：古婦人懷孕，不側坐，不偃卧，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詩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死生

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張評】明明結出。正是：

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迷。〔十七〕

文禹門云：此時西門慶家，自門外漢視之，莫不以爲富貴皆全，繁華無比，興隆景象，熱鬧光陰，清河縣中有一無二矣。及觀與其往來者，無非戲子、姑子、婊子、小優兒、媒婆子、糊塗親戚、混帳朋友、忘八夥計。即或有顯者來，大抵借地迎賓，擺酒請客，與主人毫無干涉。儼然一個大酒店，閒飯鋪，體面窰子，衆與會館。彼且陪墊以爲榮，送迎以爲樂。有事則納賄求情，得財賣法；無事則妻房宣卷，妾室宣淫。細思是個什麽人家？我個什麽人物？既無事之可傳，又無功之可述；既無行之可表，又無言之可坊。乃爲之詳叙生平，細言舉動，作者是何心思？批者又是何意見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邈了」，乙亥本、在茲堂本作「洩了」。

〔三〕「取鑰匙來」，綉像本作「來」下有一「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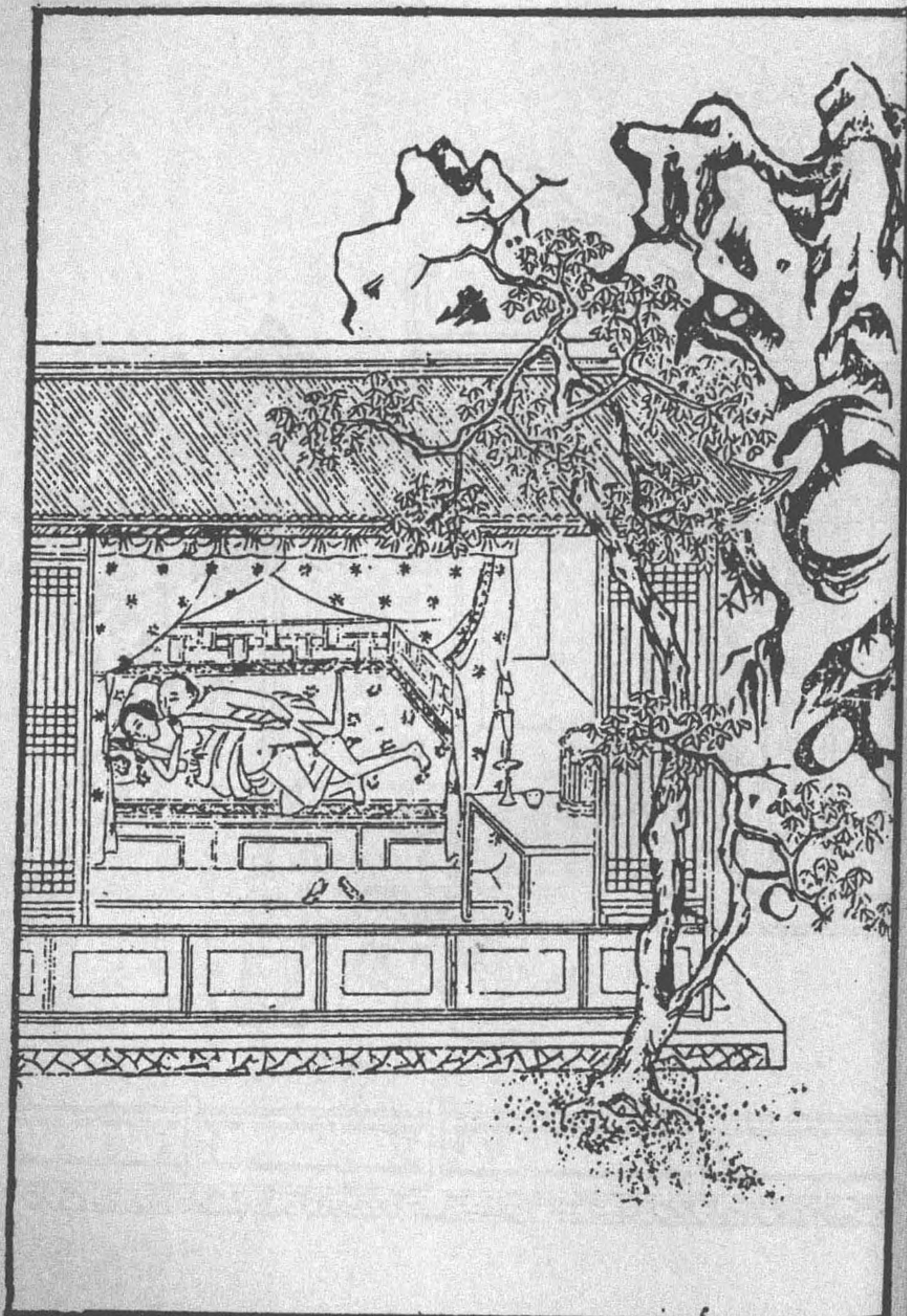
〔四〕「房門」，綉像本無「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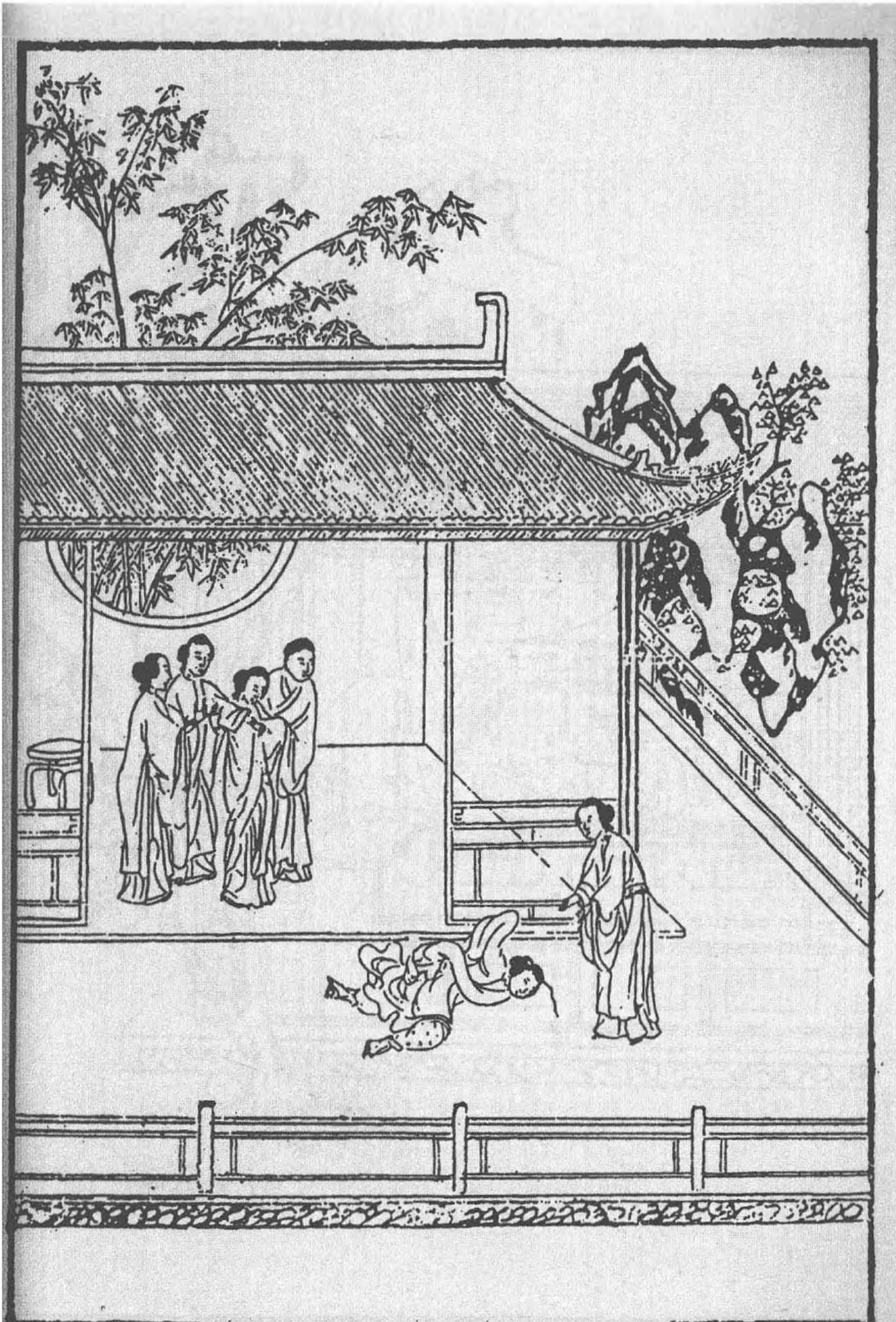
〔五〕「嘴頭子」，綉像本「子」誤作「了」。

〔六〕「看他眼兒」，綉像本「他」作「一」。

〔七〕「劉學官」，綉像本作「李學官」。
〔八〕「還没見」，綉像本「没」作「不」。
〔九〕「大寒」，綉甲、綉丙本作「太寒」。
〔十〕「平邊表」，綉像本「邊」作「胡」。
〔十一〕「席前花影坐間移」「坐」，影松軒本、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空」。
〔十二〕「堦下申牌不報時」，「堦下」，綉丙本作「堦前」，乙亥本、在茲堂本作「未下」。
〔十三〕「兩個吏典」，綉像本「個」作「名」。
〔十四〕「請應二爹去」，綉像本「請」上有一「去」字。
〔十五〕「進了房來」，綉像本「了」作「入」。
〔十六〕「我也唱了」，綉像本無此句。
〔十七〕「十二時中自着迷」，「迷」綉甲本作「斫」，綉丙本作「研」。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

此回寫金蓮淘氣，乃先寫如意，總爲金蓮淘氣之根也。

申二姐之見怒於春梅，而月娘乃與金蓮合氣，何也？曰：以春梅實以玉簫故也。玉簫又月娘之婢也。玉簫婢私書童，金蓮之所目睹者也。意中豈不曰爾婢私人而不知，乃責我婢之罵人，且曰奶子私主而不管，乃管我婢之罵人。況乎自不憤吹簫，其心高氣傲已爭十二分體面。蓋自有瓶兒以至於今方得其死後一暢，不知不覺，諸色盡露驕矜氣象，且也自元夜遊行之志，今即以瓶兒之衣酬之，其滿爲何如？乃月娘一語拂之，宜乎其不能耐矣。而壬子之期又誤，故滿腹矜驕滿足，變爲滿腹拂逆不憤，以與月娘鬧，蓋猶欲爲憶吹簫之禍也。不知月娘，止見春梅，不見玉簫。甚矣！不修其身，無以齊其家，月娘無以服金蓮；西門亦無以服月娘，皆不修身之謂也。信乎！作者以陽秋之筆隱罪月娘，而以玉簫明醜之也。

前文教衆人到嬌兒房中去，是一番羞怒；此回月娘說春梅，而金蓮護短，是一番羞怒；西門護短，又是一番羞怒，此月娘淘氣之由。而皮襖又是一番心事，合在其中發出，却不在此帳算也。

皮襖者，瓶兒之衣，乃月娘、金蓮爭之，直將其墻頭二人公同遞物心事說出。夫月娘、金蓮，西門氏之妻妾也。瓶兒，花家之人。三人並未謀面，乃一旦月娘爲之設法，用盒擡銀，金蓮、月娘、春梅鋪氈，墻頭遞物，不啻與瓶兒一鼻孔出氣者，財之爲事也。夫財在，而月娘有心，金蓮豈無心？乃銀物俱歸上房，而金蓮之不憤可知。其挑月娘、西門不合於瓶兒入門時蓋有由也。至於瓶兒入門，問金𩮀髻，西門詞語之間尚有愧色，況衆

妻妾乎？其爭其妒，大抵由財色而起。夫財色有一已足亡身，今瓶兒雙擅其二，宜乎其死之早，並害及其子也。至於死，金蓮快，而月娘亦快。金蓮快，吾之色無奪者；月娘快，彼之財全入己，故瓶兒着完壽衣而鎖匙已入上房矣。此二人之隱衷也，乃金蓮之隱易知，而月娘之隱難見，今全於皮襖發之。何則？金蓮固曰他人之財均可得也，而月娘則久已認爲己有矣。一旦西門令二婢一奶子守之，已不能耐。然而月娘老奸巨滑人也，回心一想，即守之於花樓下，乃我之外庫耳，且可息人之爭，故從之而不逆。今忽以皮襖與金蓮，是凡可取而與之者，皆非我所有也，能不急爭之乎？然而老奸巨滑者，必不肯以此而爭之，則春梅一罵之由，正月娘尋之而不得者也。而金蓮又有滿肚不憤，乃一旦而對面，不至於撒潑不止也。

寫月娘、金蓮必淘氣而散者，一見西門死後不能容金蓮之故。且瓶兒先疏後合，金蓮先密後疏，正兩兩相照也。

寫月娘以子挾制其夫處，真是諸妾之不及，真是老奸巨滑，以此而知從前燒夜香俱假也。作者特用陽秋之筆，又寫一隱惡之月娘與金蓮對也。

前瓶兒來，月娘掃雪，蓋與瓶兒合也，却是玉樓生日。此與金蓮淘氣，是與金蓮疏也，却又是玉樓生日。遥遥相對，爲一大章法、大照應。

金蓮撒潑之先，却寫一玉姐含酸。夫玉姐自入門時，至今何日不含酸，乃此日不能寧耐，何哉？蓋有徵於瓶兒也。何則？元夜取皮襖，玉樓、瓶兒皆有皮襖者也，是二人乃一體之人。今幾何時，而瓶兒之衣已入他人之手，固應於伯爵家赴會時，覩金蓮翩翩之態而自動前車之悲也。況瓶兒之財，人爭利之，玉樓亦幾幾乎續之矣。明眼人豈不自知？因一念及，而薛媒婆之恨已悔無及矣。此處寫含酸，特爲李衙内引也。則又作者報端之筆，而何其神妙如此！

未娶金蓮，先娶玉樓；未散金蓮，先散玉樓。信乎玉樓爲金蓮之襯疊文字也。

一路寫金蓮得意，不特瓶兒死後諸事快意，即李桂兒被拿，又是第一快心之事。蓋欲爲金蓮放心肆意於敬濟，以逼到武二哥手，故不得不爲之極力寫其肆志快意之極也。桂兒寵而金蓮受辱，月兒寵而金蓮之出身處受污。總之，作者深惡金蓮，處處以娼妓醜之；且以娼妓醜其出身之處也。

爭鋒毀院後，月娘、瓶兒始合；驚走三官，月娘、金蓮已離，又是絕大章法。蓋前桂兒敗而月娘快、金蓮亦快，兩快而瓶兒容與其間矣。此文桂兒敗而金蓮愈快，月娘未必快；愈快則驕，未必快則怒，宜乎金蓮、月娘之共相對敵也。月娘未必快者何？蓋以乾女故也。看其前文爲桂兒說東京人情，此又爲桂兒解釋三官，儼然一李三媽之不啻。甚矣，作者特用大筆如椽，寫一桂兒，蓋欲罵西門慶之妾爲娼，而使其妻爲老鴇兒也。故寫月娘純以陽秋者以此。混混看者，誰其知之？

看他寫相罵時，却夾寫玉樓、嬌兒、大妗子、三尼諸人，真是心閒手敏。而雪娥必至鬧後方言，大姐在坐而無一言者，各人心事如畫。蓋雪娥自快，而大姐爲瓶兒快之也。至於放去姥姥，又是絕妙乖滑之筆：分明借姥姥起端，却是借起端爲省筆。不然，月娘罵姥姥固不妙，姥姥阻金蓮與不阻金蓮亦不妙，文字大是礙手，不如一去之爲暢快好寫也。

金蓮入門時，大書其顛寒作熱、聽籬察壁，蓋以一筆貫至此回也。

月娘罵處，却都是瓶兒、雪娥舊話，是代從前受怨之人一齊發洩，然則怨怒之於人大矣哉！

此處寫玉樓其雲雨處，與雪夜燒香之月娘一樣，而西門亦是一樣抱慚。然而玉樓自是含酸，月娘全是做作，前後特特相映，明明醜月娘也。

大寫相罵之時，乃插一尼，可謂忙中閒筆矣。乃直寫至看衙，其間爲何如哉？

玉簫學舌作兩番寫，其相罵時亦作兩番寫，中用拉勸者一間也。

篇內寫月娘相罵，忽入金蓮，知桂兒被惱之言不是閒扯。蓋特寫金蓮於瓶兒死，又桂兒辱，一片得意驕人神理，爲金蓮數月來月娘之所不能寧耐者也。

內插荊都監事，明言荊棘起於庭前，行見月缺花殘、芳園荒蕪，爲歌舞者報一傷心之信也，豈泛泛寫一文遊之人乎？

上文寫一喫溺之金蓮，此回又寫一效尤之如意兒，總爲嗏癰吮痔者極力醜之也。

寫月娘挾制西門處，先以胎挾之，後以死制之，再以瓶兒之前車動之，誰謂月娘爲賢婦人哉？吾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也。

寫西門踢玉簫，亦偏愛常情，乃不知作者特特點出玉簫吹散梅花之故也。

申者，七月之數也，蓮至七月將衰。又申者，金也。金風新來，宜乎金蓮母子之所必爭者也。郁者，鬱也。鬱春意於將來，自當與春梅相合。況韓者，寒也。秋來則寒，寒至有秋。故申二姐必韓道國家薦來，而此後至西門死，全寫雪月時節，是知由此秋風而漸引也。

月娘怒金蓮說桂姐事只我知道，又爲乾女兒護短也，則月娘豈人類哉！

詩曰：〔一〕

雙雙蛺蝶繞花溪，半是山南半水西。
故院有情風月亂，美人多怨雨雲迷。
頻開檀口言如織，漫托香腮醉似泥。

【繡丙本評】寫出靦覥。

【繡丙本評】老作家，自是瞞他不得。

【繡丙本評】瓶兒之死，金蓮快心滿志，卻從此處供出。

【繡丙本評】一片妬心，卻是十分正理，心思周匝無比。

莫道佳人太命薄，一鶯啼能一鶯啼。

話說月娘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攜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張評】妙景。便問：「你怎的不脱衣裳？」那西門慶摟定婦人，笑嘻嘻説道：【張評】比瓶兒在日，直過那邊去何如？令人有今昔之感。「我特來對你説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裡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張評】明見處，亦自可人。這是你早辰，和那搵刺骨商定了腔兒。【張評】過來人，如何瞞得？張大户家定須如此。嗔道頭裡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搵刺骨，把我當甚麽人兒，在我手內弄刺子？我還是李瓶兒時，【繡乙本評】可憐，可嘆。叫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醋了！」【張評】文字如玉連環，又是得意語。西門慶笑道：「那裡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説他的不是。」【張評】愛語。婦人沉吟良久，説道：「我放你去[一]，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繡乙本評】欲留餘味。和那搵刺骨弄答的齷齷齪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繡乙本評】毫不放鬆。【張評】預訂壬子日。西門慶道：「我使慣了，你不與我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説道：「你要，拿了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趔趄着脚兒就往外走。【張評】情景逼肖，是寫生手。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鋪兒長遠睡？【張評】既睡矣，而不許其長遠，恐其長遠即

有話說。總是自潛蹤後，千年怕麻繩也。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張評】是瓶兒已死的情景。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張評】妙絶。是深思遠慮，不許其去不好；許其去，又怕爲蕙蓮之續，一團神理也。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張評】上文不許其長遠睡，即是爲此意。因一時不便出諸口中，故止云不許其長遠睡。然又細思：既放他去睡，焉能斷其不長遠、不說話？故又叫回明說心事。總是提筆曲曲，將人情寫來活現。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綉乙本評】趣話。【張評】映蕙蓮得意時。防不然，真有此景。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張評】一句是走春說者，可想。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繇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絮，媳婦耳頑。倒沒的叫人與你爲冤結仇，【張評】此等深意，惟身親其地者知之，即春梅亦不能知也。誤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桌兒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

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張評】是薛姑子將宣卷時。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張評】瓶兒安在？西門此時對瓶兒，亦不見瓶兒矣。不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裡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把手摟過來，就親了個嘴，【張評】與春日蕙蓮遙對。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了。

【綉丙本評】一個心忙意急，一個慮此防彼，情事逕庭，而熱中則一。

【綉丙本評】春梅局外，不解個中一種熱癢私情，宜乎有此。然而心高氣硬，言下可定平生。

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張評】是合同做賊。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没酒，還有頭裡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素兒金華酒，【張評】即有燒鴨子下之，瓶兒不復問矣。留下預備篩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張評】瓶兒豈特《我有衣裳》之悲哉！一滴九泉，千秋同恨。只拿幾個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綉春：「你打個燈籠往藏春軒書房内，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於是燈下揀了幾碟精味菓菜，擺在桌上。【張評】一路寫來，的是已死之瓶兒房中，又的是丫頭、奶娘相伴，故妙。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内，遞上。西門慶嚐了嚐，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往後邊門房内〔三〕，與綉春坐去了。

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飲酒。【張評】起先站立，蓋爲迎春在也。一面解開他對衿襖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膛，〔四〕手揣摸他奶頭，誇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别的，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摟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張評】直與翡翠軒對照，所以云是瓶兒後身。如意兒笑道：「爹没的説，還是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五〕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得

【綉像本評】猛入提起瓶兒，愛中着想，熱處餘情，當亦情種。

【繡像本評】小人少得寸地，便有一番批點推敲。金蓮所慮在是，彼春梅未之或知也。

清秀又白淨。」【張評】又與蕙蓮雪洞中語一樣，所云是蕙蓮小樣。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張評】曾幾何時，諸物分去殆盡。此又獨提赤虎，蓋爲滿池嬌一照也。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張評】細軟已盡去矣，而如意、迎春且不得知，深文曲筆，寫月娘老奸巨猾隱利人財處，可恨，可畏！則與金蓮上氣，大都在爭瓶兒之物居多，意者一草一木不許人動也。如意、迎春乃守瓶兒房中者，瓶兒細軟俱去，且不得知，彼金蓮烏得而知之乎？皮襖之要，宜乎其不看頭勢也。此處自是作者用意寫月娘處，豈是描寫如意要物，與蕙蓮要香茶同年而語也？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張評】總是寫死瓶兒的房中也。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又揀了兩筯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繡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上抱他鋪蓋，和繡春廚房炕上睡去了。

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細絹被褥，[六] 扣花枕頭，【張評】寫得在好醜精粗之間，是大人家奶娘的被褥，又卻是得寵的奶娘被褥，故妙。在薰籠內薰的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

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移近床邊，方纔脫衣褲，上床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枕而臥。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猙獰跳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合得面如火發，【綉乙本評】此景難與不解者說。【張評】是仰而承受者。又道：「這袛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張評】又暗暗寫其效金蓮貌處。蓋上文試綾帶，金蓮固自云：將袛腰伺腰，此處不言，止言袛腰舊了，便情事如畫。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裡拿半個紅段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張評】是曾問過者。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張評】西門將死，恐一路自冰鑒後，未曾寫其年紀，下文記其壽算。看官眼迷，此處開中一醒。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張評】金蓮前言不誣。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願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爹這門。【張評】立志如此。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西

【綉乙本評】只「雪白腿兒」四字，便足銷魂。金蓮在其下風矣。

【綉像本評】合着龍利，丈夫吮癰舐痔者多矣，況婦人女子乎？大庭廣衆之中寡廉喪耻者多矣，況閨榻房幃乎？莫訝，莫笑。

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摟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張評】總爲瓶兒遙照。只顧没稜露腦，搧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張評】上言叫，此云聲。叫不出，止有聲也。星眼濛濛。【張評】此又聲息俱無，止見其眼濛濛也。至此時，作者與如意俱入化境也。良久，又令他馬伏在下，直舒雙足。【張評】既馬伏矣，卻又直舒雙足，是伏而不伏，中間懸空之景，下便於投那話入内也。又是出落下文「雪白屁股」一句。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按着他屁股雪白的，只顧搧打，【張評】上文自「馬伏在下」數句，特爲此句身分。蓋此句乃翡翠軒中一影子也。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丢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綉丙本評】妙。真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絶。【張評】二語與上呼叫嬌聲，又自不同。蓋上是自用力處，寫至不能當時；此是自復整旗鼓，寫至竭力抵當。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洩。良久，拽出麈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揩拭，摟着睡到五更鷄叫時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下夜怕我害冷，〔七〕連尿也不叫我下來溺，都替我咽了。」【綉丙本評】叫莫要說，又說出來。老婆道：「這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綉乙本評】效尤得妙。【張評】如此等人，豈少也哉？這西門慶真個把胞尿都溺在老婆口内，當下兩個綺妮溫存，萬千囉唣，合搗了一夜。

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擡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張評】宋御史不名喬年乎？今日送鼎去，是爐鼎送了長年也。寓意分明。又

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叫琴童用氈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裡，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張評】總是不快皮襖的意思：言他要皮襖去赴席，我偏不叫他去，然又自知不能阻他，故下又轉到雪娥也。心事不快如畫。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聽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張評】滿心不快金蓮，非不快雪娥也。明眼人自知。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張評】月、桂復合。夫前文留下夏花，月娘親曾怒罵玳安，今日已忘之乎？寫月娘便是十足奸險包藏禍心之人。

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荊都監老爹來拜。」【張評】又是出門人來，此爲板定大章法，蓋簇花之用也。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荊都監叩拜堂上道：【張評】荊棘生于堂上矣。「久違欠禮，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叙畢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荊都監便道：「良騎俟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裡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荊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

【綉丙本評】逐日所難。

【綉像本評】逐日所難。

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膽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這裡，〔八〕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忙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繇祖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户，從某年繇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張評】作者固以西門等人為荆棘，荆棘將去，西門將死矣。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

卻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就走到金蓮房中，【張評】吹散春光，必用玉簫，令人有江城五月之思。人知春梅為領袖，不知玉簫乃要緊消息也。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

【繡像本評】鬪氣之根坐此。

【繡像本評】若非西門慶覥覥，未免口硬不得。

往他屋裡去，把攔的爹恁緊。【張評】一是俺娘的話。三娘道：『没的羞人子剌剌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裡，隨他串去。』」【張評】一是三娘的話。金蓮道：「我待說就没好口，合瞎了他的眼來？【張評】試問：此三句不自上不憤憶吹簫後，曲曲寫金蓮得意，如何一筆便到此十二分聲勢也？行文之難如此。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麽？」玉簫道：「前邊老到只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卻往誰屋裡去？」金蓮道：「鷄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張評】毋亦將窩借頂乎？一笑。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幾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繡乙本評】果然。金蓮道：「没的扯那毬淡！有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張評】得意語。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張評】得意語。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張評】得意語，方知前寫金蓮之妙也。偏有那些毬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張評】匆匆頓住。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叫穿淺色衣服。」【張評】遊絲飄渺。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鬏髻珠子箍兒，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張評】是清河妝束。上穿着沉香遍地金妝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車喝路，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

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

卻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繡乙本評】映前。【張評】做文總是在會討便宜，如上文金華酒，不知有意爲此寫否？然此一借，便覺上文是伏筆矣。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使個人往後邊去，叫他來，好歹叫他唱個咱們聽。」迎春纔待使繡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九〕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子酒與他吃。」〔十〕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春鴻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坐的，〔十一〕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曲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裡也是一般。我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張評】自恃有上六兒在，然亦不知春梅之爲春梅也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

【繡像本評】有

此自負，宜其不平愈甚。

【綉像本評】扯得奇。

就來了。」【張評】直與月娘叫衆人李嬌兒房中睡，若論一樣。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姑娘，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能了，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張評】上文玉簫過舌，看官正擬春金蓮撒潑，不意頓住金蓮，乃寫春梅，真是奇絕。「你怎麼對着小廝說：『我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張評】其志如此。俺們在那毛裡夾着，是你撞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户、賊狗攮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西溝灞，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拿斑做勢起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興你，俺這裡不興你。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稱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户！」【張評】一頓住。然觀其一路寫來，確是春梅語，不是金蓮語，所以入化也。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嚛嚛！這位大姐【張評】以大姐待之，固是不知春梅者也。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話，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不留人，更有

【綉像本評】春梅大膽，口氣自是不凡。

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張評】獨怒處在此。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没的賴在你家！」【張評】逼真，如聞其聲口。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鬏毛都撏光了你的。」【張評】又逼真，如聞其聲口。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張評】反襯法，所以月娘惱也。你叫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張評】語中有偏向意。

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方纔把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我是誰哩？（十二）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綉内本評】妙。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裡。」【張評】偏有閒筆反襯得到，真是異樣文錦。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叫他唱個兒，他就唱，那裡像這賊瞎淫婦大膽，他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裡滑言語，上個甚麼擡盤兒也怎的？

【繡內本評】老人家口角，然亦見其是貧婆常語。

【繡內本評】春梅熱鬧，迎春冷韻，自此雙寫，可稱不俗。

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張評】不快人處，偏有此等情節，摸寫逼真。郁大姐道：「可不怎的！【張評】又如聞其聲口。昨日晚夕，大娘叫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張評】深知春梅者。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上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張評】自負語。夫人不知我而罵之，固是不服「炎涼」二字，然較之玉樓，則春梅又遠矣。批書者自信能爲春梅，不能爲玉樓也。【文評】批書者自願爲春梅。呵呵！現出原形，露出本色來了。看來也不是個好東西，無怪其滿口胡談，一味咒駡也。並無半句中肯處，然則並春梅之不如耳。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張評】又反襯。如意兒道：「我傾杯酒與大姐姐消消兒惱。」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張評】又是玉樓、金蓮之類。看他寫春梅駡人，卻寫大妗子、玉簫、郁大姐、潘姥姥、如意、迎春，雖是反襯得到，卻正是西門慶家中，不是野寺孤燈喈道姑駡徒弟也。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張評】不即不離，妙絕。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張評】寫衆人一時齊湧，使春梅氣態畢露。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能能，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張評】迎春之於春梅，又爲玉樓之於金蓮也。那春梅忍不住笑駡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慢慢唱「花嬌月艷」與衆人吃酒不題。

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裡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張評】伏何十一案。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張評】一百本曆日，記明新年，是西門死期矣。然又引起下文喬親家事。荊都監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鮮豬、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並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張評】又是一百本曆日。又言雖一日作兩日過，其如死何哉？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張評】我是春梅十分驕滿。衆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裡去了。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十三）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興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攤酒；初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張評】頭緒紛然，一絲不亂。玉簫在傍請問：「爹吃酒，篩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纔荊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嘗嘗，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問接月娘去，玉簫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張評】與荊棘相關者，自是此一派妙人。西門慶令：「斟來我

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

卻說來安同排軍，拿燈籠晚夕接了月娘衆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屋裡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張評】不謂春花，竟能秋實，西門能不傷心？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張評】句。沒眼兒？【張評】句。是鬼兒，【張評】句。出來見不的？」【張評】句。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好叫豬拱罷！」〔十四〕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張評】句。拿掇的【張評】句。出來見的人！」【張評】句。不快金蓮也。總是忙中閒筆，否則即入春梅，爲無味之甚。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窗戶眼兒望前瞧，【張評】爲後文對張二官說金蓮伏綫。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恥，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寔抹他一臉粉。」【張評】愈忙愈閒矣。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別要胡說，他幾時瞧來？

【繡像本評】罵得好笑，具見輕薄。

【繡像本評】摹寫笑處，便見(其)胸中有一

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張評】愈忙愈閒矣。

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裡拜大妗子並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作聲。【張評】如畫，爲春梅身分。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妗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張評】明說金蓮。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了，【張評】明說金蓮。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怕兒。」〔十五〕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户，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斑兒做勢的？他不罵，〔十六〕嫌腥！」【張評】試問：不自上文不憤憶吹簫後，一路寫其得意，此處如何便得唐突月娘至此？作文之難如此。月娘道：「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不吃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張評】愈知一路寫金蓮得意，皆爲此句發派。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張評】老羞成怒。自叫人過嬌兒房中，至此爲兩次。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鄰親戚都叫他罵遍了罷！」於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姐姐，似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叫他不唱與

傾寶弄諸姬人物之意。春花之貶，專爲此地。

【繡像本評】該惱。

【繡像本評】語出愛憎人口，便是非顛倒。

【繡像本評】金蓮出語狠辣，似少年口機變，然非主上有以中

之、當不全是所以成心不可使有。

【綉像本評】有此全情，不宜硬氣。急態亦急心。

【綉像本評】雖月娘一時憤激之言，然一段宜家道理。金蓮則小不忍而亂大謀，可惜，可戒。

他聽來。【綉乙本評】好混。【張評】此處第三番。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裡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嗔喝他兩句，【綉乙本評】大是。虧你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都先歸房去了。【張評】襯金蓮不知頭勢，總是不憤吹簫日縱之也。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張評】二字，月娘不堪。月娘進裡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裡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二百兩銀子，要央宋巡按圖幹陞轉。」玉簫道：「頭裡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裡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張評】此等處，又見金蓮在月娘房中久等也。

金蓮在那邊屋裡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張評】寫出不見頭勢。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圖壬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去也。」【張評】總是得意之金蓮不知頭勢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綉乙本評】妙。【張評】一句直吐一腔憤氣。我還和你說話哩。【張評】又足一句。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張評】紛紛俱出矣。强污世界，〔十七〕巴巴走來我屋裡硬來叫你！【張評】紛紛俱出矣。没廉恥的貨，只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十八〕怪不的人說你！【張評】拉入玉樓。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

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麼不惱？你冷灶着一把火、〔十九〕熱灶着一把兒纔好，〔二十〕【張評】不知怎樣一把方妙？可爲大笑。通叫他把攔住了！【張評】又重一句。我便罷，不和你一般見識，【綉乙本評】要見此道，原妙。別人他肯讓的過？【張評】正是自己讓不過之詞。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也有幾分惱。【綉乙本評】大了自道。【張評】過人含酸。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裡，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淒噁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屋裡瞧他瞧去？」

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分付收了家伙罷，我不吃酒了。」於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張評】寫玉樓，直是深深鬱鬱，千秋不吐。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語，只顧嘔吐。【張評】深深鬱鬱，千秋痛恨。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裡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淒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張評】深深鬱鬱，千秋痛恨。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綉乙本評】雋。【張評】一句。俺每不是你老婆，【張評】二句。你疼你那心愛的去罷。」【張評】三句。千秋痛恨，只此三句。西門慶於是摟過粉項來親個嘴，說道：「怪油嘴，就徯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張評】拉白，妙。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邊

【綉像本評】金蓮十分熱急，玉樓一味酸柔。熱使人愛，酸使人憐。

【綉像本評】試看西門慶光景，多少乏趣，故處家無僻。

【綉像本評】口說不爭，卻語冷情淒，猶深於爭。讀之一回心酸，一回心疼。

【繡像本評】玉樓、金蓮素稱莫逆，一到此際，含酸帶刺，有無限低徊。可見利害一切於己，交情知愛又落第二義矣。

兒吃。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吃，【張評】妙絕。會那等喬劬勞，旋蒸熱賣兒的，【張評】玉樓亦太甚，此時旋蒸熱賣者誰哉？誰這裡爭你哩！【繡乙本評】傷。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里來走一走兒。【張評】妙。總是一絲纔吐，便千頭萬緒。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灼包氣！」【張評】妙。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繡乙本評】扯淡得妙。【張評】亦自知慚。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張評】又一句。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張評】又一句。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贅字號聽題去了，【張評】又一句。後十年掛在你那心裡。」【張評】足上三句。千秋痛恨，又足此一句。見西門慶嘴搵着他那香腮，【張評】寫西門無言可對。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着來，那裡有甚麼神思和你兩個纏！」【張評】總是反襯西門拉白處。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張評】又拉白。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裡淒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女人道：「繇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叫劉婆子來，吃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繡乙本評】扯淡得趣。【張評】總是無言相答，無面相對處，寫得活現。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二十二〕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哩。」就拿素兒帶些酒來，吃了管

情手到病除。」【張評】句句是慚。比李衙內，自是天淵。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要酒，俺這屋裡有酒。」

　　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剝去蠟，裡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瞅了一眼，【綉乙本評】嬌絕。說道：「就休要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吃。【綉乙本評】此人是誰？【張評】玉樓與金蓮始終和好，始情知不是伴耳。你這裡且做甚麼哩？卻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攛掇上路兒來了。緊要叫人疼的魂也沒了，還要那等撥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張評】總描西門拉白處。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撒撲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張評】作枕頭也。卻爲那一隻手下擱道一隻腿兒也。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綉乙本評】此兒亦善修飾。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張評】與插寫月娘正對。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卻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雖佛眼兒便難，等我

【綉像本評】金蓮別有所長，無

事勉强，西門慶固善於因才任使。

【綉像本評】道破持家之雅，不差一黍。

管！」【張評】可知玉樓與金蓮非眞心相知，蓋能顚倒金蓮耳。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强！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攏過這幾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攏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個頭兒？小廝你來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搊起這一隻腿兒，【綉乙本評】妙有措置。【張評】「這一隻」，妙，是欲行事而不便即入，故借說話時搊腿，然必先搊這一隻，已有行事之勢，下文說着便入，庶不費手。跨在肐膊上，摟抱在懷裡，揝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的〔二十二〕，只愛你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等柔嫩可愛。」【綉乙本評】諛處帶幾分自愧意，深想乃見。【張評】是不好即入意。婦人道：「好個說嘴的貨，誰信那棉花嘴兒！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不說俺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右說着哩。」【張評】玉樓生平，當亦自顧影生憐，則此處數語，正是其酸極處。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行貨子，沒要緊賭甚麼誓！」【綉乙本評】好人好心。【張評】明目聰耳，不信魍魎弄影也。這西門慶說着，就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牝中。【張評】蓋賭咒時，已情極矣。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張評】又對月娘雪夜。總是此回與燒香一回相對：但月娘是私自邀之，且裝喬處許多醜態，總是權術；玉樓自己含酸，絕不望一盼，西門自來，然雖有數語，總是寔寔酸痛，非如月娘一派權奸也。

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不趁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裡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裡，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舔糨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出，口裡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張評】又對月娘，止覺比月娘醜、好不同。你省可往裡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你吃，就好了。」

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刀撤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張評】單罪金蓮。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裡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户，叫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出來的！【張評】明與金蓮爭氣。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無詞，〔二十三〕同歸到房中歇了。

【繡乙本評】大是。

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誤了壬

【綉像本評】天下事原有此等不湊巧、不知趣者爲可恨耳。

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悦。【綉乙本評】自然。【張評】是得意時一挫。 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綉乙本評】要鬧的大主意。【綉丙本評】不知日去了。【張評】先打發去，妙。省許多文字，非金蓮自爲地也。 吳月娘早辰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裡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張評】此處卻將雪夜燒香之假月娘，一爲説出。何則？此回玉樓直對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於王姑子，在瓶兒進門之時；王姑子與大姑子即來於燒香複合之後，明是王姑授以奸計。恐看官不明，乃於此回玉樓掩映處，又特書月娘布施油米。夫此處布施老薛，人人得知月娘羔爲符藥安胎有靈之故，然則前文反襯明甚矣。 因擺下茶，在上房内管待，同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内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綉乙本評】禍根。 於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張評】玉簫過舌，亦作兩次寫。 便問他：「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辰，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説：「怎的不説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張評】三章約中又一則也。 於是遞與秋菊，放在抽屜内。這玉簫便向金蓮説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説五娘强汗世界，與

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往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張評】吹散梅花必用玉簫，此一約已兩三見矣。這金蓮記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張評】借姥姥使人，文情捷甚。

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張評】方知激打嫦娥文內聽籬察笆，直貫至此。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張評】直出玉簫之言。月娘道：「是我說的，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爲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爲甚麼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繡乙本評】扯着處頭頭是道，可見蓄心之久。【張評】生出一証，便使連日得意金蓮話現。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裡去，我莫拿豬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張評】仍是得意，然則自瓶兒一死，已暢然矣。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

【繡像本評】兩下蓄心已久，一觸便來，真如雷轟電掣，不假思議，不用安排，可觀，可聽，妙，妙。

【繡像本評】所以構爭者，非此一節；然所以構爭，何莫非此一節？圖氣在此，婆心在此。

【綉像本評】月娘大是。

【綉像本評】只爲如意一宿，冤及金蓮，故氣苦不平乃爾。

【綉像本評】善哉，善哉！大爲

慌，他昨日在我屋裡好好兒坐的，你怎的掀着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張評】針鋒相對。漢子頂天立地，吃辛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豬毛繩子套他？【綉乙本評】撮着一句，便可入罪，女流慣用此法。【張評】總描月娘不知止理，隨處奸險不通處，爲不足以服人也。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趕人！【張評】是連日積憤。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掛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張評】刺心處爲此。都是這等起來，【張評】月娘私據瓶兒之財，恐因一皮襖便不可爲後例。深思遠慮，此一句畢露出。俺每在這屋裡放水鴨兒？〔二十四〕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張評】明言瓶兒之財，惟我可據也。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張評】紛紛俱吐矣。卻不是玉樓語。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裡，【張評】言也聽憑怎麼處治也。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張評】是連日放志滿心之後語也。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圖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張評】所以云：根由起自對月娘說如意守夜一夜。又，「浪」字在插守時已藏之矣。吳月娘吃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漒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浪。」【綉乙本評】月娘亦覺牽強，然相罵到此，不得不搬出也。故凡人腳跟要硬。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張評】手閒筆忙。饒勸着，那月娘口裡話紛紛發出來，

瓶兒吐氣。即我胸中鬱結，亦爲一開。

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多我了。」【張評】翡翠軒中，至打狗着貓，千秋痛恨至此一吐。孟玉樓道：「耶嚛，耶嚛！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張評】月娘已說到瓶兒，玉樓方接到上文趁來，然則月娘紛紛發出，真是一氣亂發。一面大妗勸，一面玉樓說，一時紛紛如畫也。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張評】一面又自描金蓮。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廝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每嚷鬭，俺每親戚在這裡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嗔我在這裡，叫轎子來我家去罷！」【張評】一面又描月娘。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張評】大妗本勸，反爲李嬌兒拉住，一時好看殺人，卻一絲不亂。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撒潑，【繡乙本評】有趣，有趣。好看。妙，妙。自家打幾個嘴巴，【繡乙本評】妙，妙。【張評】至此方是大鬧也。頭上髮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張評】句。就是了，【張評】句。與上句不連。潑腳子貨！【張評】又與上句不連。一連三句，皆不成句，即下自云沒說出來。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張評】又與上句不連。自己說沒說出來，正是氣急語。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張評】月娘正云一句沒說出，金蓮一面又說，月娘依舊沒說出，所以又說「你看」，又說其嘴也，氣急如畫。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辯別你？」【張評】以上俱是虛描，此又實寫。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家裡養下漢來？」【繡乙本評】有得他說

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綉乙本評】難道敬濟現在？【張評】正見月娘疏處，有敬濟而不知也。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道：「你恁怪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叫三位師父笑話。【張評】點三姑。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張評】又夾寫玉樓。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拉起來，送他前邊去了。【張評】煞住。

大妗子便勸住月娘說道：【張評】又寫大妗子。「姑娘，你身上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姐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裡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卻怎樣兒？」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張評】又寫三尼並小尼，卻是好一會工夫矣。告辭月娘衆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灶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綉乙本評】賊禿，你與王姑爭攙經錢，爲何不儘讓？佛法何在？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張評】且入閒筆成趣。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二十五〕，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綉乙本眉評】倒像和尚口氣。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即叫大姐：「你和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張評】筆愈閒矣。於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去了。

【綉像本評】有此蜜口，不信敬者幾人？

【繡像本評】天下人有終身不自面徐俟命定，如瓶兒者，猶不足慨。故處世接物，要具兩隻明眼，不可當面錯過。

【繡像本評】一提起便着自己升及來時，隨口同無與言，然而

月娘陪大妗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張評】看他此等筆法，純是追魂取魄，最耐人學也。從早辰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裡住，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為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恥也不顧，他燈臺不照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張評】將近日花園金蓮罪案一描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詭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張評】總爲死瓶兒一吐惡氣，然而蕙蓮地下含笑，雪娥廚中心涼矣。剛纔攏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裡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也不聽見他腳步兒響。」孫雪娥道：【張評】雪娥忽出，可知先在觀望不勸。「他單會行鬼路兒，腳上只穿氈底鞋，你可知聽不見。想着起頭兒一來時節，〔二十六〕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叫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鬪的。」【張評】映轉昔日偏愛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

虛心處良知終自不昧。

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二十七〕管就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纔罷了。」【綉乙本評】十個指頭不抵一個此物。【張評】路如許事端，結源此事，可發一笑。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爲眾好，與人爲怨結仇。」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張評】又使奸術，以便挾治西門。心口內有些惡泛泛的上來。」〔二十八〕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倘去。」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

卻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張評】有何干在內。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荊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拿回帖，又賞家人一

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張評】寫月娘權詐，遂使雪夜燒香，奸險畢露。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里，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張評】凡婦人皆如此，而月娘爲更可恨也。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荊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間。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說了一遍。〔二十九〕

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身上不方便，【張評】西門受其挾處以此。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鬭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撑着頭兒和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鬏髻都跺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張評】拉扯瓶兒以害之。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張評】明以身子挾降西門。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頭又疼，兩只胳膊都麻了。【張評】醜絕不堪。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張評】一番挾制。到半夜尋一

【綉像本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爲瓶兒臨終一言，刻人心肺。

【張本墨評】西門之對金蓮，只是愛色，何嘗有情之一字哉！金蓮知之，必芳心碎矣。

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張評】又一番挾制。往後没的又像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氣。」西門慶不聽便罷，聽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懷裡，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没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内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没有？」月娘道：「誰嗜着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内只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張評】挾制之法。腦袋又疼，兩只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没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任醫官來看看。」月娘道：「請甚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没命叫他死，纔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牆上土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張評】醜絶不堪。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剁兩針，繇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没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張評】襯西門着急在胎，方知月娘安胎之妙，方知一姑子廟内油米該送，方知守夜求子諸話，俱出王姑子奸計也。月娘道：

「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張評】挾制處醜絶不堪。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

西門慶只在屋裡廝守着月娘，分付丫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張評】挾制處，愈見雪夜燒香之假。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説：「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裡請，説明日任老爹絶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户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裡去罷。天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個腔兒！你去，我不妨事。【張評】收來放去，以腹中之子挾制西門，其去瓶兒遠矣。真正醜絶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閘着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裡？叫他唱與娘聽。」【張評】映到郁大姐，情事宛然。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腳。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管他腿事！」【張評】寫月娘尚不知爲其婢賣也。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張評】連日諸事一點皆出，又見玉簫之寵不下春梅也。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張評】妙。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户家吃酒去了。

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

的。【張評】假處不堪，真是醜絕　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内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張評】真是醜絕不堪，豈寫金蓮之筆，無此其甚也。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裡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僉一口豬、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

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早辰，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闊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内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内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

大妗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内，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爹分付叫收拾明間裡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叫將人家漢子，呼着活眼，把手揑腕的，不知做甚麼！【張評】醜絕不堪。作者寫此回，雖爲金蓮散場，實因一路寫月娘，俱是隱筆。恐看官不明，故此回放手一寫其醜，與前掃雪夜反襯也。叫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繇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張評】醜絕不堪。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卻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他是個太醫，你叫他看看你這脈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理氣血，安安胎氣也好。【張評】安，如何再安？見衆人一時俱以月娘有胎爲重，則吃藥安胎，月娘神奸畢露。劉婆子他曉的甚麼

【綉像本評】在妾者何等便當。凡爲大娘子者何苦不容？

病源脈理？一時耽誤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抿子掠後髩，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拿衣裳。【張評】反襯金蓮不在此也。不一時，打扮的粉妝玉琢。【張評】一句將月娘假病、挾制西門處，襯得十分圓滿。夫既是病容，安得「粉妝玉琢」？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月殿嬋娟出畫堂。

一

【文評】是書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爲必有之事，其人爲實有之人，決非若《駐春園》、《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艷》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書之信口開河，無情無理，令人欲嘔而自以爲得意者也。何以謂之不淫也？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間，勢必現此醜態，以至家敗人亡，後事直有不不可問，見不賢而內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幾不負此書也。

二

文禹門又云：潘金蓮初心，原想纏住西門慶，而西門慶竟不受羈勒也。蓋淫人之淫，初不因乎情，漸不因乎色，但遇淫人，即動淫興；其始猶知選色，其繼遂一味貪淫。緣色有妍媸，是人之所共見者也。而淫中別有滋味，惟淫者乃獨知其趣焉，此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總之，千其人者千其貌，百其婦者百其器，此中大有分別，固非金蓮之一人能盡者也，又烏能纏住西門慶乎？

人知章四兒亦學王六兒、潘六兒之兩口並用，而未知章四兒別有所長，非兩個六兒所能及。此西門慶之所以必欲前去，初非金蓮之所留得住也。

若玉樓者，却是因情而不合，因情而大吐，因情而致西門慶之來。乃西門慶仍是以淫報答之，以淫酬應之，此玉樓之所以不能常守在西門慶家也。如意處是西門自想去，玉樓處是月娘招之來；潘金蓮未得其實，空受其名，安得不大潑其醋哉！

彼月娘者，情不若玉樓之深，淫不如金蓮等之甚，其欲收服西門慶，不亦難乎？幸也有孕以要結之也，否則亦將入贅字號中矣。婦人以情感男子，上焉者也；以淫惑男子，下焉者也。至非淫非情，而以子息動之，斯固在上之下而下之上焉，殆桀之中焉者也。批者亦何必深惡痛恨，以至於斯乎？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我放你去」，綉像本作「我放你去便去」。

〔三〕「門房」，綉甲、綉丙本作「廚房」，綉乙本作「間房」。

〔四〕「胸膛」，綉像本「膛」作「用」，從下句讀。

〔五〕「模樣」，綉像本作「模樣兒」。

〔六〕「紬絹被褥」，綉丙本「紬」作「綾」。

〔七〕「下夜」，綉甲、綉丙本作「半夜」。

〔八〕「在這裡」，綉像本作「在我這裡」。

〔九〕「留下看家」，綉像本「下」作「我」。

〔十〕「篩半甌子酒」，「篩」，綉像本作「釃」。
〔十一〕「上房」，綉像本作「上房裡」。
〔十二〕「不知」，綉像本作「不知道」。
〔十三〕「衣服」，綉像本作「衣裳」。
〔十四〕「只好叫豬拱罷」，「只好」，綉像本作「只好」，乙亥本、在兹堂本作「扒妫」，本衙本、崇經堂本作「只妫」。
〔十五〕「通没些怕兒」，綉像本「怕」作「摺」。
〔十六〕「他不駡」，綉像本「駡」下有「他」字。
〔十七〕「强污世界」，綉像本「污」作「汗」。
〔十八〕「你叫賊皮搭行貨子」，「叫」，綉像本作「這」。
〔十九〕「着一把火」，綉像本「火」作「兒」。
〔二十〕「熱灶着一把兒」，綉丙本無。
〔二十一〕「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黄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綉像本「藥用」二字作「那藥」，從下句讀。
〔二十二〕「别的」，綉像本無「的」字。
〔二十三〕「無詞」，綉甲、綉丙本作「説話」。
〔二十四〕「水鴨兒」，綉像本「水」作「小」。
〔二十五〕「栓住」，綉像本作「栓住了」。
〔二十六〕「起頭一來時節和我合了多少氣」，綉像本「節」作「該」，從下句讀。
〔二十七〕「一定」，綉像本作「一徑」。
〔二十八〕「惡泛泛」，綉像本作「惡没没」。
〔二十九〕「説了一遍」，「説了」，綉乙本作「住説」，綉丙本作「俏説」。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上文七十二回內，安郎中送來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看着亦謂閒閒一禮而已。六十回內，紅梅花對白梅花，亦不過閒閒一令而已。不知作者一路隱隱顯顯，草蛇灰綫寫來，蓋爲春梅洗發。言蓮、杏、月、桂俱已飄零，而瓶斷簪折，琴書俱冷，一段春光，端的總在梅花也。此回乃特筆爲春梅一寫。夫金蓮與月娘淘氣而春梅撒嬌，雖禍起春梅而不爲金蓮寫，特爲春梅寫，亦花各有時，金蓮乃一謝時之芰荷，故不如當春之梅萼，是故寫春梅而不寫金蓮也。但寫春梅亦有兩樣筆墨，爲其將有出頭之日，爲春梅計，則守備府中固春梅揚眉吐氣之處，是此處寫其撒嬌，蓋爲春梅抬身分也。若云爲西門慶計，則金屋梅花，深注金瓶，一旦瓶墜金井，而梅花亦狼藉東風，眼見爲敬濟所採擷，是此處一寫，又爲梅花傷心，且爲西門傷心也。故玉簫調裡吹徹江城，瓶已沉矣，而水豈復能溫乎？是用接寫溫秀才之去也。

溫秀才未來之先，寫水秀才，是溫必水之溫也。金瓶水暖，可養梅花。今瓶破而水亦冷矣，梅花自應催折，爲敬濟所得也。但溫秀才，即該寫之于瓶兒之初來，不知作者固言瓶水初溫而寒褻與悲，蛟龍失水，則玉贍梅花其芬芳能幾何哉？深悲韶華之迅速，風流之不久也。

葵花乃愛日之花，而「必古」又「屁股」之訛：水性就下，宜乎與夏龍溪私漏消息，而瓶破委泥，是又有倪秀才爲葵軒作朋，以同就於污下也。至於愈趨愈下，以至半路成河，水流花謝，紅葉飄零，故葉五兒之女必嫁夏宅，而何大人來，賁四嫂必帶水大戰。蓋貝葉隨波，又露一段空色消息。是故必于此日先寫一撒漫將落之

梅，而接寫溫秀才之去，已是落花流水，一段殘春音信，作傷心之話也，故又用畫童哭躲。

喬大户納官，亦非泛泛。夫言喬者，木也。喬木如拱，已作白楊青草之想。蓋有「聞道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二句在內。官者，棺也。喬木成棺，不死安往？

忽放何九、王婆入來，蓋至何家托夢，已結瓶兒。以下皆極力收拾金蓮之筆，故此處將二人一點，使看者知武二處磨刀以待也。却嫌生入不上，又於前文伏一何千户拿一起盜案請問，蓋即伏此脉也。文字針綫之妙，無一懈可擊，安得不令人叫絶？

借何十事，即插一宋得原姦丈母事，早爲下文金蓮售色以後至出門等情總提一綫也。所云宋得原者，蓋言敬濟直送金蓮出門，以歸根於永福寺也。妙絶神理，誰其知此金針之細如曰「送得遠」也。然則，敬濟其結果金蓮之人乎？

「舞裙歌板」一詩，梳籠桂姐文中已見，今於此回中又一見。蓋桂兒乃秋花，爲蓮花零落之期，桂花開處，金蓮已有過時之嘆。況此時桂已飄零，後文純是一片雪月世界哉！花不摇而自落矣。是此一詩兩見，終始桂兒，又實終始金蓮，特特一字不易，以作章法，以對下文「二八佳人」之一絶，作兩篇一樣關鎖也。

「舞裙歌板」一詩是財，「二八佳人」一詩是色，故用二見遥遥相對。

因宋得原之名，益知金蓮、敬濟之名貫通之妙。蓋開處則曰金蓮，敗落止餘舊莖。此陳莖芰乃金蓮之下場頭也。是二人乃二而一者矣。

爐鼎，乃身之外腎，今送與宋喬年，蓋言此物斷送長年也，安得不死？看他有一句閒言乎？

詩曰：[一]

相勸頻攜金粟盃，莫將閒事繫柔懷。
年年只是人依舊，處處何曾花不開。
歌詠且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簡點惟無溫秀才。【張評】溫氣全無，功名富貴一朝冰冷，故知寫一溫秀才，為結住「熱結」的一個「熱」字，又反轉「冷遇」一個「冷」字也。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張評】瓶兒乃用帳縫中伸手，而月娘則對面坐下。然則寫月娘之不堪，真是不堪。琴童安放桌兒錦裀，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叫任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張評】寫月娘真是鄉村老嫗，醜絕不堪。反不如妖淫之瓶兒，尚有三分文氣也。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張評】心多而計亦多也。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肐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張評】既對坐，萬福，又必使小廝傳話，寫月娘真是几多曲折。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張

【繡像本評】人情之常。

【繡乙本評】明醫。

【綉乙本評】是誰之過歟？

【綉乙本評】描摹而成，月娘亦有蘇、張之口。

評】着意在此，所以月娘必私自安胎。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張評】此第一着。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張評】着意在此。可知上文爲月娘諸般委曲，但是因此方挾制得動。然則月娘安胎，真是安着矣。反襯掃雪，愈知其假。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望乞有暖宮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内，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張評】寫此，將上文諸人請酒，一總襯出。頓住上文，下接出溫秀才去，方是熱盡冷來。文字逼清如水也。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

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張評】又反襯金蓮，爲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麽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麽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張評】如此爭大，妙絶。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張評】得意語，方知前不憤吹簫文中之妙。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麽和我大嚷大鬧？

【綉像本評】玉樓善于說詞。

【綉像本評】千古格言，不獨爲金蓮解釋。

【綉像本評】丈夫怒時語言，出口便忘，一到女子，偏偏記得。筆之所至，何所不有？

若不是你每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張評】總是一味權術，妙。隨他死，叫他死去！常言道：一鷄死，一鷄鳴，新來鷄兒打鳴忒好聽。【綉乙本評】猛然念及瓶兒。【張評】思前想後，既提瓶兒，復數金蓮。雖是憤語，又是自己得意安胎有效。此計用得着，與雪夜燒香一樣得意事，故高坐娓娓而談也。 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三〕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哩！」【張評】亦是得意語。 玉樓道：「大娘，耶嚛，耶嚛！那裡有此話？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强，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没心的行貨子。【綉乙本評】未必。 大娘你惱他，〔四〕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没心？【張評】卿又没心乎？比他爲更有也。 他一團兒心機，他怎的會悄悄聽人、行動拿話兒譏諷人？」【張評】自翡翠軒至不忿吹簫後，至此惡氣一吐。 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張評】全是說客語，然自是玉樓身分。 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張評】一語輸心，直罵月娘。 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豬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没籠頭的馬一般，他要歡喜那一個，只歡喜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張評】寫月娘與金蓮一樣身分，醜絕月娘矣。 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妗子

在這裡，你們兩個笑開了罷。【張評】趁勢即入，可兒，可兒。你不然，叫他爹兩下裡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惱；〔五〕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裡定菓盒，忙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裡躲猾兒，俺每也饒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張評】可兒，可兒，是作者出色寫也。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難，兩下裡都不好行走的。」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

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綉乙本評】乖。【張評】可兒，可兒。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綉乙本評】趣。【張評】可兒，可兒。真正出色。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張評】將連日金蓮一寫，卻正對前得意殺也。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憨兒？【張評】生氣乃云裝憨，真正可兒。此等人，真能化有事爲無事者。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張評】妙絶三字，是人生處世妙訣。與他下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張評】自己心事，的是看天下本無事者。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他爹兩下裡也難？【張評】此一句抵千百句。待要往你

【綉像本評】亦自有致。

【繡像本評】此一語足動金蓮。刺心語一兩言便了，千古說法也。

【繡像本評】可憐英雄失勢時，不知爲（忍氣吞聲）此四字束縛多少。

【繡像本評】玉樓戲臉。

這邊來，他又惱。」【張評】此一句，又抵千百句。金蓮道：「耶嘜，耶嘜！我拿甚麼比他？【繡乙本評】原是。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趂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腳指頭兒也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趂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了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蝠蟲螻蟀，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些血兒？【張評】爲後文別嫁地也。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的。【張評】妙人，是能處天下事者，其能處在此。只是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了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

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張評】不稱姐姐，妙。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張評】妙，真是天下無難事。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繡乙本評】戲臉。【張評】真是天下無難事。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張評】不還一禮，可想。【文評】然則還禮纔是？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

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綉乙本評】好人。【張評】一片做作，不覺透露。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張評】總是以遊戲處之，真是處天下事無一難者也。大妗子道：「你姐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聒聒你們，大家廝抬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張評】兩句咽住。娘容了俺每，【張評】一句又咽住。俺每骨禿扠着心裡。」【張評】一句又咽住。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纔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張評】一番大風波，一時便解。行文真如玉樓爲人之妙。

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根兒，〔六〕下首裡只是有些怪疼，我叫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裡管下寒的是。」

按下後邊，【張評】方知自不憤、含酸一路寫至此，方一歇手。大不憤矣，含酸矣，乃一朝憤不過、酸不過，而至于撒潑之後，惟有洗眼看他冷時也。故接一溫秀才之去，爲冷熱消息一照。卻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卻，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

【綉像本評】雖謔語，然道着金蓮實病。

【綉像本評】可憐英雄失地，不得不逆心徇物者，類然也。

【繡像本評】黜陟賢否，朝廷鉅典，乃咨及市井之人。甚矣，錢神可畏而官箴可笑也。

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荅之。【張評】宋御史該殺矣。次問及有司官員，【張評】寫盡末世誤國之人。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爲人卻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張評】臭味不投。還不如濟州荊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荊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七〕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户之職。昨日委官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管事。」〔八〕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荊都監並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九〕不在話下。【張評】摹盡人情。

正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叙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張評】「慢慢」二字，襯上文接太尉之甚處。衆官見畢禮數，〔十〕觀看正中擺設大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俱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

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邀去。

看看等到午後，只見一匹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去。〔十一〕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叙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攏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即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濛」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茶，堦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抬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豬，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弔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張評】又是《還帶記》，與請太尉一樣對照，作連環鈕扣章法也。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宵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證：

華堂非霧亦非烟，〔十二〕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娥垂玉珮，果然綠鬢插金蟬。〔十三〕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兩銀子，分賞

【綉內本評】亦富麗

廚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卓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並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卓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叫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抬出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賞梅飲酒。【張評】賞已去之梅也。春梅之消息，離家在邇矣。先是三夥計來傍邊坐下。不一時，溫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材，你打窗户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綉乙本評】應出，趣甚。【張評】前本爲告訴月娘春梅之事，作竟轉局面；此處又是遮蓋筆墨處，不知又爲告張二官說金蓮地也。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没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

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巡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於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張評】正是要奪水處。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

【綉像本評】無意中御使供出。

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裡沒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叫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响動，搬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裡，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晚昨日空過親家爹，[十四]使我送那援納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帶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

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摺，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家火，就進入月娘房來。大妗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張評】寫月娘連日步步用大妗子相伴，真是寫月娘險處。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叫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張評】神奸如畫。全是權術，步步算到。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兄，【張評】全是奉承，總是安胎得濟處。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張評】安胎得濟處　細思亦

【繡像本評】金蓮之陪禮爲此者也。偏不許去，大煞風景。是燒香爲得濟之本，月娘險矣哉。

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往前頭去，趂早兒不要去。他頭裡與我陪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張評】總是一味挾制。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邊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張評】然則一向明知矣，寫月娘無處不算到。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砸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圖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繡乙本評】罵處多露愛心。【張評】解圍語。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姐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了。」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張評】寫月娘挾制如畫，已將金蓮冷盡矣。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

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户發牌陞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辰纔來家，又打點禮物豬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豬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張評】細。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劄付上面用着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張評】喬木爲棺，西門死至；又寓富貴有限，喬木已如拱矣。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喬大户家，就請喬大户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付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並衆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

初三日請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户、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

那日孟玉樓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張評】春光去矣，爲之太息。因來問月娘：「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説怪浪肉，平白叫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張評】與金蓮一樣身分，醜絶。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連大妗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張評】未釋然金蓮語。這西門慶方打帳兑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

良久，喬大户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劄付與他看。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説：「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戴，就敢來陪。」【張評】可知其不敢來，不敢不來之意。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房裡放桌兒，親家請那裡坐，還暖些。」同到書房，纔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交付西門慶説：「此是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白賚光、李智、黄四、杜三哥，【張

【綉像本評】月娘亦有此妙想。

【綉像本評】想見西門慶百種虛心，月娘一番冷臉，如畫如睹。

【綉像本評】應轉前番，一語作結。

評】新添三位，共十分人情。【張評】明將十兄弟一總、熱結文字一總，蓋頓住「熱」字，下文出脫溫秀才去，方是熱結一回已完，溫氣全無，冷事纔動頭。但西門冷時，安得一親哥嫂相遇於縣門前也哉？西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並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張評】又點一點。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户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會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户、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張評】記清，爲西門死日點睛也。

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户先辭家去。〔十五〕【張評】是新得官景像。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十六〕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裡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張評】直來，是連日放心不下者。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揾在牀上。【張評】不知何故，

看金蓮假處，卻使人偏恨月娘之假，比金蓮更甚。房內灯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牀上，叫着只不做聲。【張評】婦人技倆，人人皆然，獨恨月娘之勝於金蓮也。　西門慶便坐在牀上問道：「怪小油嘴，〔十七〕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香腮上滾下淚來。【張評】反襯月娘有得挾制處。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繡乙本評】自然。連忙一隻手摟着脖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張評】連日止見月娘話滿耳，忽然金蓮發聲，卻使是金蓮的話，不是月娘的話。真是妙絕。　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叫你又到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張評】不憤在此。白眉赤眼兒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張本眉評】然則卿固是西門慶奴才丫頭，每逢上壽，與他梯己磕兩次頭也。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張評】映如意。為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主張，一拳柱定，那裡有這些閒言帳語，【張評】然則如何柱定哉？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張評】直將茶房中一提。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里守着的是誰？

【繡像本評】罵得不差。

【繡像本評】真箇件件都是，然

又不得不然。丈夫處此，大費調停。欲娶妾者，看樣。

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擸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没個人兒來偢問。【張評】補連日情事。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叫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説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滚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哭的捽鼻涕、彈眼淚。【張評】金蓮一味軟圈，反襯月娘硬爭生制。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罷了。你叫我説誰的是？【綉乙本評】果然大難。【張評】是周旋月娘處語。昨日要來看你，他説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虚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懷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張評】金蓮亦自眼明。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小油嘴，休要胡説。」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没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裡。説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説道：「真個？」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

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妝不整，雲髻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叫着他，只不作聲，推睡。【張評】又是一樣胡鬧。被

【綉像本評】娘兒一派，甚有傳授。

【綉像本評】遷怒人奇，然婦人女子恒情如是。

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酪子裡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没把西門慶掃了一交，【張評】是其做處如見。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達達，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能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没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能。【張評】不憚「奴才」二字，直照後文。我做奴才，也没幹壞了甚麼事，並没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爲瞎淫婦打我五板兒？【張評】各人有心中事在。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能，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張評】反恨所罵之人，妙絕。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張評】深寫爲語。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十八〕連毛吃豬。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還叫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没吃飯哩，叫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菓餡餅兒，炊鮓湯，咱每吃。」於是不繇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鮓拆上幾絲鷄肉，加上酸笋、韭菜，和成一

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上，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葉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同吃。【張本眉評】妙哉，西門慶左擁右抱，大好春色不曾實寫，然實寫則又俗矣。三個你一盃，我一盃，吃到一更方睡。【張評】內有許多話在。

到次日，西門慶起早，約會何千户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

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奶，【張評】武二來算帳矣。故用兩人來一鬧，便散故也。接此一段，見此一鬧，是散場局面也。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裡走走？」王婆子道：「没勾當，怎好來踅門踅户？今日不因老九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張評】又映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卧兔兒，【張評】映冬日年底也。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搽抹的粉妝玉琢，【張評】爲毛青大袖衫兒一哭。正在炕上，腳登着爐臺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張評】「不免」二字，妙絕。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張評】「免了罷」三字，又妙。王婆本意免了，所以云不

【綉像本評】口角輕薄。

【綉像本評】又映出何九。

免，婦人不想其後日不免，所以云免了。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張評】一語便入。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張評】謊的妙。白不存。」問：「你兒子有了親事未？」【張評】爲下文作伏。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遺了些，〔十九〕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説？」王婆道：「何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説。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了，【張評】西門慶獨無兄弟，是可嘆也。兒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説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説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説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綉乙本評】此語未免居功。【張評】秋風語，又是上半句話。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毆氣不了在這裡。」【張評】是得意受辱語。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説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没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

你受用到那裡是那裡。」【張評】此一句，豈特喚醒金蓮？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於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張評】二人稱謂間，寫盡人情。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張評】王婆此來，原爲下文作引。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於是和王婆一路去了。

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張評】反是玳安稟。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二十〕瞞着春梅，【張評】寫春梅寵處。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張評】妙。

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妗子眾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鄰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綉乙本評】伏着老溫一案。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央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嗔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

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抬舉他？」【張評】人各有心寫絕。可知西門之待月娘全非真心，不過以其有胎耳。然則月娘安胎之奸，爲何如哉？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硶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張評】寫月娘連日得意處。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綫鋪子叫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細絹絨綫正快，如何關閉了鋪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

【繡像本評】慧心人面前，帶抓話原說不得。

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張評】雪娥房中一歇而瓶兒死，再歇而西門死矣。又是絕大章法。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衙門首伺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提出强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張評】何十有兒，武大能無弟乎？已爲金蓮一照。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强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爲證：

【繡像本評】近來刑獄，大抵如此（斯）。

宋朝氣運已將終，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難逃天下眼，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眾人磕頭。月娘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眾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强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姦情事，【張評】又爲敬濟一描。見何九、王婆雖來，不着敬濟猶不能死也。一路接脈甚緊。是丈母養女婿的。【綉乙本眉評】敬濟也將就。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張評】蓋云「送得遠」，言敬濟直送金蓮至永福寺內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家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暗通姦。後因爲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鄰，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昌府，(二十二)姦妻之母，係緦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綉乙本眉評】便伏秋菊案。【張評】心事如見。御又描秋菊洩露。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拶了幾拶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

【綉像本評】關着敬濟，使言之激烈乃爾。

【綉像本評】月娘詞氣侃侃，足寒金蓮之膽。

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張評】又爲後文月娘逐金蓮伏綫。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裡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張評】又找桂兒，特比金蓮也。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

忽聽前廳鼓樂響，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攜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廳，敘禮。二內相皆穿青縹絨蟒衣，寶石絲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敘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曾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即。」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后張團練、何千户、王三官、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陸續都到了。喬大户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綉乙本評】便有氣勢。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張評】人情可嘆。喬大户道：「蒙列位老爹盛情，【綉乙本評】妙。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遞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坐。錦屏前玳筵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階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張評】得意

語。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能湯飯，下邊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纔是四個唱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聲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張評】一詩與梳櫳桂姐一字不差，妙處已收總批內矣。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爲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綉乙本評】乖。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怪攮刀子的，俺們不來。」【張評】又與桂姐對針。說畢，磕了頭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伙，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張評】虛描一夜。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早上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張評】接連寫幾席，又與開宴時相對。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並會衆人，李智、賁四、[二十二]杜三哥，【張評】又一總會中人。所云結住熱結內一「熱」

字，下寫「冷」字。再觀其用溫秀才去點睛可知。並家中三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張評】又結果月娘也。總之撒潑是散場大關鍵處，此後諸事皆紛紛散場也。西門慶聽言，忙道：「有請。」只見雲裡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抬着禮物，先遞上禮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裡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裡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后又與衆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鍾筯，下湯飯。腳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裡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盃，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裡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綫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

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裡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

【綉像本評】書童較近時未冠，覺有操守。

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京裡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攜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叫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

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廝越扯越哭起來。【綉乙本評】今日肯哭者誰？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便罵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二十三）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嚷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張評】妙，如畫。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綉乙本評】奇。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

【綉像本評】如今沒屁股過不得甚多，安得盡以溫屁股名之也？

【綉乙本評】列位先生請看：小使且不可，況門生乎？

怎的？你好好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氈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也是的？」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綉乙本評】留心此道。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張評】活是金蓮。「小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叫小的扯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磣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兒聽他。這蠻子也是個不上蘆幕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你使，卻背地幹這個營生！」【張評】是月娘不是金蓮。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幕的肯幹這營生？【張評】伏侯林兒。冷鋪睡的花子，纔這般所爲。」【綉乙本評】金蓮獨不記討紗裙時耶？【張評】是金蓮不是月娘。【張本墨評】卿的粉團屁股，不曾被西門搵過耶？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張評】是玉樓不是金蓮。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個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二十四〕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

【綉像本評】不係他不吃驚。

【綉像本評】外冠裳而內穿窬者，不止溫秀才一個。

他。他但往那裡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榪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

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和我吃。如今衛中荊南岡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掛軸子，少不得叫溫葵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鳥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諕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張評】此後寫月娘，總是不堪。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去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他來。」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綉乙本評】何必。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張評】西門與金蓮做者，大營生乎？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叫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

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家夥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二十五〕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張評】種種總欲其去也。必寫其去者，蓋云我此後全不寫其有溫氣也，況熱也乎？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洩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禿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只爲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叫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

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綫鋪子沒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張評】至此猶以醜筆寫月娘。作者真是不顧月娘，極力寫醜之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昭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不在話下。

【綉像本評】一個疑團到此結出，有意無意之中，何等冷雋！

卻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二十六〕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繡乙本評】中有何說？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疏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張評】此後真是溫氣全無矣。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二十七〕

文禹門云：若以家規而論，妻妾口舌之爭，誰是誰非，而認錯賠情，總在庶而不在嫡，名分之所攸關也。若以家法而論，賓客往來之際，或留或去，當稟命奉令，事在主而不在奴，權柄有所統屬也。月娘之含嗔，金蓮之潑醋，釁起於牀第間也。但金蓮之霸占，未必無因，而月娘之牢騷，卻非爲己。平心而論，月娘理直於金蓮。西門慶一生混帳，此次尚不糊塗。乃有糊塗甚於西門慶者，不知其是何心腸也。事起自玉樓者，仍收之於玉樓，此文法細膩處。然而月娘與金蓮此恨愈結而愈深，可離而不可合矣。大抵皆金蓮之所自取，於月娘何尤哉！批者何至痛惡月娘，而竟與金蓮一鼻孔出氣，豈真春梅之化身歟？

春梅者，一傲性無理之婢子耳。當日曾在月娘手下，此刻伺候金蓮，雖西門慶收用，並未正名，亦不過迎春、玉簫等耳，尚不能與雪娥平列也。其詈申大姐而逐之也，究竟倚仗人勢，目無主人，家法安在？豈以其美

麗而置之耶？抑防其日後得意而聽之耶？使月娘不問，玉樓又暗笑曰：大姐姐也不管管。月娘追究，亦金蓮之罵得是，西門慶之罵得好。二人之語，有以激之，然仍無損於春梅之一毫，奴才二字遂結不解之仇。三日不喫飯，此真奴才矣。批者竟以爲月娘之大不該，以至日後不可見面。呵呵！此其人不可與言家規，亦不可與言家法者也。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先生」，綉像本作「老先生」。

〔三〕「恐他立起來」，綉甲、綉丙本作「把他立起來」。

〔四〕「你惱他」，綉甲、綉丙本「你」作「休」。

〔五〕「又怕你惱」，「又」，綉甲、綉丙本作「不」。

〔六〕「先日」，綉像本作「前日」。

〔七〕「青盼」，綉甲、綉丙本作「相盼」。

〔八〕「現任管事」，「現」，綉像本作「見」。

〔九〕「西門慶令左右」，綉像本「令」上有一「又」字。

〔十〕「見畢禮數」，綉像本作「見禮畢數」。

〔十一〕「進去」，綉像本作「進來」。

〔十二〕「華堂非露亦非烟」，「露」，綉像本作「霧」。

〔十三〕「綠髩」，綉像本作「綠鬢」。影松軒、本衙本、崇經堂本均作「綠髩」。

〔十四〕「爹晚昨日空過親家爹」，綉甲、綉丙本「晚」作「説」。
〔十五〕「先辭家去」，綉像本「辭」作「告」。
〔十六〕「伴當」，「伴」原作「作」，誤，今據綉像本、乙亥本、在兹堂本、崇經堂本改。
〔十七〕「怪小油嘴」，綉像本無「小」字。
〔十八〕「死了正屠」，綉像本「正」作「王」。
〔十九〕「積遺」，綉像本作「積遺」。
〔二十〕「初三日」，綉甲、綉丙本「三」作「四」。
〔二十一〕「東昌府」，綉像本作「東平府」。
〔二十二〕「賁四」，綉像本作「黄四」。
〔二十三〕「溫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綉甲、綉丙本作「溫師父那邊叫，扯他，白不去」。
〔二十四〕「俺個」，綉像本、乙亥本、在兹堂本作「掩們」。
〔二十五〕「與倪師父瞧」，綉像本無「父」字。
〔二十六〕「穿上」，綉像本作「穿了」。
〔二十七〕綉像本回末另有詩一首：「靡不有初鮮克終，交情似水淡長濃。自古人無千日好，果然花無摘下紅。」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此回接寫尚小塘、聶兩湖，爲溫秀才作餘波，不知已爲賁四嫂作流紅地也。夫殘花成葉，片片隨波，轉眼成灰。會心者上小塘徘徊獨步，蓮已成空，當尋貝葉之風，以悟眼前實地，而無如眼底湖光，猶作流芳之惑，是以情牽不斷。又爲殘葉惹相思也。惟小塘通兩湖，故葉葉浮來，可作水中之戰。

夫安郎中名忱，言安枕也。宋喬年，言送長年也。汪伯彥，言汪之北沿也。他如蔡蘊，罵其爲男子中之媼，俗言婆婆媽媽是也。黃葆者，罵其爲保兒也。

賁四嫂作帶水之戰，却用汪伯彥、雷起元、安忱回拜，要請趙霆，一似閒中一交遊；再不然云寫西門之財勢，爲衆人所垂涎足矣。不知總爲帶水之葉作指點也。蓋云汪北沿當雷聲起元之正月，而安忱以戰帶水之貝葉，不知潛地之雷霆已動，又換一番韶光。區區水面殘葉，能有幾日浮蕩，而殷殷顧盼于小塘兩湖之上，以作傷心語哉？

寫殘葉，必寫先踏雪訪愛月，何也？蓋必雪月交輝而蓮葉始全落空，梅花乃獨放也。又爲下文春梅之過文，亦無不可也。

月娘名月，而愛月亦名月，何也？蓋言月缺復圓，花落復開，人死難活。前文六十五回之〔普天樂〕，已明明言之矣。月後加一愛字，便是老人所見之月，令人眼淚盈把，不能追回少年之花陰寂寂時也。

此回寫雲里守，是言雲遮月之意，故後文結果月娘，以往雲家去遇普淨師也。

忽入來友兒。夫「三友」乃花間之雀、鶯、燕等鳥也。鳥來而花殘，況黃鸝乃四月之鳥，春已歸矣，故來友兒自王皇親家出來。夫王皇者，「黃」也，離王皇親而來，此「黃鸝」也。改名來爵，爵者，雀也，古雀字即爵。總是作者收拾花事之筆，而看者混帳看過，遂使作者暗笑也。

楊姑娘死者，楊去而李開，玉樓之去機已伏矣。

賁四女名長姐，嫁夏家，言葉長于夏爲蓮葉也。蓮葉已無，只落枯莖矣，故後文接寫陳敬濟。必言賁四嫂水戰，蓋言蓮葉在水。夫止餘蓮葉，則蓮花已空，而金蓮之死近矣，是皆金蓮的文字。

又虛描一楚雲，言同歸于夢，而夢實空也。況月與花有情，今雲來月閉，且雲來雪落，雪至花凋，不使其來，蓋既已夢矣。應須空寫，故用「鹿分鄭相，蝶花莊周」兩句，自點雙睛，奈之何人不知之也。此夢直說出一百回月娘之夢。總之，五十回以後總是收結的文字。

此書寫數夢以總結入月娘之一夢，如瓶兒死，有伯爵一夢、西門一夢、後書房一夢、何家一夢；瓶兒未死，先有子虛一夢；瓶兒臨死，又有迎春一夢；西門將死，又有月娘一夢；金蓮死，又有敬濟一夢、春梅一夢；及敬濟作花子，又自爲一夢，周宣一夢，然後結入月娘、雲里守之夢。不知先已有武松一夢在第九回內。然總不如楚雲之夢，寫得滑脱之極，使一書中衆人皆入夢中。又令人不知是寫一夢，却又借莊周、鄭相二句，明明點出是夢。文字奇妙至此，亦難贊其如何奇妙之所以然矣。

詞曰：〔一〕

梅共雪，歲暮鬬新妝。【張評】林氏。青娥。月底素華同弄色，【張評】月兒。風前輕片半含香。【張評】春梅。不比柳花狂。【張評】寒氣逼人。雙雀影，堪比雪衣

娘。【張評】春鴻。來爵。六出光中曾結伴，【張評】春鴻。百花頭上解尋芳。【張評】來爵。爭似兩鴛鴦。【張評】蕭瑟景象。

右調〔望江南〕〔二〕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張評】將熱頓住，接寫踏雪訪月，極言其冷也。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

一日，尚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氈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户、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見任管事，〔三〕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相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學生敝同窗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並氈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掛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四〕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户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來？」〔五〕西門慶道：「又題什麽溫老先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張評】何處說來？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每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于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

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説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説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張評】夏大亦熱，今拜辭，蓋亦熱得盡情矣。説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説教對何老爹那裡説聲，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

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張評】此處又言汪不懶也，言其頻來不懶耳。雷啓元、安忱拜。」【張評】雷啓元，言此後即重和元年。按言安忱，言死期在即，猶安枕也。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廳，敘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並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裡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張評】雷兵備請趙霆，合之爲雷霆。蓋作者言所恨之人，奸邪誤國，一朝天開日朗，大發雷霆，使乾元一震之下，羣奸遁迹。而西門之冷，當如冰非矣。所以溫與夏纔去，即接雷霆，必有雷霆而此輩方冷也。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

【繡像本評】照出。

【繡像本評】雖等小，卻是當家人要着。

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已並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爲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

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裡使錢好。【張評】夫李嬌兒管錢，乃玉樓生日前事；金蓮管錢，又在玉樓生日後。作者喻言：有生以來，前前後後，無非一片邪淫人橫汚使錢于不堪也。故特特于此處對照，煞有深意，又是千里遙對章法。

卻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户說：「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裡看守門户去？」何千户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户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張評】春光去矣，所爲玉階寂寞也。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栽些花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户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閒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户。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裡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户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纔搬行李

來住，不在言表。

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張評】武二哥將至矣。一路紛紛寫來，總是不堪。又是劉内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内酒、一口鮮豬。【張評】過年也。爲上一襯，所謂遮蓋竹器也。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麽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閒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

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六]菓盒、花紅羊酒、軸文並各人分資。先

差玳安送往喬大户家去，【張評】卸去官哥。後叫王經送往雲理守家去。【張評】波下孝哥。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裡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蚤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着氈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氅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掛着花拷拷兒發賣綢絹、絨綫、絲綿，擠一鋪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誤了。」來照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誤。」

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雲密布，冷氣侵人，【張評】寫月兒一回，爲此四字。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襖並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盃，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抅攔，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成片片大如拷栲。見林間竹筍茆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卻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張評】可知袁安非忘世者。高卧有幽人，吟詠多詩艸。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進入抅攔，到于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看見，出來迎接，至于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張評】補出週者月兒之密，以見西門于林氏得意殺也。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啓，氈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鑽翠梅花鈿兒，金鈒釵兒，海獺卧兔兒，打扮的霧靄雲鬟，粉妝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響瓜兒。」【張評】補出。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叨嘮，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

便說：沒爹這裡燈籠，送俺每？蔣胖子弔在陰溝裡，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在房裡坐。」〔七〕

這西門慶到于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丫頭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裡走走，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夥計打遼東來，〔八〕送了我幾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張評】過肖。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張評】假至誠口吻，不謂西門亦然。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張評】曾幾何時，而歌舞非復舊時人矣。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兒吳銀兒在那裡過夜，問我他幾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這裡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裡，不好請你的。』【張評】刻極，是月

【繡像本評】問着的就送，纔算子弟。知今人不貴炭部，便稱攤漫矣。

兒得意語。又有月無桂，是冬月，非秋月可想。月娘當爲含悲矣。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張評】所以與月兒好也。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誤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氈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箏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唱。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耍。〔八〕盃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掛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羣，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莫使無心托白雲。【張評】四句，百年傷心黃土。
三泉主人醉筆

【繡像本評】王三泉此詩，較祭狀元尚通。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摭說道：【張

【綉像本評】今之號軒、亭、橋、泉者，熟讀此書者也。

評】是月兒漏空處。「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張評】本意借三官以間桂兒，幾乎自露馬腳，寫盡人情之假。西門慶滿心歡喜，【綉乙本評】歡喜是何主意？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方纔曉的。〔十〕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張評】尊西門處。月兒如何得聞？又是漏空處。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上並肩疊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綉乙本評】好說。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綉乙本評】可惡。【張評】可惡。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張評】「先」字奇絕，後則三官娘子也。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加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綉乙本評】可恨。爹，你肯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丫鬟又拿上許多細菓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密餅，送入他口；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捏弄。那話猙獰跳腦，紫漒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

真個低垂粉頸，輕啓朱脣，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打發脱靴解帶，先上牙牀。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十二]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爲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髩，丫頭復釃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幾盃。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鴇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蚤些來説。」【張評】明使桂兒知其寵也。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説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卻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户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内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風色甚冷，【張評】一路總是引入「冷」字。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説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並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一錢出上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

【繡像本評】肯准折的，還算清廉官。

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要在這裡擺酒，明日請杭州趙霆知府，【張評】雷霆共至其家，此仁人志士之所深幸有此一日也。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

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婦兒，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張評】豈非亦如惠祥怒罵乎？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個人家。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掇輕負重卻去的。」[十二]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廚竈針綫，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為人樸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裡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

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張評】明爲後文一映，卻是爲惠蓮一結。兩相對照，寫得有過有不過之別，然而又是千里一筆也。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仝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張評】花之友者，雀也。雀來而花謝矣。不在話下。

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張評】道國之東施。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玳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裡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攏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張評】先虛寫一筆，下文即入。

那日蚤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綢襖，青布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腳趫趫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灶，不題。

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張評】楊去而李來矣。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

西門慶在對過段鋪子書房內，看着毛襖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儹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裡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張評】又對愛姐，自是特犯六兒。没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没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個汗巾兒來與我。」【張評】上文用文嫂，盖蜂媒；此則明用蝶使也。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

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匠處取了金赤虎並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張評】一笑姻緣，寫得逼肖。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

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繇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擾。序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繇道：「門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張評】極言其冷也。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没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繇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裡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裡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十三〕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没有，只靠侄兒那裡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隲。」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張評】到賁四嫂家，必分付王顯。明言背面落水，顯黃一葉，見作光已久，諸事冰冷也。【文評】分明「王」字作「黃」字，謂不通乃爾。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

【綉像本評】有本者如是。

這西門慶見没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響，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槅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張評】總是冷意。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綢襖，青綃絲披襖，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裡就那裡曉的？」于是不繇分說，把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嘴。拉過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纔拽了幾拽，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攮進去，方纔澀住淫津，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張評】是炕沿行房者。兩相迎湊，在下柔聲顫語，
[十四] 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肐膊上，只顧没稜露腦，鋭進長驅，肆行搧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鬅鬆，舌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洩如注。【張評】是初會情景。良久，拽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妝。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賣花翠帶。【張評】一路寫冷、寫節，一絲不紊。婦人拜謝了，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裡，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響，【張評】情

景逼肖。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睃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張評】一部《金瓶》總是此等作章法，然亦人情實實如此者。這金蓮亦不說破了。〔十五〕

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

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綢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赴至臨清馬頭。〔十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裡，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蚤辰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裡並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裡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裡把爹來不見了。【張評】白描一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聲。【繡像本評】絕不說出在那裡，妙甚。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把眾人諕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裡入港，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揑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張評】崔本先來一影，後文道國拐財，所以名崔本，蓋用貝外揣本錢也。他每往杭

【張本眉評】又一潘金蓮也，件件可在西門心上。

州去了，俺每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擡了揚州衛一個千户家女子，【張評】即用千户女，可傷西門之心。十六歲了，名喚楚雲。【張評】又虛描一人，蓋彩雲易散故也。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妝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稍了來也能，【張評】等不的矣。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妝奩？愁我家没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張評】明明說出楚雲之名，無非一夢也。有詩爲証：

聞道揚州一楚雲，偶憑青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兑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訖，作辭往喬大户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歡，【張評】一語寫賁四嫂及楚雲兩處。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

【綉像本評】絶妙書札。

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

【綉丙本評】果然□。

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爲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奉命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張評】酒色財氣。操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趙訥，【張評】一部伶牙利齒。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張評】一部乾女兒。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兵備副使雷啓元，【張評】蓋不能殺之、割之，安得雙手拿其頭打幾千栗暴哉？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張評】映《水滸》，且伏結文兵亂，與武二收煞。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張評】溫葵軒等。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鵠，傴僂之形，桑榆之景，【張評】是結語。形若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毀謗騰于公堂，慕羡餘而誅求，詈言遍于閭里。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强，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嚴明，〔十八〕長策

卒能禦侮。此二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户吳鎧，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思奮守，故得人而聖治有賴矣。〔十九〕等因。奉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裨聖治之事。伏乞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拿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備與荊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任，〔二十〕也要銀子使。」【張評】月娘無非在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没銀子，我這裡兑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傍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荊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

勸君不費鐫研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一

【文評】作者於有意無意之間，描寫諸人言談舉止、體態性情，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貶，而其人自躍躍於字裡行間，如或見其貌，如或聞其聲，是在明眼人之識之而已。或謂《水滸傳》寫一人有一〔人〕身份，《金瓶梅》亦何獨不然哉！金之蕩，瓶之柔，梅之傲，皆婦人本性，與男子不同，是在其爲人者剛克柔克耳。但瓶、梅尚可轉移，蓮則斷斷不可存留於世間，遭之者死，見之者病，誠然禍水也。

小批每不滿意月娘而偏袒春梅，不知何故？

二

文禹門又云：上一回宋御史請客，此一回安郎中請客，是看旁人排場。上一回潘金蓮呼老王，此一回西門慶呼老九，是顯自己勢力。中間又來孫文相一層，明明借他人之權勢，成自己之恩威。果能是是非非，尚且不可；而況曲直顛倒，賣法徇私。諸官皆曰可殺，西門慶能邀末減乎？

《水滸傳》中，西門慶有結交官府一語，要不過本地方官耳。此書擴充而語之，故屢屢以借地迎送，此其結交之因也。心思曲折，筆墨亦覺生動，真不愧爲作家也。

若考本人之所行所爲，非嫖即偷，於此一回兼寫之。諺語有云：天堂有路不去走，地獄無門自入來。其即西門慶之謂乎？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西門慶反而爲之。此等人物，竟令其有妻守節，有子出家，未免償惡獎

星矣。批書者處處不放月娘，其即此意也夫。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題作〔望江南〕。
〔二〕〔右調望江南〕，綉甲、綉丙本無。
〔三〕「見任管事」，綉甲、綉丙本「任」作「住」。
〔四〕「但見」，綉甲、綉丙本「但」作「他」。
〔五〕「不來」，綉像本作「不見」。
〔六〕「看着」，綉像本作「看看」。
〔七〕「在房裡坐」，綉甲、綉丙本「在」作「往」。
〔八〕「雲夥計」，綉像本作「韓夥計」。
〔九〕「頑耍」，綉像本作「頑笑」。
〔十〕「方纔曉得」，綉像本「方」作「我」。
〔十一〕「掩上」，綉乙本作「關上」。
〔十二〕「撥輕負重却去的」，「却」，綉甲、綉丙本作「那」，乙亥本、在茲堂本作「都」。
〔十三〕「弔問弔問」，綉甲、綉乙本僅作一「弔問」。
〔十四〕「柔聲顫語」，綉像本「柔」作「颼」。
〔十五〕「說破了」，綉像本「了」作「他」。
〔十六〕「赴至臨清馬頭」，「赴」綉像本作「趕」。
〔十七〕「遍于」，綉乙本作「遍聞」。

〔十八〕「號令一而極其嚴明」，綉像本無「一」字。
〔十九〕「庶幾官爵不濫而人思奮守，故得人而聖治有賴矣」，綉甲、綉丙本作「庶幾官爵不濫而思奮，守牧得人而聖治有賴矣」。
〔二十〕「我想他這一上任」，「想」，綉像本作「愁」。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宋御史送一百本曆日來，亦平平一事，不知皆作者如椽之筆寫之也。蓋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將寫其喫緊以示人處也。財色二字，至下一回討結果也，況一百本曆日言百年有限，人且斷送于酒色財氣之內也，故用宋喬年送來。又瓶兒一百日後，是西門死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

篇內「窗梅表月，簷雪滾風」，蓋一總後文春梅、月娘、雪娥等事也，豈泛泛寫景？

又找葉五兒一段，點明花殘葉落之故也。

再戰林太太，却先寫葉五兒，言敗葉辭林，春光去矣。而林太太之再戰，其報金蓮出身之處，已可爲盡情，故用自此一段後，歇手寫西門死也。

如意兒莖露獨嘗，蓋于金蓮文中又找足瓶兒也。如意兒夫家姓熊，娘家姓章，夫熊有膽者也，蓋如意兒乃瓶中一膽，故名如意；而姓章，猶言瓶膽一張。又膽瓶春水浸梅花，故莖露獨嘗也。夫瓶已失矣，止存其膽，因膽而想其瓶，是結此瓶一段公案。

至東京來，兩寫宿雪娥房中，總言雪後梅花發而蓮花老，總是金蓮文字。

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劉，「杜」者「肚」也；「劉」者「留」也，可想！偶及之，附誌于此，蓋白嚼入肚，携帶想留客也。

熊旺，妙。熊之所旺者，膽也。

雲月結親，是晦暗景象，是空濛景象，與上文雪月空林，是冷清景象，是凋零景象。

寫玳安與賁四嫂通，是言玳安兒為月娘葉落歸根，伏西門小員外之綫，又蝶藏葉下，已無花也。

此處寫金蓮之不孝，又找磨鏡一回，總是作者為世之為人子者痛哭流涕，告說人老待子而生活，斷不可我圖快樂，置吾年老之親于不問也。恐人不依，是用借潘姥姥數段，告如意兒等言，為人之有親者刺骨言之。苟有人心，誰能不眼淚盈把？我亦不能逐節細批。蓋讀此等文字，不知何故雙眼惟有淚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讀過一遍，一月兩月，心中忽忽不樂，不能釋然。至于寫金蓮之一味要說人，便不顧其母，于春梅口中映出之，以及後文令其母回去，總是寫其與月娘不復合，以至出門到武二家也。

夢簪折而瓶兒死，夢衣破而西門死，遙遙相映。

玉簫送簪物與來爵女人，特結惠蓮之案，却是結玉簫之事。蓋簫至黃鸝聲咽，亦再不能作一曲斷續之調也。忽又寫一藍氏，也是太監侄兒之妻也，有錢，儼然又一瓶兒。蓋花籃亦可載花，花瓶亦可載花，而無如籃在何家。何者，河也。竹籃打水，到底成空，總是一番虛景。

金蓮，惡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不孝。普淨，善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化衆人以孝。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而人誰能不孝以行他善哉？

此回特特提筆寫一重和元年正月初一，為上下一部大手眼，故極力描寫諸色人等一番也。

王三官娘子與藍氏，同一影子中人。乃黃氏寫在藍氏前；今反是藍氏來而黃氏不一出見，此是作者異樣躲滑處。蓋黃氏與藍氏一齊都來，不能一齊實寫；使一齊實寫，皆云二十分齊整，匪特文字凝手，即看者亦如神案前戎對爐瓶，味如嚼蠟矣。看他止用二十分精彩寫藍氏，便使杳然不出之三官娘子，真如海外三山，令人神往。真是寫一是二，又有一手雙寫之妙。

詞曰：〔一〕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窗下笑來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
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含笑問狂夫，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麽？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豬，兩罈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妝花紵絲員領，一百果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拿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張評】又是一百本。總言來日無多，無益于事也。四萬紙、一口豬來回禮。

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户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張評】百日矣。自瓶兒死至此，俱細細寫來，日不紊。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

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每家半口豬、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庵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

看看到年除之日，窗梅表月，簷雪滾風。【繡乙本評】幽致。【張評】看者試問：其八字豈寫景乎？蓋道盡後文也。竹爆千門萬户，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于李瓶兒房靈前祭奠。祭畢，置酒于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廝並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

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張評】所云重和，蓋深幸天地重明，靈和復震也。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繡襖，羅襪弓鞋，妝點嬌嬈，打扮可喜，

【繡像本評】如此財主，儘自不俗。

【張評】西門送禮是一類人，月娘送禮又是一類人，看他寫得二人不堪之甚。

【張評】看他欲寫西門一死，必先將衆人一總。大衆人如何使捏攏一塊？看他止用過節·

映，要使諸人外而十弟兄與諸夥計，內而六房諸婢、家人、僕婦：凡以上七十八回內用力寫來人物一一皆出，真是文章能事。而極力一描其熱，下轉筆寫其冷淡，使真有二十分掩映。【綉像本評】寫出新年光景。

【張評】極力一描，爲死期引也。都來月娘房裡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放炮燂，磕瓜子兒。【張評】逼肖。衆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張評】固爲孝哥一哭。約晌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綉乙本眉評】武狗衣巾偏穿的勤。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張評】假子拜節，又爲孝哥一哭。然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拿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户來拜。西門慶就教陳敬濟管待陪王三官兒，【張評】真女婿陪假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户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户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花子繇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峙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綉乙本眉評】常態，也不足多怪。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

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三]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

【綉像本評】賁四嫂與王六兒一般夥計娘子，而巧拙遂分厚薄。

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閒話，走到裡間，脱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摔着，只教西門慶攮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牀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攮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揉搓，麈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張評】比白綾帶何如？婦人瞪目，【張評】「瞪目」者，叫不出也。口中只叫親爺。【張評】「只叫」，言叫不出，惟叫此也。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麽？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張評】然則綠肥紅瘦也。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婆原來妳子出身，【張評】又是如意同類。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張評】「私通」二字，雙關名意。占爲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麽事兒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洩如注。西門慶扯出麈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張評】又進金蓮一層。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張評】又勝吃溺。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裡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鋪子裡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

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傅夥計又没在鋪子裡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

婆屋裡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裡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裡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張評】蝶使有歸宿矣。詩云：「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也。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殘花何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惹得山禽繞樹啼。

卻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己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張評】是蝶使作用。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說：「上覆他，多謝了。」【張評】金蓮處處寫。

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裡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

【綉像本評】金蓮於財色，二者無所不愛。然亦有以其不甚愛而愛其所最愛者，色不可自主，而財則亦其樂得也。

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張評】三去而六來，陽氣盡矣，故西門死也。又六爲老陰，陰極變陽，猶小人敗而君子將進也。太太說，交爹初六日過去見節，〔四〕他那裡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

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攪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躭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張評】情事宛然。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張評】情景宛然。擺上菜兒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張評】此處將大舅極力

親密，下文方可用他主持諸事，不嫌唐突。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五〕只有屯所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册花户，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纔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爲養兵省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張評】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爲若輩侵漁之地，千古痛恨。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張評】民命又爲若輩試手，千古痛恨。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傾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户不在册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兒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户們還有些鷄鵝豚酒相送，〔六〕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張評】一語找轉。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攬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

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並合衛官員吃慶官酒。【張評】一路匆匆，總爲結煞人寫歸路。次日，何千户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

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内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巴不到次日，【張評】寫心事如畫。月娘往何千户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裡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邊坐」。轉過大廳，到于後邊，掀起明簾，只見裡邊氍毹匝地，簾幙垂紅。【張評】作者有何憤恨而使其舊業掃地也。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于後槽喂着。」〔七〕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内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黄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脱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十分綽耀。【張評】生平得意之衣。婦人房裡安放桌席。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盃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盃，秋波送意。【綉乙本眉評】也不必了。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情濃；不多時，〔八〕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黄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自有文嫂兒管待。【張評】細。三官兒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張評】細。自

有丫鬟養娘伏侍，〔九〕等閒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張評】此處仍找角門，何等深細！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張評】裡間房。掀開綉帳，【張評】先掀帳。關上窗户，【張評】後關窗。輕剔銀釭，【張評】再剔燈。忙掩朱户。【張評】方掩門。四句情事妙絕。看他入裡間房內，已情不能禁，即掀開綉帳；因適間情事不堪，未曾洗牝，故又下牀，則見窗猶未關，順手關窗；去剔殘燈，乃又想起未曾關門。于是關門洗牝，匆匆上牀，而男子則先已解衣上牀也。一時情景如畫。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牝上牀。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梵僧藥用酒吃在腹中，〔十〕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麈柄入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掀騰鼓搗，連聲响喨。【張評】是有心施整者。婦人在下，没口叫達達如流水。【張評】「没口」二字，從「在下」二字出，「在下没口」四字，又在一陣「連聲」中出，而「連聲」又在「一陣」中出，「一陣」又在「舉腰展力」中出也。正是：招海旌幢秋色裡，擊天鼙鼓月明中。但見：

迷魂陣擺，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能爭貫戰；攝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嬌。這陣上撲鼕鼕，鼓震春雷；那陣上鬧挨挨，麝蘭靉靆。這陣上復溶溶，被翻紅浪精神健；那陣上刷剌剌，帳控銀鈎情意牽。〔十一〕這一個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十二〕那一個忽剌剌，一十八滚難挣扎。鬭良久，汗浸浸釵横鬢亂；戰多時，喘吁吁枕側衾歪。頃刻間腫眉饢眼，〔十三〕霎時下肉綻皮開。【張評】一路用戰爭語，極力一醜招宣，又非如王六兒賦中殺語也。正是：幾番鏖戰貪淫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户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張評】意在三官娘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于是滿口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

盡日思君倚畫樓，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浪把輕紅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張評】接手是雪，林空可想。請爹早往門外皇莊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聽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内坐的。月娘從何千户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説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没得説，只説：「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説起今日何千户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户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嫖致，知今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張評】又一瓶兒。房裡到使着四個丫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内府生活所藍太監姪女兒，〔十四〕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張評】又一瓶兒。月娘道：「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個帖兒來，端的去不去？」西門慶説：「他既請你每，都去走走罷。」〔十五〕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張評】又是一

哥，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他每沒處撾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個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腰腿疼。」【張評】漸漸寫來，妙絕。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荊南岡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要一日。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幾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卻叫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張評】尖極。不知如何出口，便是一字不差口氣，的是金蓮也。這西門慶就瞅了金蓮道：「這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張評】又點孝哥。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于雪娥房中，交他打腿

【綉像本評】心痛病，人便一句說話吃不起。

【綉像本評】苦惱如雪娥者，不

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張評】又一到雪中去。夫雪娥房中，一去而瓶死，再去而西門死矣。須記清。

得歡娛而反勞碌。

【張評】自林氏處來，進門即是薛太監請，接手又入雪娥房中。二雪并至，其冷何如？見林氏寒春老，一片蕭瑟景像，用意深細之極。

【繡像本評】此一去，有得來否？

到次日早辰，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説：「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約幾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説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拏着氈包並盒兒裡。哥哥，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氈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説道：「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寶拏的去了。〔十六〕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説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裡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住？」

正説着，只見玳安拏進盒兒來，説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于是看盒兒内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

【綉像本評】此非延壽丹，乃催命藥也。

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裡轉送送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卻怎樣兒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裡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叫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張評】必用惠元，言元宵陰晦，月被雲遮也。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嫋娜宮腰迥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衆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裡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張評】此時求壽遲矣。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園爐坐的，叫迎春拏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打發。西門慶見

丫鬟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着，扯開褲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咂。一面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妝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穿。」老婆道：「看爹可憐見。」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褲脱了，仰卧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子底下，一個安在他毬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没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繡乙本評】好看。【張評】愈出愈幻，色已全空。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裡顫聲柔語，哼成一塊，【張評】「一塊」者，言兩樣哼法合成一塊也。没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十七〕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張評】特爲後文諸妾婦人一照。那婦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達會合毬。」兩個淫聲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撑的婦人牝户滿滿，往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翻覆可愛。【張評】鏡中故也。西門慶于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四體交匝，兩個迎湊。【張評】筆力振千。那話盡没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聲，淫水流下。西

【繡像本評】如此作情語，祗兒其俗耳。有何妙處？然出自西門慶口中，則妙

門慶情濃樂極，精邈如湧泉。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

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妝花比甲兒與他。

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親戚耍子。應二嫂做保證。」【張評】可笑，月娘顛狂之罪如見。西門慶聽的笑了。

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卻是潘金蓮上壽。【張評】玉樓生日接一金蓮生日，作者總恨與奸邪共生也。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十八)分付小廝每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興買鮮菓，叫小優晚夕上壽。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妝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櫈上掛燈，因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裡，原來是你每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嚛！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裡。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搯兒的拏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裡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裡不見了，險了險敉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

【綉像本評】琴童嘴兒儘滑。

【綉像本評】賁四老婆還不如丘娘何呻。

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謊小的。」【張評】又是那琴童之續。玳安道：「娘也會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張評】有心語。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聲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計家，那裡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靶！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聽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瞞那傻王八哩！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張評】照王六兒。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毬閒着。【張評】妙。卿之所以如此者，想亦不肯閒着也。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圖躧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綉乙本眉評】好猜。偏猜得着。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閒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爲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就。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教道。」

【綉像本評】金蓮小氣，不獨在色上着腳，即財上亦十分鄭重。可見四者之懲，一齊都到。

【張評】虛心。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靶子，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拏杓兒舀，好個怪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綉乙本評】此是妒心所使。【張評】點水葉也。

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裡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裡進去的。一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張評】四字哭殺天下父母。怎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張評】金蓮當家故也。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張評】寫不孝者，總以玉樓反襯。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張評】寫盡逆子。說道：「你沒轎子錢，誰叫你來？恁出醜刮劃的，叫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個錢兒，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張評】哭盡天下父母心。好容易賙辦了這分禮兒來。」【張評】哭盡天下父母心。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裡討個錢兒與你？你看，七個窟壠到有八個眼兒等着在這裡。今後你看，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

【張評】然則以其母爲貨也。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毬聲顙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繡乙本評】寃得奇。【張評】寃乎？寃哉！驢糞毬兒面前光，卻不知裡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裡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張評】覺其欒武大之惡不是過也。只見後邊請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

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陞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張評】荆棘如此，花事謝矣。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十九〕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裡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菜上來。獸炭頻燒，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

【張本眉評】總寫潘五兒尤物天成，妖嬈爭寵，嫵媚過人處，的是可兒。

【繡像本評】專在此處用功夫。

【繡像本評】語有含蓄。

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拏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歌唱了一套〔齊景融和〕。左右拏上兩盤攢盒點心嗄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敘，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日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

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己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卧。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頑耍做一處，【張評】可殺如此。卻說潘姥姥到那邊屋裡，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卓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張評】一語傷盡老人心。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張評】一語結果其女也。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裡來。十

【繡像本評】瓶兒身上（後）論定，所謂自有旁人話短長也。

【繡像本評】反其老也，戒之在得。

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纔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裡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張評】傷盡老人心。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姥，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姐，你放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張評】反襯其女。我但來這裡，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張評】反襯不堪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拿了去，再不曾空了我。【張評】哭盡父母之心。不瞞你姐姐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張評】傷心語。正經我那冤家，半分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張評】金蓮如此。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繡乙本評】妙。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張評】其母又如此說。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張評】金蓮又如此。想今日爲轎子錢，你大包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張評】金蓮又如此。倒教後邊西房裡姐姐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張評】反襯得又不堪。歸到屋裡，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

【繡像本評】老者之言，每多奇中，以其見多識明之故。【張評】此段文字直對磨鏡一回，直是作者血淚，一部痛苦作書之由。

【繡乙本評】識【張評】明說後文。來到這裡，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張評】罵絕矣。一腔酸意。姐姐，你每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張評】後文如見。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張評】哭盡父母心。你天生【張評】「天生」二字妙。除非天生可以無父母。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張評】天下爲父母者，淚血俱盡矣。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張評】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段乎？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曾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

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響。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繡春：「你瞧瞧去。」那繡春走來說：「是春梅姐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繡乙本評】妙【張評】畫。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張評】畫。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張評】其母亦如此，則二人可知矣。只見春梅進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摟起，【張評】是春梅。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繡春：「你那邊

叫秋菊掇了來，我已是攢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盒兒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裡看去，若叫我，來這裡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于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綉春。又將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張評】傷心語。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張評】傷心語。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張評】又是後文。不比俺那冤家，〔二十〕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張評】傷心語，卻是後文。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六娘，銀錢自有，【張評】春梅亦至死不放瓶兒。他本等手裡沒有。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張評】是卿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放在屋裡，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瞞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着嘴兒說人！【張評】原來爲此。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綉乙本評】措得妙。【張評】入骨三分。到明日你老人家黃

【綉像本評】千古相知。

【綉像本評】好隱諷

【綉像本評】一般大量、豈安得賊？

金入櫃，五娘他也没個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没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兒來，咱每擲個骰兒，搶紅耍子兒罷。」【張評】如畫。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

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二十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櫈兒，聽他兩個在屋裡行房，怎的作聲喚，口中呼叫甚麼。正聽在熱鬧，〔二十二〕【張評】又虛寫。不防春梅走到跟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裡聽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房內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没有人，我使他關門，〔二十三〕他不動。」于是替他摭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正是：

鶺鴒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

【張本眉評】然則金蓮嫁西門慶作小老婆，潘姥姥竟未沾光？而金蓮亦無地漏情事，窮婆子亦然固我，亦可傷矣。吁，金蓮何苦來哉！

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在這裡。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張評】寫盡。騎馬喝道，往何千户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

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趂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叫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張評】寫盡小人。走到屋裡，一面攛掇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裡，他家裡丟着孩子沒人看，叫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裡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倒沒的叫我惹氣。」〔二十四〕【張評】然則姥姥乃金蓮之女矣。【張本眉評】金蓮性亦太倔強矣，俗謂孩子氣是也。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

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

【張評】夏太而寒生矣，明甚，妙甚。「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綫鋪。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鋪子賣綢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内，同來保發賣。【張評】天下意料事皆如此。且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攢造兩架烟火，【張評】此時猶找烟火，蓋尚有頃刻繁華。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攜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張評】作者至此，蓋欲直呼九原盡起古人而一哭之也。嗚呼！西門行亦當作古人矣。筆力俱從鎖鎖寫出。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張評】又點二官，所謂候缺者也。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拏出五千兩來，老爹拏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没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内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妝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並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

【綉像本評】土木珍玩之費如此，安得不民窮盜起？

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綉乙本評】大口氣。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着他那邊了。【張評】天下事何人可瞞？爲甚對我？而他人即可瞞也。私處最易明。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裡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張評】是左兒人情。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裡？」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裡，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裡，我也還叫宋松原拏回去。【張評】得意。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于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裡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能了。【張評】西門死期如此迫促。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裡歇候，[二十五]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綉乙本墨評】想已弄上了。叫春鴻、來爵【張評】鴻雁自是止人，爵兒又是時雀，二人同類，故同行不同道，故春鴻後獨敦義也。兩個去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叫陳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張評】難買四五

日內光陰矣，可爲痛哭。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裡，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裡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于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

不說十一日【張評】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卻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張評】又是賞燈。一部繁華，總屬虛景。王皇親家小廝從早辰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張評】又是春梅守缺者。差人來回。止是荊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並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户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並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户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二門裡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妝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

【綉像本評】林氏食言。

【張評】與藍氏又有隱見之分，妙絶。否則藍氏來，黃氏亦來，

身穿大紅通袖五彩妝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噹，麝蘭撲鼻。【張評】宛是瓶兒後身。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流流一雙鳳眼，來往踅人。【張評】又是利害者。嬌聲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卻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妝。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張評】麗句，十分丰韻，又與瓶兒嬌痴差勝。輕移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蹙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魄飛天外，魂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張評】極寫一時心蕩目搖。躬身施禮，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内擺過茶，然後大廳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張評】記名最耐人思。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吴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門慶在捲棚内，自有吴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李銘、吴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廳格子外往裡觀覷。〔二十六〕【張評】極力一寫，爲瓶兒嘘對。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

如何一齊描寫？又如何雙起花樣？所以黃氏不來，既使人猜疑不定，又是文字手乖心巧處也。

【繡像本評】畫出嬌媚情態如見。

【繡像本評】開此一請，如聽將軍令矣。惜乎西門非秀才耳。

【繡像本評】熱鬧時忽下冷語，

如火炕中一盆冰雪水。

【繡像本評】掃興。

【繡像本評】積

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張評】點明。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睡來。【張評】寫盡臨死人。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

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張評】一語驚醒睡魔。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裡首，偷看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二十七〕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張評】瓶兒一皮襖，淘若干氣；藍氏又一皮襖，然則瓶寔藍虛，同一幻影耳。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族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嚥，恨不的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二十八〕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二十九〕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張評】百忙又爲惠蓮遙照。然則藍氏乃今日瓶兒，惠元又今日之宋氏；惠元爲藍氏之替身，宋氏豈非瓶兒之前車乎？吾前言可知非謬。作者至此，猶雙襯點出也。于是乘着酒興兒，雙關抱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嚷鬧，打發出來。今日又

祖是孝順媳婦兒。

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擬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盡情滿意。〔三十〕【綉乙本評】何等敏捷。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爲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教人桑下覓羅敷。

文禹門云：西門慶將死，故將其所與淫者，都一一點清。玉樓已見於前一回，此一回月娘暗點，雪娥暗點，獨遺一李嬌兒，故西門慶一死，先下手偷元寶也。叶五兒、章四兒與林太太俱明點，其中又夾一新交之來爵妻惠元。四路夾攻，皆在春王首月指出。此後兩個六兒，雙刀並舉，二馬齊出，西門慶於是死矣。吁嗟乎！死之晚矣。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騎馬」，綉像本作「備馬」。
〔三〕「走到門首」，綉像本「走」作「送」。
〔四〕「交爹初六日過去」，「爹」，綉像本作「爺」。
〔五〕「上京人事」，綉像本「京」作「下」。
〔六〕「鷄鵝豚酒」，「酒」，綉像本作「米」。

（七）「喂着」，綉甲、綉丙本作「喂養」。
（八）「不多時」，綉像本「不」作「飲」。
（九）「三官兒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自有丫鬟養娘伏侍」，綉甲、綉丙本無。
（十）「梵僧」，綉像本作「胡僧」。
（十一）「情意牽」，綉像本「牽」作「乖」。
（十二）「二十四解」，綉甲本「二」誤作「三」。
（十三）「腫眉膿眼」，綉甲本「膿」作「脹」。
（十四）「他是內府生活所藍太監姪女兒」，綉甲、綉丙本作「他是內府生活所藍太監就托媒將他親姪女兒」。
（十五）「都去走走罷」，「罷」原作「能」，今據綉像本、乙亥本、在茲堂本、影松軒本、崇經堂本改。
（十六）「拿的去了」，「拿」，綉像本作「接」。
（十七）「誰的老婆」，綉像本「的」作「你」，誤。
（十八）「西門慶」，綉甲、綉丙本又衍「西門慶」三字。
（十九）「荆總制」，綉像本作「都總制」。
（二十）「不比俺那冤家」，綉甲本作「敢是他那冤家」，綉乙、綉丙本作「敢是俺那冤家」。
（二十一）「開着」，原作「關着」，今據綉像本改。
（二十二）「聽在熱鬧」，「聽」，綉甲、綉丙本誤作「德」。
（二十三）「我使他關門」，「他」，綉甲、綉丙本誤作「你」。
（二十四）「倒没的叫我惹氣」，綉甲、綉丙本在「氣」後有一「因」字。
（二十五）「歇候」，綉像本無「候」字。
（二十六）「大廳」，綉甲、綉丙本作「炕廳」。

〔二十七〕「天井內」，綉甲、綉丙本無「內」字。
〔二十八〕「沒巧不成話」，「話」，綉像本作「語」。
〔二十九〕「不想」，乙亥本、在兹堂本作「不怨」。
〔三 十 〕「盡情滿意」，綉像本作「不亦樂乎」。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此回乃一部大書之眼也。看他自上文重和元年正月初一寫至此，一日一日寫至初十，今又寫至看燈。大看燈夜樓上嘻笑，固金蓮、瓶兒皆在獅子街也。今必仍寫至此時此地，見報應之一絲不爽。

此回總結財、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詩放于西門洩精之時，而積財積善之言，放于西門一死之時。西門臨死囑敬濟之言，寫盡癡人，而許多帳本，總示人以財不中用，死了帶不去也。

吳神仙起先在周守備家，言「周」者，「舟」也，分明撑寶筏而相渡也。今日在土地廟中，雖有神仙，其奈地府何？蓋深示人以及時行善，悔則無及矣。

孝哥必云西門轉世，蓋作者菩薩心，欲渡盡世人。言雖惡如西門，至死不悟，我猶欲化其來世；又明言如西門等惡人，豈能望其省悟？若是省悟，除非來世也。

寫西門一死，其家中人上下一個不少，然止覺淒涼，不似瓶兒熱鬧，真是神化之筆。

此回內即寫李三、來爵負恩賴批之事，真是冷、暖二字中一絲也差不得。

鴻守信義，故賢于雀，然而春鴻亦不能久留矣。觀此，方知命名之妙。觀後往張二官家去，方知苗員外送童之意，爲報喪帖、勾魂帖也。

寫伯爵止用「愕然」二字，寫盡小人之心，已寫盡後文趨承張二官之意，真是一筆當千萬筆用也。

女婿斬衰泣杖，其非禮爲何如？乃反襯瓶兒死，其者借處更難堪也。

詞曰：〔一〕

人生南北如岐路，【張評】大是。世事悠悠等風絮，【張評】大是，大是。造化弄人無定據。【張評】是，是。翻來覆去，【張評】古往今來也。倒橫直竪，【張評】上天下地也。眼見都如許。【張評】嘆盡一篇《招魂》賦。　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何須慕，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

右調〔青玉案〕〔二〕

話説西門慶姦耍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内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姨、〔三〕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並小優兒，還在捲棚内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説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張評】爲子虚一引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説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頭裡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拿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

【綉像本評】慈作矣。

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荊爺、何老爹衆位，【張評】虛寫，爲下文反襯。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裡唱的一個馮金寶兒，【繡乙本評】伏脈。【張評】使出金寶。並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

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裡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荊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攢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張評】又是瓶兒。我固云瓶兒後身也。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四〕今日各項也賞了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裡看着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五〕【繡乙本評】心上事，夢中亦放不過。【張評】寫月娘利瓶兒之財。直至此處，猶用隱筆寫其深心，月娘真可恨哉！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嚷喝，【張評】貪痴如見。和他罵嚷，嚷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張評】映韓折一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

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

【繡像本評】氣虛作祟而金蓮下手，此夢大驗。

坐的。只見玉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妳，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牀上，叫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鑲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裡去。那玉簫明見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綉乙本評】照應。【張評】必用玉簫可想，此處蓋爲玉簫一總也。大玉簫吹噓蕙蓮，吹散金蓮，花事已盡，固應與三友同作斷腸聲也。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就拿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

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卻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張評】不如此，不足以送死又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翫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廚內，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六]掀開簾子，見他倘在牀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裡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裡怎的，只是恁沒精神？」【張評】將待死西門，在月娘眼中一照。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走走去。

【綉像本評】雖明知其爲送死之具，使我當之，亦不得不愛。

【綉像本評】畢竟正經夫妻好。

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丫鬟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裡來。【張評】一部炎涼書，屢次寫燈，蓋以燈之熱無多時，且盡屬虛花，以比其炎熱不久也。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球燦綵，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羅綺爭馳鬬錦迴。
鰲山高聳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裡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嗄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來往人烟不斷。

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于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裡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

【綉像本評】此等人反極要撑持門面。

「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裡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人兒了。」【張評】一語入賁四嫂，總是醋味，各行中皆有。西門慶笑道：「那裡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還有一席酒，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張評】爲下文上紙受辱作引。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中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裡哭。俺每倒没意思刺刺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並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直的。〔七〕【張評】極力寫春梅。也没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嚛，耶嚛！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裡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没了，就不往我那裡走走去！」【張評】傷心語，名

明點瓶兒夢中語，爲下文黑影作映。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裡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裡，和我做伴兒。」

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梵僧藥去。〔八〕【張評】點明梵僧。那婦人用手搏弄，弄得那話登時奢稜露腦，横筋皆見，色若紫肝，【張評】數句與始服藥時一照。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酒，咂舌頭頑笑。【張評】與初會時一對。吃至掌燈，馮媽媽又做了些韮菜豬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鬟收下去。兩個就在裡間暖炕上，撩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一面將紙門關上。澡牝乾淨，脱了褲兒，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

【繡像本評】一白綾帶已見深心，甚巧矣，而又有頭髮相易者，愈出愈奇。愛慾之場，何所不至。

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户娘子藍氏，慾情如火，【張評】寫盡貪痴。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極力搧磞了約一二三百度，搧磞的屁股

【繡像本評】肆狠貪痴，便是殺

身之兆。

【綉像本評】是作家用度。

【綉像本評】六兒之言不知果真心否？然而以其所不愛，易其所愛，是人情之常

連聲響喨。婦人用手在下揉着毬心子，【張評】自用手揉，妙情可想。口中叫達達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卧，尋出兩條腳帶，把婦人兩隻腳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張評】與葡萄架遙對，非泛然也。賣了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没稜露腦，淺抽深送。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玩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塗在龜頭上，攮進去。婦人陰中麻癢不能當，【張評】與金蓮品玉文字又一對，總是兩六兒一般技量，方可死西門也。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晃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張評】又與葡萄架作對。燈影裡見他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吊的高高的，【張評】又與葡萄架遙對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張評】腿也。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青更好，【張評】映賁四嫂，卻是後文。休要日遠日疏，頑耍厭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和誰說？〔九〕有誰知道？就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他不會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好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娶了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裡。淫婦爽利把不直錢的身子拚

【繡像本評】子虛來矣。

【繡像本評】何異驅牲居肆？

與達達能，無有個不依你的。」〔十〕【張評】故作滿語，以襯喪命也 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摟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纔點茶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舖子裡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

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佈，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寂，閭巷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張評】寫得冷氣侵人，子虛、武大皆來矣。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濱冷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骨碌扒起來，【張評】所爲鍾馗番身也。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摟在懷裡，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

【繡像本評】此藥較武大藥所差幾何？此吃法與武大吃法所差幾何？因果循環，讀者猛省。

達達今日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炕上，〔十一〕齁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裡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揑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張評】妙景。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裡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裡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佈你。你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裡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十二〕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拿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張評】與武大吃藥時一般也。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張評】所以做白綾帶，爲此處喪命用也。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擦。那話直抵苞花窩裡，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張評】妙景可想，又宜好看。那話没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澀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縱着他掇弄，只是不理。【張評】又寫西門。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右左偎擦。〔十三〕【張評】八字寫盡所爲，翻來復去，描神自畧也。麈

【繡像本評】所謂只要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殆以此歟？

【繡像本評】看此光景，與宰殺諸物何異？

【繡像本評】此菩提棒喝，須省、須省。

【繡像本評】以起詩作結，作者大意所在。

【張評】一個色字方結完。

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時三鼓，凡五換帕。婦人一連丢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脹的猶如炭火一般，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張評】然則婦人固造化也。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裹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張評】婦人又造化也。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個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繡乙本評】可憐。【張評】比武大何如？看其翡翠軒、葡萄架諸樣，亦須看此等樣子。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裡覺怎麽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十四)莫知所以。」金蓮問：「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張評】一句道盡。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機淺。【張評】又一句道盡。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

與「鞋裙歌扇」一絕同一千里大章法。

【綉像本評】畢竟正經大妓。

來。【張評】好色者，看樣。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住了，【綉乙本評】還虧你！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張評】不是卿與春梅，或者無此一交。殺人而埋之曰：非我。誰其埋之也？一笑。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來。」【張評】心虛語。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裡吃酒來。」

不一時，雪娥熬了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裡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綉乙本評】自然。懶待動旦。」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荊南崗、何大人衆官客吃酒。」【張評】寫不知好人、如畫。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一面叫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妳

【繡像本評】又是一個金蓮、妙。

來，【張評】前鏡臺春色洌泉之精，只消受得此一口妳，痴人須想。用盞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張評】痴人如畫。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裡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裡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裡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裡不想吃。」

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没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説一千個没有：【張評】此所爲殺人不見血。李知縣固云：屍傷病物蹤，五件全無者也。「姐姐，你没的説。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没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張評】妙，是虚心漏空語。教我拿茶當酒與他吃，【張評】或者將酒當茶，將色當飯。只説没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説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没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别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説家裡，可是没絲毫事兒。」【繡乙本評】然乎？否乎？【張評】活是金蓮。比對武二説大郎病症何如？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裡吃酒來？你實説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説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没往那裡去。【張評】妙，活是玳安。比何九、鄆哥何如？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没多大回酒，〔十五〕就起身往别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駡了一遍，

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

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張評】總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蓋寫殺人之金蓮，不得不飛舞也。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裡？」【綉乙本評】豈不也者？【張評】又活是金蓮。不特妾婦如此，天下如此說昧心話者，豈少也哉？欺父欺君，皆同此類也。可恨，可恨！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户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十六〕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嗔道叫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耻？」【張評】金蓮一味推人，遂忘忌諱。月娘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浪搧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張評】純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跳，方是活金蓮，方可殺人。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裁派將來，〔十七〕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綉乙本評】妙。【張評】那金蓮一提韓嫂，月娘即轉入林氏，當面搶白，便有[illegible]分剌，總是心中憤恨，【綉像本評】尚有良心。

提便起，文字直是生龍活虎。【張評】點明寫林氏之故。又見月娘不快金蓮，處處有成心處。那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都紅了，【綉乙本評】妙。【張評】用筆刻甚。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張評】口強辭窮，爲後文識破姦情一引。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十八〕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十九〕就是說我在他家來，〔二十〕我認的他是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張評】是撒潑後語。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張評】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聲色俱出。

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箇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

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張評】比奢稜露腦何如？比一洩如注又何如？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

等西門慶往衙門裡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就着，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二十一〕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裡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没好氣。

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裡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帖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舉發。〔二十二〕昨日李銘撞見我，【張評】淡淡接來。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諕了一跳，【張評】西門一息尚存，伯爵猶一絲不走，滿身滿口奉承也。我今日纔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

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

西門慶于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

【綉像本評】任醫，的真明理，不比世間一味猜謎下藥便死者。

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張評】此句出任醫之口，尚是人醫，不是獸醫也。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綉乙本評】應効。【張評】上火可清，下水難生也。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張評】比一渡如注何如？

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裡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裡，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邊攏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峙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綉乙本評】丫頭妙態。【張評】爲玉簫一結。蓋至此玉簫聲咽，即陽關調亦不能成聲也。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拿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二十三〕伯

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張評】此時衆人，俱不以西門死爲意也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

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二十四)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躭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張評】一筆使瓶兒與西門死處一總。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繡乙本評】「有緣」二字可憐，殺人不少。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

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溺血之疾，【張評】所以云胡說也。乃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張評】乃武大討利錢者。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癃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麈柄如鐵，

【繡像本評】「痰火」二字從何說起？自古諱疾忌醫如西門慶者，死不足怪；獨怪有自知其疾而用醫偏執以至無救者，可勝痛恨。

【繡像本評】此子不善讀父書，可嘆，可嘆。

【張本眉評】婦人美哉，西門休矣！此全怪月娘。西門已得病而猶聽在潘金蓮房內，可謂月娘該死。不然，恐猶有救也。

晝夜不倒。【張評】比梵僧藥何如？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燭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綉乙本評】可憐。【張評】明何作泉之患多多矣。【文評】西門不死，是無天理

到次日，何千户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騙三，【張評】將一部金、瓶、梅三人居住花園，只用此四字一點，不堪之甚。不是個待人的。」【綉乙本評】金蓮御少許多蠟燭矣。那西門慶點頭兒，于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和金蓮肩搭攙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

不一時，何千户來到，陳敬濟請他到于後邊卧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邊腫毒當不的。」何千户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裡就差人請去。」何千户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裡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脈並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

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張評】猶是興陽妙藥，妙絕，妙絕。一盒菓

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辰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偌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卻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懶待吃，須也强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的有柱撤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强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筯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綉乙本評】未必。二來還虧我勸爹，卻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張評】寫月兒與衆人不同，是新得寵者。

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更時

【繡像本評】世有要好而反害之者，不獨何千户之爲(醫)也。

分，那不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黃水不止。【張評】或者有粉紅膏在內。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張評】映月娘。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裡，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張評】起以玉皇廟，歸宿于土地廟，爲「熱」字結煞。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二十五)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卧榻。先胗了脈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張評】一部結穴以此。吾有詩八句，說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精神血脈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今日翻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宮，今年戊土來克壬水。正月又

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麽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張評】二句妙絕。壽源難保，財福何用？有四句斷語不好説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麽？」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内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綉乙本評】此是何故？可恨、可恨。【張評】一筆將一部金蓮貶到與嬌兒一樣。

【綉像本評】病豈此等可療？然亦自盡其心耳。

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張評】是臨死光景。奸雄回首，同聲一哭。又不肯告人説，只叫人廝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張評】必待月娘不在，亦明知月娘不相容也。心中捨他不的，滿眼落淚，【綉乙本評】至死不悟而猶作此態，真正犬豕。説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二十六〕休要失散了。」【張評】與分香賣履一樣痴景。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説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張評】是撒潑後心事。【張本眉評】金蓮雖是淫婦，其心猶願守也，如月娘待之甚善，金蓮不致遭武二毒手也。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説。」不

【繡像本評】世人有認定一人爲可以托孤寄命，及至屍骨未冷而患害反繇之而作，比比皆然，可勝嘆哉！

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繡乙本評】可憐。【張評】是不能容金蓮情景，言下已深恨矣。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張評】又照瓶兒死時囑人光景。曾幾何時，受囑者亦囑人矣。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二十七〕【張評】千古痴人，同聲一哭。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張評】可知撒潑一事，作者曲曲寫出，蓋爲後死金蓮之媒也。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張評】絕無一言，其恨可知，蓋愈囑而月娘愈醋矣。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張評】反刺後文，寫盡生死苦極。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張評】奸雄回首，茫然自失如此。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張評】囑敬濟如此。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張評】囑敬濟又如此。又分付：「我死後，緞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二十八〕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張評】結緞子鋪，五萬兩。賁四絨綫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張評】結絨綫鋪，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張評】結綢絨鋪，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叫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張評】連利六百五十兩。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張評】結印子鋪，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張評】結生藥鋪，五千兩。韓夥

【綉像本評】臨死井井，此人根器尚好，故再生有永福之應。

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張評】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張評】已算定道國之拐。此處見西門老奸，與敬濟不經事者不同。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張評】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張評】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内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張評】三百四十兩。以上共計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兩。然則西門氏之富，亦不過十萬餘耳，遂造如此之孽，吁，可畏哉！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並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張評】豈知顧攬不過娘兒們來？可嘆、可笑。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張評】英雄末路，同此一付眼淚。陳敬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張評】猶是場中餘熱。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張評】老陽之數，剝削已盡。一化孝哥，善而碩果猶存；亦見天命、民彝不以惡人而滅絕也。誰謂作書者，不知《易》也哉？到于正月二十一日，【張評】二十一，又是陽數，合二十三，又見陽明興而陰暗降，君子道而小人死矣。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綉像本評】照出。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饑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

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没棺材。【張評】此數語與醉飽行房一律相對。彼是結「色」，此是結「財」，章法井井，與開講一詩、四成語相對。而「二八佳人」一絶，又自與「舞裙歌扇」一絶前后板排，又是一般章法，共成參差錯伍之致。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張評】一句點醒多少愚人。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叫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裡疼，急撲進去牀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裡，七手八脚，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内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張評】玉樓宜終始諸人。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裡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内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裡去了。手中拿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裡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拿杌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

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裡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内纔没氣兒。【張評】一句緊接，所以必孝哥爲西門化身，所以分明官哥爲子虛化身也。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

多少便了。休説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張評】一句「冷」字起頭，傷心煞人。如今没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二十九)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

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説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説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裡，走出對着金蓮説：「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張評】玉樓已有去志。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錠元寶在屋裡去了。

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槨。衆小廝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説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户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説。

【張評】衆人熱亂，與瓶兒死時自是不同。

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蔴帶孝，女婿陳敬濟斬衰泣杖，【張評】亦非禮。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

【綉像本評】愕然是主何意？讀者且細推詳。

【綉像本評】據此數語，足稱知己。

【綉像本評】明明庄語，而隱微中不無又帶諷

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張評】一樣諸人辦事，只覺敘得冷淡之甚，真是史筆。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綢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鄰與眾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

　　不說眾人理亂這樁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眾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張評】做夢反知瓶兒死。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三十〕伯爵愕然道：【張評】二字描盡。「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張評】然則此時無子則奈何？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還不大十分歷練。」【張評】一結，寫盡敬濟底裡。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見有他娘在。」【張評】又見大舅底裡，人情如此。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張評】比薛嫂說楊姑娘何如？前伯爵幫吳大舅說大巡情非此語乎？方知前文之妙。因問道：「有了發引日

意，可見小人轉脚之捷。

【綉像本評】難得此古道相知。

【綉像本評】讀此便欲墮指牙碎。雖然，此正

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張評】草草叙來，一事不少，卻冷落之甚。

那日何千户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户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裡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誤，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張評】古道，爲西門素日放帳一映，又伏下文春鴻也。吊孝畢，到衙門裡，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

話分兩頭，卻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張評】一封鴻雁故人書，令人眼淚盈把。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張評】禍福迅速，一至於此。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裡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拿出來就是了。」【張評】曲盡人情，卻是眼前恒事。那來爵見財物倒也

常情，直當付之一笑。

【繡像本評】一語是喚丈夫血淚。

肯了，只春鴻不肯，【繡乙本評】好人。口裡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

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張評】直照尚貢外。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叵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張評】是大舅老作用，人情如此。「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裡，叫他替俺追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卻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張評】人情又如此。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管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三十一〕要拿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寮之間，你等怎抵鬬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裡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

【綉內本評】恩怨中都有滋味。

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張評】人情又如此。一路寫來，令人不禁淚眼。

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豬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拿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張評】人情又如此。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爲證：

造物於人莫强求，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還有收人在後頭。

【綉內本評】妙偈。

一

文禹門云：看至此回，忽忽不樂。或問曰：豈以西門慶死已晚乎？曰：非也。西門慶早死，安得有許多書看。曰：然則以西門慶死得太早乎？曰：非也。西門慶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曰：然則奚爲不樂也？予乃嘆

曰：世上何曾有西門慶哉！《水滸傳》出，西門慶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門慶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時，遂無人不有一西門慶在目中意中焉。其爲人不足道也，其事蹟不足傳也，而其名遂與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爲誰，而但知爲西門慶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爲誰，而但知爲西門慶批也。西門慶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罵。世界上恒河沙數之人，皆不知其誰，反不如西門慶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門慶未死之時便該死，既死之後轉不死，西門慶亦幸矣哉！夫人生世上，終有死日。乃生不願與西門慶同生，而死竟與西門慶同死，是可哀也。

二

文禹門又云：潘金蓮殺武大郎，人爲之寒心；潘金蓮殺西門慶，人爲之快心。蓋西門慶本該死，又有取死之道。潘金蓮以忌之者殺武大郎，以愛之者殺西門慶，同死於金蓮之手，而所以死之者不同也。西門慶臨死，猶眷眷於金蓮，何至死不悟也。然至死而不悟者，奚止一西門慶哉？且有願如西門慶之死而死者，吾其如書中之西門慶何哉！吾其如世上之西門慶何哉！是《金瓶梅》之死西門慶，不如《水滸傳》之死西門慶，死得爽快也。故看至西門慶之死，總覺不快。凡看《金瓶梅》者，何弗先看《水滸傳》乎？看完《金瓶梅》者，更不可不一看《水滸傳》矣。

此書吳、潘之不能相容，西門慶知之，金蓮亦未嘗不自知。然自此以後，守分安命，而無陳敬濟之偷，月娘亦奈之何哉！防人殺而以刀柄授人，謂此不殺也，無此事也。金蓮之被殺，亦如西門慶之自殺，於吳月娘何尤焉。而況西門慶之不死於殺，尚不足以快人心；潘金蓮者，亦令其齋終內寢也，此書真可燒矣。

校勘記

〔一〕「詞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右調青玉案〕，綉甲、綉丙本無。

〔三〕「孟大姨」，綉甲、綉丙本無。

〔四〕「跟到」，綉甲、綉丙本作「引到」。

〔五〕「你又奪」，綉像本作「你又來奪」。

〔六〕「驀地走來」，綉甲、綉丙本「驀」作「行」。

〔七〕「眼直直的」，綉甲、綉丙本少一「直」字。

〔八〕「梵僧」，綉像本作「胡僧」。

〔九〕「敢和誰説」，綉甲、綉丙本無「和」字。

〔十〕「無有個不依你的」，綉甲、綉丙本無「你」字。

〔十一〕「在炕上」，綉像本作「在枕上」。

〔十二〕「燒酒壺」，綉甲、綉丙本作「一壺」。

〔十三〕「右左」綉像本作「左右」。

〔十四〕「頭目森森然」，「目」原誤作「日」，今據綉甲本、綉乙本改。

〔十五〕「姐夫」，綉甲、綉丙本「夫」誤作「未」。

〔十六〕「説出來」後，綉丙本衍「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説出來」一句。

〔十七〕「王八羔子」，綉像本「羔」作「花」。

〔十八〕「花園」，綉甲、綉丙本作「花娘」，誤。

〔十九〕「伴姑兒耍子」，綉甲、綉丙本「子」作「[illegible]」。

〔二十〕「就說」，綉甲、綉丙本作「若說」。

〔二十一〕「你偌大的身量」，綉甲、綉丙本「偌」作「有」。

〔二十二〕「一發舉發」，綉甲、綉丙本作「舉發舉發」。

〔二十三〕「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綉甲、綉丙本無。

〔二十四〕「大街」，綉像本「大」誤作「太」。

〔二十五〕「人請他」，綉甲、綉丙本衍「人請他」三字。

〔二十六〕「守着我的靈」，綉甲、綉丙本無「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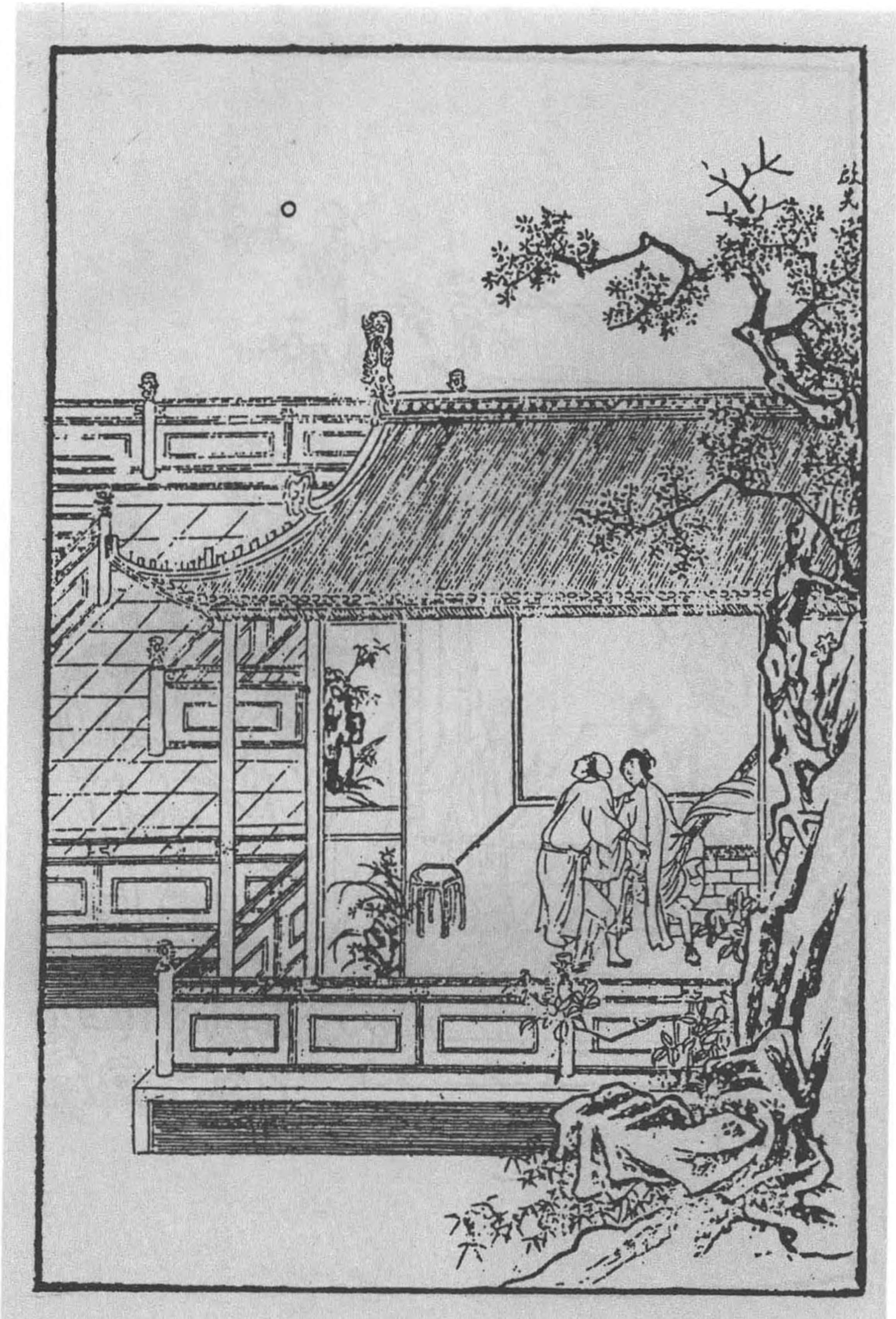
〔二十七〕「笑話」，綉甲、綉丙本作「笑語」。

〔二十八〕「都找與他」，「找」，綉甲、綉丙本誤作「我」。

〔二十九〕「待洗三來」，「洗」原作「造」，當誤。今據綉像本改。

〔三十〕「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綉甲、綉丙本作「如此，這是同日添了個娃兒」。

〔三十一〕「恁般恁般」，綉甲、綉丙本僅作「恁般」。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牀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牀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看官着眼看他大手筆處，看他一絲不亂處在於何處，看他止用二人發放一部大題目：一曰售色，一曰盜財，是其一絲不亂處，是其大筆如椽處。

夫色不可售，而西門之色，亦有所售之也；財不可盜，而西門之財，亦有所盜之也。止用兩筆，將一部作惡的公案俱已報應分明，不差一綫，筆力簡捷如是。一部書直看到此回，方知李銘之名爲可笑，何則？俗語云：「裡明不知外暗」。觀其轉財物，方知其命名之意。是故此書無一名不有深意。

大文章有起有結，看他開手寫十弟兄，今於西門一死，即將十弟兄之案緊緊接手結完，如伯爵等十人是也，內除花子虛死，連雲裡守八人，一個不少，却抽出雲裡守留至一百回，結照二搗鬼，完熱結冷遇之案。故此回止以七人結之。再於其中出脫吳典恩另結，却又止用六人，今添一花子由作七人，是明明冷結子虛，文字參差之妙如此。

於祭文中，却將西門慶作此道現身。蓋言如此鳥人，豈成個人也？而作如此鳥人之幫閒，又何如乎？

至於梵僧現身之文，實爲此文遇了那樣鳥人做此鳥事，以致喪此鳥殘生也。

王六兒上祭，蓋爲拐財遠遁之引，莫認月娘喫醋。

又借罵王六兒，將桂姐、銀姐隨手抹過，後一影月兒，以王三官與桂姐同結，蓋又結林氏。又借張二官將桂姐、李三、黃四一齊結住。總之，第一回東拉西扯而出，此回却又風馳電捲而去，真是千古文章能事。

觀三日演《殺狗記》，固知予言不謬。

寫月娘燒瓶兒之靈，分其人而吞其財，將平素一段奸險隱忍之心一齊發出，真是千古第一惡婦人。我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者，蓋以此也。

寫月娘與李鴇相爭，真是棋逢對手。作者何惡月娘之深，而醜之以不堪也。

補寫蔡御史，總爲西門之交遊放聲一哭。接寫一伯爵，更不堪也。蓋十弟兄惟伯爵更密些，故寫一伯爵以例衆人。

詩曰：〔一〕

倚醉無端尋舊約，卻因惆悵轉難勝。
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
抱柱立時風細細，遶廊行處思騰騰。〔二〕
分明窗下聞裁剪，敲遍欄杆喚不應。

話説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卻是報恩寺十六衆僧人做水陸。【張評】報恩，乃孝字也。孝哥出見，首七固應是他做。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賚光七人，坐在一處。【張評】撇開雲裡守爲官，花子虛已死，吳典恩作驛丞。伯爵先開口説：「大官人没了，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張評】一推不

【綉像本評】此時猶及閻王，終隨勢利惡趣，可見入者不知出也。

知道」，妙絕。「莫非」二字更妙。灑土也瞇瞇後人眼睛兒。【綉乙本評】可憐。【張評】數語爲此二字他就到五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張評】此二句猶是謊言。若怕閻王，猶是好人也。你我如今這等算計：〔三〕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張評】水加一點爲冰。用水先生作文，蓋冰冷也，自與葵軒冷熱不同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張評】算到此，方肯如此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備祭物停當，〔四〕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于是暗含譏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祀抬到靈前擺下，陳敬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裡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略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教生【張評】三字當如此用。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賚光，謹以清酌庶饈之儀，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五〕【張評】是爲性情。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張評】是爲作爲。囊篋頗厚，氣槩軒昂。【張評】狡猾之極，罵盡假麒麟。逢樂而舉，遇陰伏降。【張評】狡猾之極，罵盡帷內者。錦襠隊中居住，齊腰庫裡收藏。【張評】狡猾之極，罵盡紈絝。作者命意，本言西門爲，爲人

而已。未必有此，而予亦何敢借此罵人？但覺其詞意雙關，偶寫出以爲一笑也。若以予爲借諷有意，則吾豈敢！有八角而不用撓摑，〔六〕逢虱蟣而騷癢難當。【張評】伯爵輩所爲蟣虱也。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張評】世之恃勇鬪狠死而無悔者，視此文當何如？胡爲罹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着你腳子去了，〔七〕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腳，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張評】妙，妙。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落腳，【張評】四字是爲幫閒。閃的人牢溫郎當。〔八〕【張評】四字是爲幫閒。今特奠茲白濁，【張評】是爲供養。次獻寸觴。【張評】是爲孟畢。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尚享。【張評】方了鳥身一段公案。作者視元惡大奸直曰一鳥而已。其才度相越爲何如？吾故批于懷視天下無難處之事也。

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題。

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綉乙本評】伏。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吊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裡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慿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

【綉像本評】祭文大罵可笑。惟其可笑，故存之。

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没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張評】月娘險而狠。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理，到月娘房裡，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毬大嬸！〔九〕賊狗攮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毬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纔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偌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叫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張評】又是良久，可想。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張評】爲拐財安根。見雖是道國有心，亦是月娘待人不忠厚之報。月娘真刺毒人哉！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

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張評】隨手收拾。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宿，你每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張評】會中三人，帶子繇為四人。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張評】予言繼《殺狗記》而作，此處可見。益特為【熱結】文字一結。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裡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

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張評】絕妙行樂之地。于是趕人散一亂，衆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趕眼錯捏了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邊，咱就往你屋裡去罷。」敬濟聽了，得不的一聲，先往屋裡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裡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張評】婦人不答話也。解開褲子，【綉乙本評】急得妙。【張評】婦人解開褲子也。仰卧在炕上，雙鳧飛肩，叫陳敬濟姦耍。【張評】婦人叫也。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真個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欵擺，一個玉莖忙

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倚妮搏弄百十般；〔十〕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呼達達。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

到次日，這小夥兒嘗着這個甜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張評】金蓮、敬濟二人事，自此特出筆敘之，此爲始也。金蓮還在被窩裡未起來，從窗眼裡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拿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叫春梅拿鑰匙與敬濟。敬濟先叫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裡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嚥，甜唾顒心溢肺肝。有詞爲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粉黛，瘦損春纖。〔十一〕寶髻亂，雲鬆翠鈿，睡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張評】以上寫品玉之詞，屢屢矣。此又寫一咂舌，作者之才真千伶百俐。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

不一時，喬大户家祭來擺下，喬大户娘子並喬大户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張評】月兒後來，是與桂姐不同道者。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

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裡，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没了，有個不來的？你每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説道：「娘一喜一憂。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

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衆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户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内相、周守備、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張評】此西門每日門外上祭送殯之遺也。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户、吳大舅、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説。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牀連影抬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内堆放。【張評】久矣，想其如此，今日方遂其意。妳子如意兒並迎春收在後邊答應，【張評】又遂其意。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内使喚，【張評】又遂其意。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痴心客。【張評】寫月娘真，十分狠，十分險。有詩爲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張評】然則外暗也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

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張評】月娘可殺。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没曾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張評】「也有」二字可嘆。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吴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張評】一路寫來，諸事與瓶兒一點不差，而彼熱此冷，真可痛哭。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張評】逼真。只是吴大舅、〔十二〕喬大户、何千户、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吴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陰陽灑掃已畢，打發衆親戚出門，【張評】西門一生，吴道官終始之，蓋言其一生「無道」二字盡之也。吴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張評】去。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張評】來了。吴大妗子並吴舜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十三〕

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説你摸量，你手中没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没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十四〕【綉乙本評】可恨。昨日應二哥來説，【張評】是他説。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

【綉像本評】此是欲嫁者不傳之秘，然究竟同出一揆。

【綉像本評】已入其局而猶不足，虔婆谿壑無底，可恨。

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裡便圖出身，你在這里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强，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内，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張評】一對仇人。偏是他二人、妙。攛在腰裡，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到舖子裡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張評】已恨金蓮矣。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

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繇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鬧大嚷，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啼啼哭哭，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張評】買花者看樣。丫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舅子計議，〔十五〕請將李家虔婆來，可打發他歸院。〔十六〕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裡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十七〕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張評】大舅如此。相講了半日，叫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牀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鴇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張評】月娘同鴇子稱對手也。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

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十八〕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證：

堪笑烟花不久長，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一點朱唇萬客嚐。
造就百般嬌艷態，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解勸，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張評】金蓮此時暢極語。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

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説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娘説。」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張評】月娘可笑。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説：「夫人請回房。」又向敬濟説道：「我昔時曾在府

辯無（後）而豫讓爲之死，千古義之。如蔡生於西門，古道相處，必竟讀書人與衆不同。

【繡像本評】爭氣一場，此時安在？可悲，可涕。

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十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鯗，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張評】傷心事寫來不堪回首。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張評】爲諸人一襯，傷心之甚。分付平安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拿茶來吃了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二十〕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戚。【張評】千古傷心，在此二句。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拿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二十一〕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張評】結了桂兒。乾父、親娘總成虛幻。

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

【繡像本評】吾安得抽魚腸，斷若人之舌而碎其首。

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千兩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張評】果然正是不堪。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麽？」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二十二〕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裡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我知道。〔二十三〕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强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爲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卻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張評】以伯爵結十弟兄。

【繡像本評】此輩心腸猶易知，但迷者不覺耳。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二十四〕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張評】一筆結玉皇廟「熱」字。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

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百計趨承不等閒。

今日西門身死後，〔二十五〕紛紛謀妾伴人眠。〔二十六〕

文禹門云：西門慶在日，內而妻妾，外而親朋，只是一個假字。西門慶死後，當年之假心腸，全行收起，此日之真面目，露出原形。此一回先結李嬌兒，次寫應伯爵，但其間情罪，却有分別。

李嬌兒本門戶中人，其當時之娶，錯在西門慶，而今日之嫁，錯不盡在李嬌兒。外則有老鴇子、桂卿、桂姐之招；內則有潘六兒、春梅、二舅之逐，雖欲再留，亦不可得，蓋有不能不然者也，其情罪尚輕。

若應伯爵此等人，而親之近之，手足交之，心腹托之，其錯亦在西門慶。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荊棘得刺也。獨怪應伯爵，本爲酒食而脅肩，原因財物而諂笑，此小人之常也。如果所求不遂，所願未償，反而噬臍，轉爲翻臉，此猶小人之常也，均不足爲怪。若西門慶之待伯爵，糊其口，果其腹，飽暖其身，安頓其家，亦可謂至矣盡矣。不知感恩，亦何至負義；不知報德，亦何至成仇？今晚送上李嬌兒，又謀及潘金蓮，平昔與西門慶義不同生，仇結隔世者，此非小人之常，實小人之變矣。世上焉有此等人乎？或者祝實念、孫寡嘴之流爲，尚有因由，豈其伯爵之所說哉？果如是，其罪孽深重，當於李嬌兒罪上加三等，亦不足蔽辜也。雖然，昔日之假，何嘗是假；今日之真，又豈是真乎？真形一現，假意又萌矣。張二官你要小心着。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遶廊行處」，「廊」，綉甲、綉丙本作「廓」。

〔三〕「你我如今這等算計」，綉甲、綉丙本無「你我」二字。

〔四〕「整備」，乙亥本、在茲堂本作「支備」。

〔五〕「硬的不降」，乙亥本、在茲堂本「硬」作「梗」。

〔六〕「撓撅」，乙亥本、在茲堂本作「撓掘」。

〔七〕「長着你腳子去了」，綉甲、綉丙本作「長伸着腳子去了」。綉乙本作「長你着腳子去了」。

〔八〕「閃的人牢溫郎當」，乙亥本、在茲堂本「閃」作「閒」。

〔九〕「韓大嬸」，乙亥本、在茲堂本「韓」作「魯」。

〔十〕「百十般」，影松軒本「十」作「千」。

〔十一〕「瘦損」，乙亥本、在茲堂本「損」作「殞」。

〔十二〕「只是」，綉甲、綉丙本「只」作「吳」，誤。

〔十三〕「房中」，綉甲、綉丙本作「家中」。

〔十四〕「登開了罷」，乙亥本、在茲堂本「登」作「撐」。

〔十五〕「大舅子」，綉甲、綉丙本作「大妗子」。

〔十六〕「可打發他歸院」，綉甲、綉丙本「可」作「要」。

〔十七〕「頂缸受氣」，乙亥本、在茲堂本作「項雖受氣」。

〔十八〕「活時」，原「活」作「治」，誤，今據綉像本改。

〔十九〕「拜謝拜謝」，綉甲、綉丙本僅作一「拜謝」。

〔二十〕「揚長」，乙亥本、在兹堂本作「即時」。
〔二十一〕「小西門慶一歲」，綉甲、綉丙本「一」作「十」。
〔二十二〕「被他占來家中」，綉甲、綉丙本無「被他」兩字。
〔二十三〕「報我知道」，綉像本「我」作「你」。
〔二十四〕「但凡世上幇閒子弟」，乙亥本、在兹堂本「上」作「此」。
〔二十五〕「今日」，綉甲、綉丙本作「自從」。
〔二十六〕「伴人眠」，「伴」原作「佇」，誤，今據綉像本、彫松軒本改。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夫西門慶喫藥而死，完武大公案也。李嬌兒盜財歸院，完瓶兒、子虛公案也。此回道國拐財，完苗青公案也。來保欺主，完蕙蓮、來旺公案也。一部剔剔雜雜大書，看他勾消帳簿，却清清白白，一絲不苟。

點染胡秀處，總欲結王六兒一案，以爲道國拐財之由。而必自苗青處來，乃又結苗員外之死也。文章又非死板論殺者，王六兒與西門私，却在胡秀口中、杭州地面結，大奇。

來保請敬濟上碼頭，請姨子，又早與敬濟後文伏脉。

翟親家乃如此結煞，而喬親家又絕不音問，人情如畫。

來保妻弟劉倉，妙絕，與李銘一樣，蓋言留藏。夫有留藏之物，何所不有，況妻弟哉？

詩曰：(一)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綉像本評】當日西門慶錮小郎到南邊好看，誰知反弄的不好看，世事類然。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于揚州，抓尋苗青家内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張評】一場春夢，幻出巫雲，此西門雨雲不盡之孽也。養在家裡，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婦。【綉乙本評】從來彩計皆如此。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纔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個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峰和苗青遊寶應湖，【張評】是此等人遊者。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玉枝兒鴇子生日，【綉乙本評】偏撞着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鴇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白不見到。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峰來了。【張評】寫數人如畫，以襯下道國不堪。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厮不知在那里味酒，味到這咱纔來，口裡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裡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裡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裡仰擲着掙，你在這裡合蓬着丟。宅裡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倒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二〕你在這裡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就勾了。」【張評】看此一段者，所以結住苗青，使道國拐財而去，不好再往揚州拐騙楚雲也。筆墨周旋之至，豈閒文哉！對玉枝兒鴇子只顧說。鴇子便拉出

【綉像本評】行止稍不端，便不能服人。

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胡秀大嘍小喝，〔三〕【綉乙本評】畫。白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内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僱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綉乙本評】罵不過。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裡肯出門，在院子内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没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拉他過一邊，〔四〕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裡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張評】所以一去不復來，後雖敗露，終歸臨清，不往揚州也。則又爲愛姐下綫，豈閒文哉！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鬨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並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綉乙本評】收得妙。【張評】既下一波，便且結住。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勸住了。

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綉乙本評】造化。【張評】所爲夢也。隨手便結。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再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並胡秀

起身。王玉枝並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張評】嚴者，言也。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五〕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張評】不然，來保必同聞矣。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踴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宜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强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垜，往清河縣家中來。

　　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裡，日色漸落，忽撞遇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張評】是新墳景象。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

【繡像本評】處義利之間，再算計不得。一算計便利重於義矣。

【繡像本評】僥西門慶之倖而得竊太師之勢，轉欲倚太師之

拿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紙。」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張評】善惡分界。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腳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垜，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纔知老爹死了。好好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垜打開，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貨物，並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光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裡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己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張評】輸心之言。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要傻了。【張評】前番不傻待如何？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韶道兒，〔六〕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七〕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八〕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九〕「丟下這

勢而壓西門慶，小人心腸盡如此。

【綉像本評】月娘從未罵人，止罵得王六兒幾句，使招怨失事。可見越是好人，越行惡事不得。

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張評】一千兩現物，尚捨不得此一房，人情如此。老婆道：「你看没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綉乙本評】餘情不斷。【張評】直透一百回。此處連搗鬼兒弟亦有用處，真令人哭殺兄弟矣。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膽，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張評】西門官人固常以老爺處嚇人矣。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十〕「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没天理了？」【綉乙本評】良心何嘗不在？【張評】惡人何嘗不解此，然此句乃跌入月娘待人之失也。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没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綉甲本評】說來你自有理。【張評】西門如生，當亦無辭。想着他孝堂裡，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裡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張評】此處卻入月娘之失。見西門雖愚，使月娘能柔順以接物，或尚可挽回。即此一事，已知月娘無禮無才，一味隨意驕人。西門死不數日，而千金之失由于一氣，月娘不肖爲何如？此所以道國拐財必入月娘，而借色拐財又爲西門因果，月娘罪案也。一篇話，〔十一〕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

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張評】有何不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並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

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張評】自苗青處來想，是算明前帳而去。可嘆，可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裡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

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没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叫陳敬濟：〔十二〕「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裡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裡。」【張評】以東京嚇之，報應如此。這陳敬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張評】思其夫之言遲矣。月娘如死，何以對西門？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閤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十三〕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嗔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張評】敬濟不經事，只如此帶出。請表子頑

要。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

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鋪已關了，對門緞鋪甘夥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張評】去了二個。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鋪，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

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綉乙本評】自然之理。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張評】又輕輕送下一千，月娘一罵之失爲何如？作者之罪月娘，真無處不形其惡。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去。他一頓話道：〔十四〕「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十五〕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綉乙本評】亦是正論。【張評】當日出妻獻子之心，至此冰冷。西門雖死，月娘寔與其謀，此時自問當何如？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聽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會了主兒來，月娘交陳敬濟兑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拿銀出去了。【張評】敬濟不經事，又如此點出。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

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迸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胳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弔了，是一場事。」那敬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張評】不經事，又如此。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匹手奪過算盤，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兑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張評】一路叙其强横，直令人爲千古有國有家者、孤兒寡婦放聲一哭。高天茫茫，何處消此恨事！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没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麽？」月娘一聲兒没言語。【張評】此處方知惠蓮承寵，必用惠祥怒罵之妙。

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張評】與「致賻」遥映。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兑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張評】曹阿瞞不是過也。作者特爲千古有國有家者痛哭。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張評】吾不知作者有何忠憤，拏此恨事如此。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况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麽說來，今果然有此

【繡像本評】來保之無禮不必論，使金蓮當此，不知又作何狀。月娘亦可謂貞婦人矣。

【繡像本評】古人賞功，以不失人臣禮爲上，深有感於此輩臣僕之可恨也。

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個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張評】所爲：「妻兒趙迎春，各自尋頭奔」者，非乎？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張評】來保之惡如此，總是十成寫其惡以與來旺解嘲，又爲孤兒寡婦刻骨動頭寫「冷」字也。

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張評】何不分出一分賻儀來？可嘆。這來保還克了一錠，到家只拿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拿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衣服。〔十六〕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裡，還在他手裡討針綫

【綉像本評】月娘雖呆，終不失爲好人。

哩。」【張評】世情固有如此。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張評】一語使孤兒寡婦淚已盈把矣。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拿了一疋緞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

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張評】留藏。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邊門首，就開雜貨舖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裡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張評】「從新」二字，大是苦事。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裡，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纔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豬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

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張評】方知怒詈文字之妙。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衆人：「你每只好在家裡，說炕頭子上嘴能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張評】自是苗青一流。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裡也不響。【張評】回思松下吃茶，苗青當亦可以無恨來保。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燃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媳婦子惠祥【張評】提明惠祥，愈知前怒詈一回之

【綉像本評】只引最下者爲比，以見己能，此人情世道所以日薄也。

妙，千里伏綫矣。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我姊那裡借的幾件子首飾衣裳，【張評】比蕙蓮說借物何如？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綉乙本評】自開端，妙甚。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水鴉兒吃草。【張評】此日因自氣勢，人情如此。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家裡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繇頭兒和人嚷，鬧上吊，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跟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没入腳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剌剌和他舅子開起個布舖來，發賣各色細布。【張評】不知夥計爲誰？夥計娘子又何如來往耶？日逐會親友，行人情，【張評】不知可到房簷底下開門家去也。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校勘記

〔一〕「詩曰」，綉甲、綉丙本無。
〔二〕「本錢」，綉甲、綉丙本「本」誤作「木」。
〔三〕「大嘍小喝」，綉甲，綉丙本「小」作「大」。
〔四〕「拉他過一邊」，綉甲、綉丙本「拉」作「扯」。
〔五〕「正月間」，「間」原誤作「問」，今據綉像本改。
〔六〕「招韶道兒」，綉甲、綉丙本「韶」作「暗」。

〔七〕「一狠二狠」，綉像本「狠」俱誤作「狼」。
〔八〕「孩兒」，綉甲、綉丙本作「孩女」。
〔九〕「韓道國説」，綉甲、綉丙本「説」作「道」。
〔十〕同上。
〔十一〕「一篇話」，綉像本作「一席話」。
〔十二〕「叫陳敬濟」，「叫」，綉像本作「使」。
〔十三〕「閤家」，綉像本作「奪家」。
〔十四〕「他一頓話道」，綉甲、綉丙本作「被他一頓話説」。
〔十五〕「老爺」，綉乙本作「老爹」。
〔十六〕「衣服」，綉像本作「穿衣」。